

870

烽火靈々

雜誌叢書之一



33



！界世識認

！國中識認

：看請

報國中

報晚國中

報月國中

成大之聞新集

格風之誌雜具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晚報）	每份三角	半年四角	全年一元	全年一元	全年一元	全年一元	全年一元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一月十五元	三月廿五元	半年九十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全年一百元

廣告效力宏大

號八〇三路南河海上：址地  
部各接轉三四一五一：話電

# 雜誌叢書

第一種

# 烽火處處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0 7733B

雜誌出版社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

1561944

# 烽火處處目錄

序……………(一)

運輸船隊護送戰……………(二)

瓜島夜襲……………(九)

叢林苦鬥……………(一八)

南太平洋海戰……………(二〇)

中途島生還記……………(二六)

緬甸從軍記……………(二九)

緬甸突圍……………(三六)

潛水艇縱橫記	.....	(四四)
婆羅洲腹地獵奇	.....	(五三)
當新加坡陷落時	.....	(六二)
阿留地安羣島作戰實話	.....	(六八)
馬來海戰目擊記	.....	(七六)
莫斯科戰時風景線	.....	(九〇)
英美戰時社會相	.....	(九八)
戰時歐洲見聞錄	.....	(一〇五)
沙漠戰爭百態	.....	(一一七)
羅斯托夫觀戰記	.....	(一二三)
開戰後的美國三十小時	.....	(一三〇)

## 編序

「雜誌」是一個綜合性刊物，既然是綜合性的，時事文章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個主要部門。不過「雜誌」除了綜合性以外，還要做到大衆化，所以「雜誌」的編輯方針，關於時事部分，始終着重於報道的文字，像戰記，現地報告，見聞實錄等，都是我們願意拿來貢獻於讀者的。事實上我們過去所刊的時事文字，也都是這一類。

現在綜合的刊物有好許多，其中時事部分，有的偏重於理論文章，有的祇做到載一些陳舊的風土誌之類，我們覺得理論的時事文章已有比較專門性的刊物去提供了，至於專載風土誌之類（尤其是陳舊的），是會使人忘却了時代的，或者是盡了教人逃避現實的任務的，可是富有現實感和易爲大衆接受的報道文字，却並不多見，因此「雜誌」希望盡其所能爲讀者大衆彌補這一個缺陷，當然我們不會完全做到，但這是由於戰時環境的限制，至少我們已部分地做到了「報道最新鮮的」，做到了報道別人所不會報道過的。

一篇普通的時事論述文章，有其絕大的時間性的限制，可是一篇真實的生動的時事報道文字，却永遠不受時間的限制，牠不但是當時的良好讀物，也是最有用的歷史素材。因此我們感到，在「雜誌」上刊載過的幾個報道短篇，有保存的價值，所以便彙爲一輯，題名「烽火處處」，作爲「雜誌叢書」的第一種。

這裏搜集的一共有十八篇，題材幾乎遍及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因此，也可以作爲當前戰爭世界的縮影觀。

# 運輸船隊護送戰

朱學誠譯

底下是一篇關於空戰的報道文章，作者爲南太平洋方面日本陸軍報道班員長井壽助，該文發自南太平洋某根據地，原載東京「朝日新聞」，對於日本空軍護送運輸船隊途中所歷艱辛，有生動而詳細的描寫。

譯者

日軍在南太平洋海域，屢將一再反攻的頑敵擊潰，阻止其前進，半年來，所羅門羣島及新幾內亞附近海空間，常形成爲敵軍的威力圈。日本陸海軍掩護部隊，深入敵軍陣內，與敵作殊死戰者不知凡幾。但欲令前線部隊得以繼續殲敵，必須有精銳的運輸部隊，克服一切障礙困難，在敵人的制海及制空權下，担任補給糧秣彈藥的重任。但敵國在這些地域附近，具有飛機場爲中心的許多立體式要塞，艦艇的根據地也不少。他們誇耀着戰略上主動的優勢，對於日方艦艇的通過，襲擊至爲嚴密。何況是日方運輸船團，當然毫不猶豫的實施猛烈的攻擊。從這樣の意味看來，不妨說南太平洋作戰的性格，全係「兵站線的爭奪」。筆者在這裏所要述說的是，當時該地域的制海制空權還在敵人掌握中的時候，敵機對於日方運輸船隊的怎樣鏖而不捨的反復攻擊，以及日方空軍怎樣發揮壯烈無比的精神力，與敵機展開勇猛空前的空戰。

## 趕築中間根據地

當時日方掩護部隊正在奮勇作戰的地域，距離後方根據地約有××公里之遙。日方運輸船隊由

運輸船隊護送戰

逐艦護衛着，在這悠長的海域中疾進時，不斷遭受敵機羣的威脅。舊地襲來的敵機，均係所謂「空中要塞」的波音式B一七型，康索利台德特B二四型，北美B二五型，以及哈利幹L四〇型之類，都是美國一向自誇無敵的飛機。因此，在日軍方面想使運輸船隊安抵目的地，不得不出動精銳的戰鬥機隊，以與敵機相周旋。但是戰鬥機這種飛機，誰都知道它的續航力是很短的。因而想叫戰鬥機去掩護運輸船隊，必須在這遙遠的海域中具有適當的中間根據地。於是，日方杉浦部隊便在敵方威力圈內的島嶼上，趕築起許多戰鬥機隊用的飛機場來。在那樣緊張的戰鬥局面下，機場上不消說應有夜間起飛或降落之設備。可是在敵方威力圈內的島上倉卒趕築的機場，其設備的拙劣，可想而知，所以戰鬥機的夜間起着，簡直可用「黑中摸索」四字來形容它的艱苦。又因其他種種的不便，杉浦部隊空軍人員的作戰，真是奇蹟的連鎖。

×月×日的晨空，因夜間傾盆大雨，南半球某孤島上杉浦部隊的空軍根據地，覺得意外涼爽。精神飽滿的青年空軍將士，絡繹集合機場來。不久，新銳無比的戰鬥機，一架架的離地起飛，它們的任務，就是掩護那正向××目的地疾駛的運輸船隊。

這幾天來，敵機曾一度從超高空飛入船隊碇泊地，偵察運輸船隊的動靜。所以今天船隊的進駛與戰鬥機隊的掩護，特別慎重將事。當時日方柳川戰鬥機隊起飛，執行機場附近的制空任務終了，正和上登野戰鬥機隊交替的當兒，部隊本部忽接到一個警報，謂敵機業已飛抵××上空。四周的空氣頓時非常緊張了。上登野機隊像餓鷹撲食般，很快的起飛空中，而開始着陸的柳川機隊，也馬上奮勇起飛了。



## 「空中要塞」飛入彈網

這時候地上的高射砲火也開始怒吼，佈成了緊密的彈網。在機聲軋軋硝煙濛濛的當兒，忽見兩架「空中要塞」，很快的飛入彈網中，朝地面亂擲了幾個炸彈，轉身逃去了。但天空中正有剛才起飛的兩大戰鬥機隊，在等候那逃上來的敵機。敵機知道上空有着日方戰鬥機等候，慌忙地想斜裏乘隙逃走。於是上登野機隊，立刻開足馬力，緊緊的追逐不捨，追到距離機場數公里的上空追及敵機，迅速的飛越敵機之前，不顧猛烈的敵機砲火，開始白熱化的邀擊戰。那號稱「空中要塞」或「不墜飛機」而炫耀世界的波音式敵機，遭遇日方最新銳戰鬥機善乘敵虛的攻擊方法，頓時顯出手足無措。不一會，其中的一架已被日方戰鬥機上猛烈的砲火射中，在空中搖了幾搖，忽見一股黑煙從它的底部冒出，濃濃的黑煙很快的把機身掩沒，剎那間向着海面墮了下去，另一架敵機終於給躲入附近的亂雲中，倉皇遁去。一場血戰，遂告閉幕。

但在日方運輸船隊剛將出發的上午十時十八分時，竟又有敵機出現於上空了。這一次襲來的敵機，有波音式的轟炸機，和康索利台德特轟炸機等組成的大編隊，共有十三架之多。敵機的飛行高度約為三千公尺左右，它的攻擊目標，當然是準備出港中的運輸船隊和飛機場。於是日方的戰鬥機隊，不慌不忙的在地上砲火狂吼聲中迅速起飛，截住敵機的退路。待敵機給地上砲火射中開始逃走的時候，在上空佈成嚴密陣勢的日方戰鬥機，立刻集中力量，對它圍攻起來。日方機隊所採的戰略，就是趁敵機無暇集結時，施以逐個擊破的方策。

空戰往來，一架焦如黑炭的波音式 B 一七型的敵機殘骸，僵臥在根據地附近，又在密林中，發現

一架墜成粉碎的康索利台德特B二四型的敵機。

後來美軍當局發表此次空戰情形時，曾謂美方空軍司令壯烈戰死云云，可知墜毀的波音式「空中要塞」中，定有美方司令官乘坐着。

### 在南海晨曦中進航

日方運輸船隊，仍照預定計劃，於這一天的中午時分浩浩蕩蕩出港進發了。戰鬥機隊像一羣一羣的鷹隼，張着巨大的兩翼，翱翔着跟着掩護。

×月×日上午四點鐘天將破曉的時候，戰鬥機隊起飛朝霞中，追及昨晚分別的運輸船隊，朝下一望，大隊的運輸船舶，給×艘驅逐艦護衛着在南海晨曦閃耀的海波中，默默地進航。

在日方戰鬥機隊護送着運輸船隊，一面索敵飛行中，南海的烈日漸漸上昇。八點四十分時忽在二千公尺高度的西方上空，發現一架康索利式的敵機，遠遠的飛來，接着南方的天際，又有一架波音式的敵機，向着運輸船隊逼來。雲層裏若隱若現飛翔着的日方戰鬥機隊，馬上飛撲過去，敵機一見，驀地開足馬力，遁入白雲中，逃逸無蹤。

這兩架的敵機，顯係敵方的哨戒機。由於這兩架哨戒機的回去報告，不久必有大隊敵機襲來，是當然的。敵軍一心想攘奪日方的補給路，無論怎樣給戰敗給擊墮，還是不肯放棄，這是可以斷言的。大概敵軍方面接到了哨戒機的報告了吧。在上午九點二十分左右。忽在二千五百公尺的高空裏，出現一架敵方的巨型機了。五分鐘之後，接着又見波音式及康索利式的敵機兩架，朝着船隊方面飛來。但日方的戰鬥機隊，以隊長機爲中心，採取一種緊密的聯繫和強固的團結姿態，自願翱翔於船隊的上空，只是不許敵機靠近。

戰鬥機上的將士，於發現敵機後，當然恨不得飛撲過去，賭個勝負，可是日方戰鬥機隊的重要使命，是掩護自己的運輸船隊，斷不許拋棄了船隊，去窮追敵機。假如各機都急於建功，對敵機遠遠不捨，那末運輸船隊的空防，勢必非常微弱，伺隙以乘的其他敵機，必然乘虛而加以猛襲了。敵方飛機，東一架西一架的出現，顯然在誘引日方戰鬥機追擊，他們的目的，還是在乘隙進撲船隊。但日方的戰鬥機隊員，都是經驗豐富的鬥士，斷乎不會中敵人之計，他們心目中，只是不准敵機挨近船隊。但隊員們正抱定決心嚴陣待敵的當兒，忽見一架波音式的敵機，從二千公尺高空，對準船隊猛撲下來了。這時候，正和東條機隊輪流担任着制空掩護中的平野隊長，率領他部下的機羣，急向敵機展開猛烈的邀擊。

### 獨特的攻擊法

據說平野中尉爲了一心想攻擊敵方號稱不墮機的B波音式的巨型機，會費去不少心血，研究出一種獨特的攻擊法。

當時敵機出動其所有火器，對準平野機隊方面噴射過來。但平野隊長，却一彈不發，只是把坐機開足馬力，像電光般衝入敵機火網的間隙中，在幾和敵機碰撞的瞬間，突從平野機上射出一陣極度猛烈的集中彈，只見達，達，達的鎗彈如火箭一樣的紛紛穿過敵機的巨體，一轉眼間，那偌大的敵機，已給烈燄和濃烟掩蔽了。平野隊長坐的坐機，也沒在滾滾的濃烟中，友機方以爲他已猛撞着敵機而完成了壯烈的犧牲，可是在友機的疑駭間，只見平野機生龍活虎般，一個翻身，又從敵機下面的黑烟中出現，作俯衝勢飛了下去。敵機給平野隊長一陣射擊，業已起火欲墜的時候，日方鯉淵曹長機，又復逼近去給它一陣猛烈的彈雨，於是那所謂「空中要塞」的敵機，變成了一團火球，從二千公尺的高空，

向着海面倒撞下去了。

然而在這激烈的空戰中，平野隊長機的油槽也給敵彈射中，吐着濛濛的黑烟了。平野機翻上翻下打了幾個旋兒，忽然振翼向××中間根據地飛去。

平野中尉在這場空戰二十分鐘後，駕着重傷的愛機好不容易挨到某中間根據地了。但是他把自己的坐機仔細檢查之下，發現機翼上濃濃的膠着一縷鮮紅的血。才知那種捨身而猛衝敵虛，連珠般逼近掃射的結果，不僅疾風驟雨般，使敵人猝不及防，把敵機駕駛員射死，甚至自己的機翼上，也染着死者迸射出來的鮮血了。戰鬥機的機翼上給濺上敵機駕駛員的鮮血，真是曠古未有的奇蹟。

平野中尉滿想在中間根據地修理好油槽，追及他的部屬，共盡掩護船隊之責，可是中間根據地的整備材料太缺乏，只得再設法飛到後方根據地去。把坐機修復，然後又回到運輸船隊上空來。

## 一場海空的惡鬥

距離這場激烈空戰一小時以後，大約十點三刻左右，高空中又發覺一架巨型機在時隱時現，到了十二點一刻變成了兩架，過了五分鐘又增加了一架，好像上面三架敵機是先來偵察似的，在一點十分左右，忽有波音式及康索利式敵機約六七架合成一隊，突從密雲中對準運輸船隊衝來。運輸船隊馬上施行曲線航行法以避敵彈，護衛着的驅逐艦也一面在船隊四周佈成輪型陣勢，同時艦上的砲火一齊狂吼起來。上空的戰鬥機也奮勇地展翅迎敵。

一望無際的碧海，跳躍着汹涌的怒濤。濛濛的硝烟，把海面頃刻染成魚肚白。運輸船隊和驅逐艦的航跡，把海面劃成許多白色的曲線和弧線。只見這些白色的曲線和弧線的夾縫間，不斷的沖起巨大的水柱來。這數不清的水柱，宛如怒斥敵機盲炸的海神的咆哮。天際在雷鳴，海水在沸騰。

「空要塞」和康索利的巨型機，衝入海底。只聽得海空間交織着一片歡呼聲，隊又悠然地向南繼續進駛。

到了下午三點鐘光景，在船隊上空緩緩地飛着的東條機，忽又發現敵機襲來了。只見船隊的西北方，正有三架波音式敵機，浴着陽光在飛來。於是隊長機方面，立刻傳出準備攻擊的命令。在傳出命令的剎那間，忽見前來交替的中川戰鬥機隊，正在船隊遙遠的後方，和那有兩個機體的洛基特 P 三八型敵機十一架，展開激烈的空戰。東條戰鬥機隊長乃命部下在船隊上空盡掩護禦敵之責，自己趕即帶了幾架戰鬥機去救護中川機隊了。

敵機對於最新銳的中川戰鬥機隊，早已感覺手足無措的了，再加上東條機隊突如其來的生力軍，自然更見力不能支。頃刻間兩架敵機被擊落，又有兩架受了重傷吐着黑烟，在海面上搖搖擺擺的逃去。其餘的敵機頓時紛紛遁入密雲中逃走。

這一天敵機的攻擊船隊，就以上述一次為最後，此後便不見敵機出現了。但到了晚上，敵機忽改換目標，來轟炸戰鬥機停放及修理的中間根據地了。但是負着掩護運輸船隊使命的戰鬥機隊員們，却不得不在彈雨下依然繼續工作，因為準備工作中斷，便得妨礙翌晨的出動。高射砲的吼音和照明彈的白光交織中，隊員們依然工作着。

這一天有一艘運輸船，竟遭敵人的波音式機擊沉了。

其後在日本運輸船隊進駛中，日美兩方的空軍，一再展開猛烈的戰鬥。只是美國空軍將校的戰術和駕駛技術委實太壞，所以直到日本運輸船隊安然登陸為止，美方「空中要塞」巨型機給日方新銳戰鬥機擊墜者，已達三十一架之多。

# 瓜島夜襲

朱學誠

本文作者爲日本「讀賣報知」特派員塚原所述爲日軍在瓜島登陸向美軍進擊經過，除了報道戰事以外，兼及當地風物，寫得很生動，也很有趣，可以因此窺見該地戰線實情。

譯者

## 駛過靜寂的赤道

當時我軍担負着一個很困難的使命，就是爲鞏固新作戰的基礎起見，必須誘引敵方大軍到××地點，於是我軍形成了一種包圍敵飛機場的姿態。這包圍姿態完成的時候，是×月×日的晚上。

這一天晚上，我××部隊所部乘着夜色，從漆黑的密林間奮勇出發，俯伏在野草原上，匍匐前進，向敵人第一線的步哨陣地默默進逼。

記者們靜靜的伏在一處盆地形的草原裏，屏着息，等待那夜襲部隊的好音。伏在草原裏的我們，只覺得一陣陣的青草氣息，不斷的刺進鼻子管裏來。據說這裏距離敵人祇有二千公尺的遠近，已在敵軍火器的射程以內，這頗使記者們的神經，爲之緊張。我們耐着莫可名狀的焦躁，在黑暗中悄悄地拿出夜光錶來瞧着，一秒鐘，一分鐘，煩悶不安的時光。慢慢地逝去。挺着鋒利的鎗刺向敵軍肉搏過去的我軍英勇的恣態，不時在我們的腦海裏起滅盤旋。

瞿，瞿，瞿！不知名的草蟲聲，不斷的送入我們的耳膜來。這隔離血的現實的草蟲的鳴聲，頓時

打動了我的心坎。夜，靜寂的聽得到自己的呼吸，幾乎覺得連自己心臟的鼓動都怕給敵人聽得那樣難受的岑寂，在這難受的岑寂中，更飄來了淒其的虫鳴，使得我忘記了身在流血的戰場，而浸入一種遐思中了。

在記憶中，記得我軍爲了奠定一種新作戰計劃的基礎，必須把曾在瓜達爾加那爾島大舉登陸的美軍誘引到這裏加以擊潰。我們的運兵船滿裝着上述重大使命的××部隊從根據地出發，由×艘軍艦護衛着通過靜寂的赤道時，是×月×日。

機關鎗手忙着裝備，自不必說，那部隊長緊按着指揮刀的雄姿，雄糾糾氣昂昂配備充分的士兵的臉上，都充滿了緊張的氣氛，緊張的氣氛覆蓋了一切。當時的我，不知不覺迸出一句「戰機成熟了」的話來。現在我的心版上，又浮雕着××部隊長的訓話來了。這是昨天晚上在船上發表的：

「現在我們的部隊正擔負着這光榮的任務。我盼望我負起這光榮責任的部隊，能够奮戰到最後的一兵一卒……」

屏息靜聽的兵士們，眼珠閃着光，部隊長的鬚鬚，髭鬚在顫動，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情景。不久，我們的船舶戛然停在蒼茫無邊太平洋上了。担任護衛之責的軍艦，也一齊停止前進，同時和我的輸運船之間，互揮着手旗信號。緊接着，只見我們戎裝的兵士，陸續移乘在××艦上。

### 登陸前突來暴雨

一輪涼月捧出在海空間，滿天的星斗閃着燦爛的光芒。記者們跟在××部隊長的後面，也移乘在××艦上了。

迨東方透出魚肚白的時候，只見我們×艘的××艦舳艫相接，開足馬力在深碧的所羅門海面，向瓜島疾駛。

恰巧那時候，驀地形雲密布，暴風雨襲來了。

「好風雨啊！」

「對啊！這是天賜的良機！」

在這海面上，對於防備敵機的襲擊，是片刻也不能疏忽的。但是雨勢始終不停，直到傍晚時分，我們的視線所觸，只是灰暗的空間。

突然，全速力的發動機，逐漸地停止了運轉。將士們在黑暗的艦上，忙着登陸的準備。記者們也背上背囊，換乘在舟艇之上。

敵前登陸，就在令人窒息的肅穆中展開，意外地聽不到一發的鎗聲。

「成功了！」

記者們在心底裏輕輕地喊着，開始把足跡印上瓜島的泥土。部隊排成整齊的隊伍，在黑暗中穿過椰子林前進，走了四公里左右，才尋找草屋權宿，以待天明。

### 在淋雨中生活

瓜島登陸的第一天，沒有碰到敵機的空襲。是靜寂而愉快的一天，幾乎不像是前線。可是那天晚上起，便遭受猛烈的空襲了。

我們的軍隊，捨棄草屋向密林移動，惜又為敵機發現，從是夜十一點光景起直至第二天午後三點



鐘爲止，遭敵機空襲達二十六次之多。敵機來的時候，大都是三架一隊或六架一隊的，其中卡基斯 P40型，格蘭孟型，北阿美利加型都有。他們飛來便不顧一切的濫炸一陣。但我們的軍隊却並不加以射擊，始終採取隱密作戰的策路，我們的兵士們，在這種近於至難的作戰成功以前，儘是耐住了心頭的怒火。伏在密林深處而已。

轟！轟！是敵彈的炸裂聲，地面的顫動，撼搖着記者的身體。泥砂像驟雨般落下來。敵機發出金屬的聲浪，很清楚的從我們的頭上急降下來。巨大的炸彈落在椰子林中，椰樹便齊根而倒，幾十斤重的大石塊，給炸起在半空之中。敵機的機關鎗聲，格，格，格，格的聽來怪難受。我們的身邊，不時有鎗彈拍拍的落下來。然而我軍方面始終不予應射，除了對那敵機狠狠的憎恨以外，所餘的是艱險的體念。

軍士們有的抬起身來對那敵機睨視，投射着憤怒的眼光，有的却依然伏臥在地面，若無其事，充分顯出英勇的胸懷來。

使這些軍士們擔憂的是，倒不是敵人的炸彈而是雨。自瓜島登陸後，第三天起便開始下起雨來，晝夜不停的直落了四天。步鎗發鏽了。軍衣濕透了。甚至裏面的襯褲也濕了。其間有兩個晚上，簡直不能合眼，大家立在大樹下避雨，一直立到天亮。軍隊的艱苦却並不止此，還有爲避免敵機的發現起見，連燒飯也儘量的避免，一天喫兩頓的很少，差不多只是一天一餐，就是記者們也慣於一天一餐的生活起來。

### 鱷魚·荊棘·血

到了瓜島登陸的第六天晚上，我們軍隊又踏着密林中雨後泥濘的泥土開始前進。其間不少棲息着鱷魚的河流，久雨初晴，河水都氾濫不堪。就是我們渡河的地點，最淺也要浸及腹部以上。軍隊們的衣褲既給大雨淋的透濕，接着還要渡河而過，簡直沒有乾燥的機會。

枝葉蒼鬱的叢林中，荒草蔓延着。荆棘繞着樹幹，髣髴滿佈着鐵絲網。兵士和記者的頭臉和手上，給荆棘刺的滿是血。因此，我們的行軍，陷於遲遲不進的狀態，引起我們相當的焦躁。

但我們的背後，忽然聽得隆隆砲聲起來。原來在四天以前記者們會駐屯過的地方，已有敵軍登陸，砲聲就是掩護他們登陸部隊的艦砲射擊。震撼地軸似的砲聲，間歇地時作時輟，髣髴在追逐我們一樣。

從這一天起，我們的軍隊始終穿着人跡不到的密林前進，爲的是想繞到敵軍盤踞的飛機場的背後去。連綿不絕的茂密的大森林，假使單用「千古不入斧鉞」這句話來形容，還不能淋漓盡致。有的兵士，絆着籐蔓踉蹌而倒，有的給荆棘刺傷而血流不止。而且密林中有一種異樣的臭氣，這種臭氣刺入鼻孔裏，會使你發生噁心而幾乎忍不住嘔吐。

同時，敵人的偵察機，整天在頭上逡巡，所以我們不得不竭力避免撼動附近的樹枝。行軍之難，真的是「莫可名狀」。

但我們的軍隊，依然穿過這座密林，進入那座密林，結果，這些藉自然之力而自詡不可突破的大密林，也終於給我們大胆無比的軍隊通過了。

把一餐當做兩餐喫，要挨過長長的一天。精神上還可以忍耐，可是肚子裏却有些不允許起來。所以，每當行軍休息的時候，兵士們便四處探求填飽肚子的食物，但椰子實只有在沿海地方才有，密林

裏竟找不到一棵椰子樹。至於我的心目中所想像的香蕉及其他熱帶果實之類，則始終不見影蹤。

### 叢林中夜行軍

夜間在密林中行軍，委實苦不堪言。例如一個軍官先導，後面的軍士列成一個縱隊而跟着走。後面的兵，抓住前面的兵的背囊，在黑暗中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設如前面的人給樹根之類絆倒了，那末後面的便須趕緊放手，不然就會給一連串的帶倒。又因為這裏已經是鄰近敵陣的所在，不准兵士們稍稍高聲說話。所以給絆倒的人翻起來，在暗中茫然摸索的時候，往往會摸入漆黑的森林中迷入了方向，甚至失蹤的也有。

我們的軍隊在密林中整整的走了四天，到了×日的晚上，才繞到敵人第一線的陣地。幸而敵人還沒有感覺到我軍的行動，敵機還遠遠的在轟炸我們的後方。

我們所在的地方，距離敵陣只有二千公尺了。我們的軍隊知道敵軍即在咫尺，早把日來密林中艱苦行軍的疲勞，忘記得一乾二淨，一個個振起精神預備殲敵了。從軍記者的我們，也一若完成了非常辛苦的事功似的，把疲乏的身體躺在密林內，閉着眼暫時養一會神。

### 伏在野草裏聽砲聲

記者們於連日行軍疲勞之餘，靜靜的伏臥在盆地形的草原裏，等候那壯烈的夜襲的開始。我們很知道我們身在離敵二千公尺的危險地域，但畢竟因為奔波過甚，朦朧地幾將沉入甜密的黑甜鄉了。

不知道過了幾小時的光景，我們突給一聲震破耳膜似的巨響驚醒。轟隆，轟隆！從敵人的陣地那

邊發出兩個砲聲來。距離那砲聲只一秒鐘，巨大的砲彈就在我們背後的密林內炸裂。這一個炸裂聲爲了距離過近，幾乎把我們的臟腑都震壞了。

緊接着敵人的重砲不斷的狂吼起來。其間還夾雜些迫擊砲的聲音。敵人的砲彈在沒有月色的暗空畫着弧線飛來，紛紛落在我們的前後。機關鎗格格格格輕快的音律和縱橫的火線，交織在夜空間。方才靜寂如死的景象，霎時間給砲火的交響樂沖散。

其實離開我軍實施夜襲的時間尙早，因爲我們的行動已給敵方步哨發現，所以敵陣方面便拚命的射擊起來。可是敵人的砲火顯的那麼混亂，充分反映出意外的驚慌情緒來。是的，敵人那裏會料到我們這支出奇的神兵呢！

拍——一陣火光冲天而起，接着是震天價響的炸裂聲。迫擊砲彈颯颯的從我們的上空飛過，不時落在我們的附近。但是我們只把耳朵掩了起來，什麼都不管伏臥在野草叢中。傳令兵悉索索踏着野草奔來奔去，聽去步伐很整齊，鬍鬚沒有覺到砲彈在飛舞。記者噓了一口氣，抬起頭來，忽然聽得：「好！去吧！」

這分明是部隊長大而且響的聲音。是一種英勇而有力的聲音，我們的胸口頓時輕鬆起來，好比得救一樣。覺得夜襲的時候已經來臨。

在敵人猛烈的砲火稍稍間歇的當兒，忽聽得遠遠的敵人飛機場那邊喊聲大作，哇！哇！喊殺之聲宛如大海潮音。

是突擊的聲音，我們等候已久的突擊的聲音。我軍擅長的夜襲，終於開始了。

東方的天空。就在砲彈的飛舞炸裂聲中，紅色的弧線縱橫亂劃，喊聲響澈雲霄之下，漸漸的亮了

起來。

不久，「奪獲敵第一綫陣地」的聲浪，傳遍了黎明的草原。聽說業已突入敵飛機場的部隊也有，然爲預防敵人的特衆反攻，所以於奪取敵第一綫陣地後，不再前進，暫採待機的姿態。

我們的行囊，在不知何時已給敵人的砲彈炸得無影無蹤，我們除了身上穿着的衣履之外一無所有了。我們四處找尋那僅有的行囊，就是給那砲彈擊倒的大樹下也探索過，可是終於未能珠還，使我們不得不茫然自失於密林之中。攝影班員沒有了照相機，記者們失去了紙筆，我們所以代替鎗刀的武器，全都不知道去向。還有預先準備着的，裝在行囊底裏的食糧也完全失掉。

我軍在敵人第一綫陣地裏採待機之勢者兩天。在激戰之後，不用說記者們，就是兵士們也都是水·水，水的生活。此外只有敵機的炸彈和機關鎗彈。米，一粒也沒有，然而我們爲了担負着重大的使命——誘引敵人的大軍在這裏，髡髻盾牌一樣和敵人周旋。

有時候還有敵人重砲彈的光顧。我們的軍士，等那敵人的砲擊停止，敵機不在上空盤旋的時候，便跑進背後的密林裏去，草叢中去，拔取些雜草來充飢。有毒無毒都不管，只要能填滿肚子就算。

### 夏天裏的冬天

我們的軍隊餓着肚子，又要遭受敵機的空襲和砲轟，但仍然固守着陣地，如火般燃燒着的敢鬥精神却益見旺盛起來。

強烈的南國太陽漸漸沉入水平綫下，瓜島的氣候也迅速的變換，必須毛毯之類才能抵禦那無情地襲來的夜寒。但記者們衣物早隨着行囊消失，於是我們就二三個人互相擁抱着睡，和這無情的寒夜鬥爭。

我們的兵士們又在默默地準備着總攻擊了。他們除了忙着警備和監視，以及裝配武器之外，覓求

食物也是他們重要的日課。我們的敵人雖沒有反攻的企圖，可是好像隱在地窖中似的把重砲轟射，此外又不時派出哨戒機在陣地上空打旋兒，只要瞧見一片白布，就會在周圍擲下炸彈來。

「任務已經完了！新聞記者請退到後方去吧！」我們的部隊長對我們說了。第三天，我們便和那熬着困苦死守陣地的兵士們作別，隨同連絡後方的一小部隊及傷兵們又穿着密林退到後方去。

於是，我們又和人跡不到的密林展開強烈的鬥爭。我們在水筒裏裝滿了飲料水，同時担心着這些水是否能夠敷衍我們的行程。說到我們的防身武器，那只有幾支步鎗。受着鎗傷的人雖創口日益惡化，可只是皺着眉頭，從不哼一聲痛。然而這樣的艱苦的密林行又不時走迷了途徑，餓着肚子彷徨於密林中，探覓後方部隊者，前後凡五日。走到後來真的「舉步千斤重」，髒髒有人縛住我們的兩腿似的，與其說走，不如說兩只腳機械地在拖。我們只是搖搖晃晃的走，連話也不願說。再如說句不好聽的話，我們一行人差不多都不想「大便」。因為肚子裏已經空無所有，叫它撒出點什麼呢？

登上一座高約三十餘公尺的小丘，須要半個多鐘頭，下來的時候，腳勁軟弱的一再給滑跌，像皮球似的滾下去，好久爬不起身來。有時候在草叢裏發現二尺左右大的蜥蜴，可是已經缺乏捉獲它的敏捷性，終於給它逃了去，走過溪流，總是圓睜着兩眼，尋覓蛇。檳榔樹的嫩芽可以吃，也是在這次行軍中才知道。我們把檳榔樹弄倒，大家拚命的摘那嫩芽吃。覺得它的味道玉蜀黍似的，吃了之後還有一陣淡淡的香氣留在齒頰間，很是清快。

第六天的下午才走到海岸附近，和後方部隊相遇。記者們已經七八天粒米未入，這一天方始吃到熟識的白米飯。但是我們邊喫飯邊流淚了。並不是我們因為裝飽了肚子喜極而泣，爲的是想到那半飢不飽的在第一綫的兵士們，至今還在和敵人血戰，那得不令人感泣呢！

# 叢林苦鬥

劉惺譯

以下一文是新幾內亞戰線美國從軍記者的一篇速寫，該文原載美國「時事週刊」，本文係自東京「讀賣報知」轉譯，字裏行間，可以看出該地美澳軍隊的苦悶樣相。

站在吉爾雅河的急流之旁，在遙遠的北角，彷彿是×及×附近的地點，有濛濛的黑烟像柱子一般高冲天空，的隆隆砲聲不絕，猶如遠處的雷鳴，那裏顯示了正有一場激烈的戰鬥在展開着。

熱帶的仲夏之高空，太陽的光線金黃燦爛，新綠欲滴底林木，在耀眼的金光普照之下，只是顯得一片漠漠無涯的景色。在密密的叢林之中，永遠沒有一線光亮透進來，雜草鬱蒼，水淋的濕地上生長着不知名的苔類，猶如惡魔的溫牀，散發了一種霉腐的臭惡。美軍和澳軍在這樣的濕地中跟勇猛的日本軍相周旋，日夜繼續着原始性的惡戰與苦鬥。遮着綠色隱蔽物的運輸車，車身通是污泥，東倒西歪向道旁駛下來，車內滿載着受了重傷的美軍，鮮血不住地從他們身上淌流着，綠色的軍服，塗上骯髒的泥已變成了灰色，兵士們被毒蟲咬叮着，滿面臃腫，加以在戰鬥中斷絕了給養，有的竟憔悴得不成人樣了。爲熱病所困擾的兵士，他們的臉色黃得可怕，這該是今世地獄的景象。

從××山隘至××的側面一帶，又從××近郊的飛機場至××山麓，一路築有日軍堅強的陣線，在落寞無聲的叢林間，隨處有日軍堅實的堡壘，堡壘的孔內露着可怖的砲口，美澳軍張着眼，小心翼翼地通過林間草叢作戰着。在這樣的地形之下，日軍往往能以一中隊的兵力抵抗我們的一大隊，或以

一大隊的兵力吸住我軍的一師團，遭敵彈擊傷的美澳軍都異口同聲地說：

「像這樣猛烈的機關槍火的掃射，還都是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哩！」

迴避着雨點一般的機關槍彈，大家滿想通過間道，可是在這樣的間道中又到處都是水深及頂的沼澤，以及一旦失足滑跌連起身都很困難的泥沼，通過畢竟又成爲畫餅了。

將士們在這樣苦難的境地中作戰，那一種爲言語所不能表達的慘狀是不難在想像中得之的。可是邀擊我們的日軍，他們的陣地又構築得異常精巧，他們的果敢與勇猛尤使人戰慄，我軍冒着濃烈的烟幕，在瀰漫了高度爆發性炸藥氣底原野中突破挺進，將士們的屍體或散亂於林中，或爲濕地所掩埋，損害與犧牲一刻不息地在加增。不在近代戰爭範圍以內的原始的白刃戰到處在敵我之間展開着，因此現代化的精良的武器也變得無多大用處了。然而戰爭的執拗與慘烈却超過了每個人的推測，美澳軍在這次戰鬥的磨煉中，已經切身地認識「戰爭」這東西非是一丸小小的彈石所可比擬的了。



# 南太平洋海戰

十月二十六日美國以航空母艦數艘爲中心，配以戰鬥艦，巡洋艦，驅逐艦多艘，組成輪型陣勢，出現於南太平洋聖大克盧斯羣島以北海面，經日方艦隊發現，遂發生激戰，是謂南太平洋海戰。此次劇戰時，日本海軍報道班員牧島氏適在某航空母艦上，目親劇戰實情，以下即牧島氏報道此次海戰的手記。

十月廿六日午前×時，海面上突起軋軋的聲音。在淡月下，忽見一架敵方PBY式飛行艇緩緩飛來，旋又折向南飛去，大概是敵方在這附近海面，從事夜間的巡哨吧。由於這飛行艇的飄忽出現，此次南太平洋大海戰遂告發端。我們的大隊偵察機隊趁日出以前，勇猛地從母艦起飛，騰空索敵了。這一天東方發白的時候，我們全艦將士開始晨餐，晨餐甫畢，忽聞「全員準備戰鬥！」的號令，傳遍全艦。一小時，二小時飛逝而去，還沒有任何報告到艦上來。

「今天依然落空了嗎！」

這樣飽受緊張的煎熬而焦急得幾乎忍受不住的日子，早已過慣了的我們，火熱的血在每一根血管中跳躍，將要破管而出了。

午前×時左右，擴聲器忽又大鳴：「敵艦上飛機兩架出現！」「敵方航空母艦愈益逼近！」我們全部艦員聽了擴聲器的報告，緊張益甚，頭上的筋絡每根都暴漲起來。一會兒又從我們偵察機那邊傳來可喜的報告：「已在××地點發現敵方航空母艦了。」

報告一到，全員歡聲雷動，迅速地，奮勇地，我們攻擊機部隊，由指揮機領導起飛，一一離開母

艦，騰起於半空之中。

「戰友們！努力吧！」

全艦艦員，站在甲板上揮着帽子送行，接着，便是我們的急降轟炸機隊出發。

我們在航空母艦任務完畢略作休息的瞬間，覺得不久指揮機上就會傳來「全軍突擊」或「業已得手」等佳音。但這一剎那間，我們航空母艦上空飛翔的防敵戰鬥機上，忽然傳來一個興奮而也驚人的報告：「有大隊敵機飛來。」

在大眾緊張的幾將窒息的瞬間：

「來啦！呢！看見了，看見了！」戰士們並肩向蒼空指着說。我就順着指的方向看去，果見敵機在亂雲層中，忽隱忽現的漏着臉。這時候，我們的戰鬥機早已像鷹隼一般的向敵機追蹤而去。

「砰！砰！」「砰！砰！」

高射砲的聲音傳來，離我艦××公尺的友艦，已開始在射擊敵機，於是，大決戰遂告揭幕。

高射砲和高射機關鎗的吼聲，響遍了整個洋面，緊密的彈網撒佈在碧空間，一朵朵像棉絮般的彈煙，夾雜在零亂的白雲之中。接着我們母艦的四周祇見炸彈的黑煙滾滾上冒。××艦已籠罩在濃煙中，瞧不見它的姿態了。敵機一架架曳着濃黑的煙尾墮入海中。不一會，我們四周的硝煙漸漸淡去。我們深切地關懷着同航的另一艘母艦的安危。仔細尋找之後，發現它在離我們××公尺那邊冒着黑煙。然而不過中了一彈，恐怕不妨事吧！即起了火也一定會給救滅的吧！我正在這麼想，突然又是一顆炸彈落在貼鄰的驅逐艦的後方。緊接着××架敵機又從雲層中探首而出，一直線的向驅逐艦和××艦俯衝猛撲，炸彈很快的落在海面，但見一支一支的水柱向上亂冒，結果一彈也沒有命中。於是，我

艦一面施行蛇行航法避敵，一面把全部高射砲火，向來襲的敵機集中噴射，但見兩舷硝煙亂舞，火花四飛，砲聲齊鳴，震耳欲聾。

我抬頭一看天空，見我們的新型戰鬥機羣在嚴陣以待。忽見一羣敵方急降轟炸機聯成一直線，朝着我艦，飛撲過來。急降轟炸機俯衝的飛撲何等神速，我們的戰鬥機顯已不及發彈射擊了。眼看母艦的運命業已非常危急，正在千鈞一髮的當兒，只見我們戰鬥機中的一機，驀地裏如瘋如狂，有如怒虎，猛向敵方轟炸機隊的第一架機撞去，只聽見轟然一響，兩架飛機都已不見，成爲兩團火球墮入海中。第二架敵機又爲我高射砲擊中起火，曳着黑色的尾巴而落了下去。

接着是一個巨大的響聲，艦身起了劇烈的震盪，我給一支鉄柱猛撞得劇痛，我驚惶地四顧，倏忽間敵機已遁，高射砲聲亦隨之戛然而止。這一場激戰，自始至終，只有××秒的時間。

我驚魂已定，迴首一顧，見我艦飛行甲板的後方，略有黑煙上冒，水兵們東奔西走，拿着橡皮帶在救火。母艦依然開足馬力在飛馳，速度絲毫沒有減低。一會兒，在大衆急救之下，從艦後上昇的，已變爲縷縷的白煙，顯得火箴已給海水沖熄了。

我於驚喜之餘，遠望着剛才被擊中一彈的一艦，也只是冒着微微的白烟，看去似乎亦可保無慮。我方寸間頓時安定起來。

這時候我們艦上的擴聲器忽然又響。好像是我們攻擊機隊發來的報告，仔細一聽，直使我高興的跳了起來，原來是我們精銳的攻擊機隊已在××海面把敵方巨型航空母艦兩艘擊沉了。

又經過了××分鐘，我們的坐艦已烟消火滅，恢復原狀。不多時候，我們的戰鬥機突又發來了敵機來襲的報告。

十分鐘，廿分鐘，卅分鐘，小心翼翼的等待着。好像時間特別慢。但是敵機的姿態，終於沒有出現。大概已給我們的戰鬥機羣包圍殲滅了吧。

「敵方母艦又有一艘重傷，現在大火焚燒中。」

擴音器報告人的聲浪多麼興奮，攻擊機隊送給我們的又一捷報，使我全艦艦員益發感奮。

不一會，海空間傳來嗡嗡的聲音，接着是帶着殊動回艦的海軍飛機，三三五五的展翅歸來，悠然地落在母艦的甲板上。其中也有給射穿了油箱而曳着白烟的，也有因受傷過重的水上機，停落在驅逐艦附近的。

「在敵方艦隊上空已瞧不見一架飛機了。」

我們聽了偵察機上發出這樣的無線電報告，不禁給「無艦可歸」的敵機一掬同情之淚。

此後紧接着是追擊戰了。剛才歸艦的海軍飛機，又帶着巨彈，起飛在半空之中。

「敵戰艦一艘炸沉，艦型不詳的巨艦一艘擊沉，又巡洋艦及驅逐艦數艘正沉沒中。」

「發現敵航空母艦一艘在海上漂流。」

擴音器不停的把捷報傳來，戰果愈益擴大起來。

陽光悄悄地躲入水平線下，夜色占領了整個海域。母艦乃停止攻戰，把此後的作戰任務讓給其他艦艇部隊担任。於是艦艇部隊又向敵艦隊突進，實行夜戰。

在艦隊追擊進航中一艘破毀不堪的敵方航空母艦隨波逐浪的漂來。我們的艦隊當將這滴來領物佔了，自然是想設法拖到根據地去修理的。然而畢竟受傷太重，無法拖曳只得懷着一顆惋惜的心索性再發兩支魚雷，把它沉入海底。

此次南太平洋大海戰的結果，敵方沉失航空母艦三艘，戰艦一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一艘，又重創驅逐艦三艘及其他艦型未詳者三艘，同時敵機損失達二百架以上。

以下是海戰中幾件悲壯的故事：

其一：我急降轟炸機隊某隊長，有一天在奉命擊敵中，曾身先士卒，刺斜裏向敵人最大航母，以迅雷的姿態飛撲下去，但敵艦艦上數百門高射砲和高射機鎗一齊狂吼着，砲彈像暴風雨般迎面飛來。勇猛的隊長，敏捷地把一顆巨型炸彈贈給敵艦後，馬上一個翻身又向上空飛起，可是這一剎那間，隊長的坐機早已中了不少敵彈，在返身起飛時，機身上已經着火。

隊長知道坐機已乏生望。遂很快的下了一個壯烈的決心，決心既定，馬上旋轉機身，覷準下面疾駛而來的敵驅逐艦，連人帶機猛力撞去。敵艦的甲板頓時洞穿起火，轉瞬間，全艦變成了火海，漸漸的傾斜而沉沒下去。

其二：××兵曹的坐機，因受敵方戰鬥機的猛襲，終於中彈起火。

飛機縱然在起火焚燒，但××兵曹却雄心不死，一定想衝到目的物——敵方航空母艦那兒去，可是火勢益發蔓延起來他的坐機已經不允許他這麼辦了。

××兵曹知道要挨到母艦身旁是不可能的了，乃大吼一聲道：「好！殺死一個最近的敵人吧！」冷不防朝着海面上貼近的敵方巡洋艦倒撞下去。

××兵曹駕駛着的是一架轟炸機，機上滿裝着巨型炸彈，只聽得震天價一聲巨響，××兵曹及其坐機當然片片作蝴蝶飛，完成了他壯烈自炸的志願，可是敵人的巡洋艦，恰如平空遭雷殛，霎時間，沉沒海底了。

其三：××兵曹於某日奉命殲敵，帶了巨型魚雷，掠着海面向敵人的戰艦進襲，勇敢地踏入猛烈的彈幕中，但不及施放魚雷，而自己的坐機已中彈起火。

××兵曹自知不免，遂連人帶機以及巨大的魚雷朝敵艦的船邊撞去，完成了壯志。

# 中途島生還記

劉惺譯

以下是美國海軍少尉喬治·加依所寫的一篇手記，該少尉現年二十六歲，去年六月五日日軍猛攻太平洋中心的中途島時，彼以轟炸機隊的一員參與此役，當時所有美機悉成劫灰，生還者僅彼一人而已。該文首由英國報紙轉載，旋由日本「每日新聞」加以譯載，茲轉譯如次：

那是六月三日的晚上，第八轟炸機隊的所有駕駛者都一齊走進了航空母艦的準備室，因為這天一早我軍的警戒機發現了日軍部隊正在向中途島行近之中。在準備室裏隊長瓊華爾特少校遞給了我們油印的攻擊計劃書，並且向大家訓話說：

「我們的訓練期限很短，可是在緊迫的情況下，開始出動了，在這裏，我唯有祝福各位作戰上的順利，縱令遇到最不幸的場面時，我也希望各位能克盡一己的職責。」

第二天清晨大家早餐完畢後正想休息一下，播音機忽然響起來了：「駕駛員全部集中準備室！」接着自動信號幕上也發出了這樣的報告：「中途島今晨已開始遭遇日本飛機的轟炸！」停了一會自動信號機又在咯噔咯噔地作響了：「日本海軍部隊已進入了中途島的攻擊圈內，預測攻擊即將於九時開始。」「駕駛員登機！」擴音機內傳出來這樣的命令，大家都站了起來，隊長馬上說：

「也許日軍會改變了進攻的路徑，如果屆時不能預期碰到日方，你們別以為是我迷失了方針哪！只要能默默地跟着我來，一定能把你們帶到日人的地方去！」

隊長說完了話，所有的飛機已經排列在飛行的甲板上了。在每一架心愛的轟炸機上都有白鼻子的魚雷齊整在裝在牠的腹下，駕駛員平日都喜歡把魚雷喚作「黃瓜」的，當大家瞧到這「黃瓜」的一瞬間，不覺一時都把日軍忘在九霄雲外了，因為駕駛着裝有這樣「活生生的黃瓜」的飛機出去，誰還都是第一遭哩！

信號手發出信號，於是偵察機隊戰鬥機隊俯衝轟炸隊就一一順着次序飛了出去，最後我們第八轟炸機隊也跟着飛向高空了。約莫過了一個鐘頭模樣，隊長的聲音打破了飛機上無綫電的沉默：「後面有戰鬥機哪！」我們一看果然是日方的警戒機，又約莫過了一個鐘點，在水平線的彼方望見了黑烟，隊長的飛機開始下降，我們沿着魚雷發射的高度繼續前進，海中的浪濤在起伏着，再一注視水平線時，所有日本的艦隊就赫然顯現在眼前了。高射砲火開始炸裂，迴旋於艦隊上空，等待着我們來襲的日本戰鬥機也從高處撲了下來。

一待日方戰鬥機隊從我們編隊的後方趕來的時候，我方的機關槍手開始張開了火網，可是忽然遮過了我方機槍的聲音，日方飛機的砲火發着特大的響聲，也向我們吐出了火舌，我們的編隊飛進了日艦的攻擊圈，就給猛烈的彈火所包圍了，第一隻飛機突然落到了海中，隊長還在向無線電員問：「那是日本飛機嗎？」誰知道正是我們第八轟炸機隊的最初犧牲者啊！第二隻飛機又墮落了，這次是隊長的飛機被砲火所擊中，隊長在嚼着火焰的飛機上想掙扎着脫身下來，可是已經不及了，洶湧的波濤吞噬了隊長與另一位無線電手。日艦上的砲火愈來愈趨熾烈，我們的轟炸機都被接二連三地射落下去。我所駕駛飛機的左旁有一架同伴的飛機在飛着，在我飛機的下面更有一架在飛着，也確不定牠是我方的飛機，還是日方的飛機，我把機首向下一撥，想看一看下面那架飛機的究竟。誰知就在這時，那架飛



機掉了下去，連忙回過頭來朝左邊一望，也不見了左首同伴的飛機，這時碩果僅存的，只有我自己所駕駛的那一架飛機了。

隊長的心願「作戰的順利」早已成爲陳跡，現在正是「最不幸事態」到來的時候，而且爲了「最後的一擊」也只剩下我這一架飛機了。這時我忽然聽得座後的無線電員像給炮火擊中似地叫喊起來。「是重傷嗎？」我這樣反覆問他了好幾次，他不回答，掉轉了注視着海面的眼光向座後一望，無線電員已經絕了氣了。當我重新向正面飛行的時候，只覺得手腕裏一陣刺痛，在發現短外衫上被打穿了的裂縫時，我才直覺地感得已發生什麼意外了。

我趕緊換上左手，把住了駕駛盤，用右手的指頭檢出了傷口中的機槍子彈，我正打點着留下一些什麼當作紀念，於是就想起把這顆子彈放入口袋裏去，可是口袋裏又塞滿了保險帶，索性霍的一口把子彈放進嘴裏，踢動方向舵，突出了日本飛機的攻擊網。

我又急急上升，正想回過來再加以攻擊，驀地裏撲下來的四架日方戰鬥機，一彈擊中我飛機的左舵，這時我開足了全速力，向着離右首日方航空母艦四五百米的海面拚命衝去，因爲這一個劇烈的震動，座蓋給堵住了，飛機開始下沉，我竭力把座蓋扔去爬上了機上，這時魚雷命中的爆炸聲也隱然可聞。就在這個當兒，由我方航空母艦起飛的俯衝轟炸機隊飛來襲擊，原來他們已收得隊長所發出的電報，得知日艦的位置。

我們的編隊機已全部喪失，除了我是唯一的生還者以外，我們的駕駛人員已全數犧牲。

# 緬甸從軍記

C·鮑絲著  
徐導之譯

## 爲何潰敗？

緬甸英軍爲什麼會潰敗？這是因爲輾轉不息的連戰了三個多月，全軍士氣已經疲憊到極點，當然是一個重大原因，還有行軍上補給的困難，連絡的缺乏，緬人協助日軍的努力，英緬人混合的政治組織和作戰的混亂，受着緬甸僧侶指導的緬人第五縱隊的活動，不能使用戰車的沿澤地帶的英軍訓練不足，以及緬甸的制空權完全在日軍掌握等等，都是協約軍方面最壞的最不易對付的威脅，所以緬甸的戰事會弄得那麼糟糕！

當時日本的空軍，旁若無人地，悠然地，在通向瓦城和臘戍——北部山岳地帶的鐵道要衝，市街，空軍根據地反覆轟炸，向每一條道路用機關鎗掃射。

英國兵齊口質問着：「英國的空軍到什麼地方去啦？」重慶軍，一見面就顯出很頹喪的樣子。打聽美國飛機爲什麼不來？

然而當局的解釋，是那麼恍惚而迷離：「我們的空軍在印度，就會來！」或者說：「目下正在赴援的途中，馬上可以到緬甸了。」

過去數週間，中國人的忍耐受了很創痛的試驗了。中國人對於和日軍作戰的英軍的觀感，已經獲得明白的解答——到處的敗退！

一般說來，緬甸是英軍担任防衛的戰區，可是過去兩個月間的事實告訴我們，緬甸是重慶軍担任防衛的地區。

因此，最近英國駐緬軍司令亞歷山大，逾越重慶軍顧問的美軍中將斯蒂威爾而昇任大將，這麼一來，便把指揮系統弄得曖昧不明了。

緬甸作戰，就是那剪著一頭短髮頑強堅韌的斯蒂威爾，也認爲不得不另用一種東方式的忍耐和策略來對付。他剛於日前坐着飛機飛到重慶去了，但他回到臘戍來的時候，却帶來了兩位現代的人，——蔣介石氏和他夫人宋美齡。頓時震動了整個緬甸。

蔣氏，到了臘戍之後，便下榻在某高級官員的邸宅裏。蔣夫人很想和我會晤，特地打發人來邀我。我和她見了面，先把她細細的打量，依然是一個非常活躍的人物。光芒逼人的雙瞳，她的特徵的快嘴，機警動人的魅力，一切都照常。對日抗戰的一貫主張，也始終如舊。我們於握手寒暄之餘，就相向而坐。屋子四周的山丘上，正有緬甸農園獨特的野火燃燒着，彷彿第五縱隊的信號一樣。

蔣夫人把她親筆寫的手記讀給我聽，我們關於她的手記發表了許多議論，滔滔不休。

談到新加坡陷落的時候，我就說：「新加坡的失陷，實在因爲軍隊沒有了飲水的緣故。」她聽了我的話，昂然答道：「我們軍隊也常常沒有水的，可是我們能够喝污水，就是患着赤痢，也要站起來打仗的！」

## 蔣宋在緬甸

蔣氏從前和我說過：「我的夫人對於重慶的力量，等於十個師團的兵力。」若照眼前的情勢說

來，美國人看她好比二十個師團的價值哩。

這一天晚上，我就和蔣氏夫婦共桌而食。飯菜是非常簡單而樸素的，可是吃來很可口。我訝而問之，據說是特別坐了飛機帶來的中國廚子做的。

席間，蔣氏夫婦就印度情勢不斷的問我，是的，印度是對重慶的補給根據地，他們對印度的價值，比英美認識得更透澈。

第二天，蔣氏夫婦一行在衛兵簇擁之下，坐上汽車，從瓦城向免揚出發了。在蔣氏一行未啓程前，我和斯蒂威爾坐上一部舊福特汽車先行。汽車夫是一個波斯人。他的頭上戴着一頂軟木帽。帽子的後背用藍墨水寫着幾個小字叫「薩台」，大約是他的姓名吧。在他的姓名旁邊又注着一行小字，留心一看，是這樣的意思：「人言不可信，可信者祇神而已！」坐在我的身旁的斯蒂威爾，向我微笑地說：我想給他添上一句，「除神之外，俄國人和中國人也還可以信賴！」你看怎樣？

### 斯蒂威爾的奔波

斯蒂威爾很知道重慶方面指揮的特別困難和複雜，他常常頭戴破舊的戰鬥帽，和渝兵一起睡，一起飲食。他的大部份時間差不多是消磨在槍林彈雨之下的，不愧是麥克沃塞以後最認真的一個軍人。他也是一個優秀的將軍。就是他到訪問免揚這一點，也可窺知他的超人的理智。由於蔣氏的到來，得使駐節免揚的英軍司令亞歷山大不致為難。激勸渝軍，改善防衛緬甸的協約國軍之作戰，把命令系統商酌得界限分明，使蔣氏和亞歷山大兩者間的信望和職責，獲得分工合作的效果，這些不得不說是他的功勳。

四月七日晨，蔣氏及其所部將領，及亞歷山大，斯蒂威爾等集議結果，對於前述種種問題都獲得圓滿的解決了。席間蔣夫人專任翻譯之責。蔣氏竭力主張協約軍方面必須激勵反攻精神，使三軍知進無退。假如英軍從緬甸撤退，則協約軍勢必瀕於危殆，尤其渝軍將從側面受到重大威脅，因此亦將陷入不得不撤退之命運。

根據後來情報，這一場激昂的會議，的確使前線將士，振起不少的士氣。

蔣氏向個人主義的渝軍指揮官，闡明了斯蒂威爾的資格和責任，便無引起紛爭的餘地了。

結果，渝軍和英軍調防。渝軍很快的向瓦城移動。一向由緬甸人及印度人幹的交通工作，及勞力的供給，也一律換了中國人了。

## 廢墟瓦城

四月六日的下午，蔣夫人坐了汽車赴瓦城，去瞻仰前幾天我所目觀的情景。

瓦城的市街，因四月四日轟炸的猛烈，除了舊城塞的緬甸守備隊兵營以外，差不多完全荒廢了。被毀倒圮的房屋中，很多還餘燼未熄。焦頭爛額寺院外的石佛，呆呆地朝着大道上望着，天空中，有一羣禿鷹夾雜着烏鴉在翱翔。緬甸人茫然地向濠邊過去，對於城濠裏浮着許多屍首，好像沒有看見。也有幾個癡望着斷垣殘壁發怔，對於腳邊僵臥着的屍骸，也沒有給他收拾掩埋的意思，此情此景，不得不說是悽愴之極。

在兩軍激戰正酣的時候，緬甸人爲想逃出那炮火圈，便紛紛帶了虎列拉菌向印度方面逃難，有步行着去的，有坐着牛車去的，也有駕着自由車去和乘了馬去的。

我因爲口渴得不得了，而那邊又沒有可以喝的飲料水，便跳上汽車，用了一小時五十英里的速率開回免揚的坎德利俱樂部去。這個俱樂部真不愧典型的殖民地姿態，什麼都齊備，網球，哥爾夫球，一切都有，就是賽馬的場所也有。

我在那俱樂部裏碰到一個穿着網球短褲姿容秀麗的姑娘，她看了我滿身泥污的樣子，便問我從那裏來。我答以從瓦城來。她聽了我的回答，擺出很羨慕的神氣說：「呵！可愛的瓦城！」是的，瓦城距離那時還未被轟炸的免揚有四十英里之遙。

那時候英軍的司令部是設在涼爽的免揚某教堂裏，在教堂的附近，有不少將校的宿舍。四周圍繞着幽雅的庭園，庭園裏，滿是薔薇和由加利樹，芬芳的香氣不時散播在空氣中，流進每一間屋子裏去。

飯廳裏，有許多緬人和印人混血種的侍者，把新鮮的楊梅和芳香撲鼻的咖啡搬到每一個餐桌上去。英國將校和華軍方面的連絡將校大約三十位左右，在據案用餐。

總司令部是絕對禁酒的。所以那兒連啤酒也沒有。到了晚上，將校們有的吸着香烟，有的在看書。有的剝着落花生吃着消閒。

有一間屋子裏，放着一架已經壞掉的鋼琴。將校們合着那脫腔的鋼琴的音律，唱着上次大戰時盛極一時的歌曲。他們都一而在心底裏切望着熱心而勇敢的美國兵來援……

## 蔣宋遇險

我正在用打字機打這篇手記的時候，空襲警報忽然大鳴。我立刻起身逃進附近的防空壕。將校們

倉皇地戴上鋼盔，裝好高射機關鎗，待飛機來臨。我真覺的知道向免揚來的日本空軍，一定是來轟炸東方最重要的兩處軍事設施的。

三十分鐘之後，××架飛機編成的日本空軍，在××呎高度下，飛入我們的上空。××磅的高性能炸彈××個，紛紛落下，炸彈炸裂的聲音，使得山谷顫抖。

蔣氏夫婦和斯蒂威爾，一聞日機來襲也避入樹叢裏，據說有一顆炸彈落在他們的附近，只相差五十碼左右。

幸而免揚的市街，沒有發生火災。日機離去半小時後，免揚的住民們，終於也收拾了家畜，把家財什物裝上牛車開始避難了。

於是，司令部裏，只遺留着侍者和洗濯夫的驚愕。一切市場，都因大動亂而閉門，今天晚上，將校們的楊梅和咖啡，恐怕無法獲得了。空襲警報解除後，我會和英國司令官亞歷山大會談。他有一雙碧色晶瑩的眸子，和一撮很美麗的小鬍子。

他非常樂觀，他陳說他有除必要以外絕不後退一吋的決心，和竭盡一切可能方法和重慶軍隊及與斯蒂威爾協力以赴的熱情。他盼望印度的華維爾方面，即時派兵援救，及急速供給美國製的軍用機。

援軍的到來及季候風的來臨，就是他和日軍作戰以支持緬甸局勢的「希望基礎」。他雖不相信局勢會變得那樣壞但他打算如局勢險惡起來的話，將逃進瓦城北部山岳地帶，在向印度方面打開一條新的補給路以前，將與渝軍協力以赴，展開猛烈的遊擊戰的。

他曾下令以牛車搬移機械化部隊。又以爲在山谷小徑一夫當關萬夫莫敵那樣的地點作戰，很有功效。將軍又徵集許多好戰的中國山間原始民族，施行軍事訓練。

亞歷山大的結論：「我們具有堂堂的策略。緬甸局勢將由決心和精力來決定，可是我們有的是決心和精力。」

我和那魁梧而年輕的緬甸總督史密斯也會見過。

他當前的困難問題，也相當深刻。就是帶着虎列拉菌而翻山越嶺流入印度方面一日平均十五萬名的難民，便已不容易獲得適當的對策而叫苦連天。因為重要的緬甸米的倉庫都給日軍控制了，所以要想在途中供給他們食糧的計劃，益見困難。

蔣氏夫婦，在四月七日日本空軍轟炸的時候，在間不容髮的險境下，飛返重慶了。

斯蒂威爾爲了把勳章（D·S·C）贈給一個重慶軍的青年中尉，而赴前線，據說這青年中尉會率領一個大隊兵士逆襲過敦古的日軍。中國人受贈美國的勳章以此爲第一次。

斯蒂威爾不但熟諳中國語，就是中國人的心理及中國的地形也很精通。他是協約國對於中國緬甸印度泰國越南等處作戰上的美國代表。也是對重慶補給軍需品，及運用美國軍火租借案的負責者。我問他曾用華語向渝軍演說過沒有？中國軍隊是否優秀？

「當然演說過！」斯蒂威爾欣然地回答我，他又說：「我對於軍隊訓練，不論何種語言都會用過，而其內容則完全相同。非常簡短的，就是『我們應該奮勇突進！』這樣一句話。」



# 緬甸突圍

J·貝爾登著  
徐導之譯

## 沒有退路

本年四月十六日正當暮色蒼茫的時候，我們幾個人攀籐扶葛地爬上恩農瓊（地名）附近一個小山丘的頂上了。我們縱目四望，最先跑進我們的視線的是伊洛瓦底江滾滾的濁流，和恩農瓊的寶庫——油田。

我們於略一觀覽後，便即下山，向恩農瓊進發。到恩農瓊一看，則英軍正在毀滅該市的繁華——實行焦土，爲的是日軍就將擁到。平日視若至寶的油槽和油田，早已深深的埋藏在濃烟烈焰之中，完成了它劫數的運命。只有發電所還碩果僅存，沒有給破壞。發電所的旁邊，有幾名英兵駐守着。這幾個英兵彷彿很疲憊，垂頭喪氣的站着，在等候那最後命令的到來。

「只要這裏放上一把火，什麼都完了。」不知道誰這麼說。

我們認爲發電所還沒有給破壞，大致日軍離我們還相當遠，於是決定到迤南一帶戰線去作一番珍貴的巡禮。主意打定，便向着一個叫「孟格威」的地方出發了。

我們走了不多時候便碰到一大隊的印度兵。在迷濛夜色中，大砲，驢馬，和搬運傷兵的車輛，零亂地走着，走着。

彷彿在這深灰色的夜幕中，有人病苦地嚷着渴，在覓水喝。我們定睛一看，只見許多汗污的愁苦

的面龐，死鱷魚般的半開的厚嘴唇，好像死人似的黯淡的直視的眼睛，一一在搖曳着的手提燈的燈光中映照出來。我們看了他們這一副貌相，知道這一批印度兵是已經熬受了一整天的南國烈陽的映灼，同時還得流着汗急行。

又在逐漸暗下去的夜色中，不時把他身上包紮的白色的繃帶，反映出來，誰都可領會得他們在白天的作戰是怎樣的激烈，連傷兵也不得不揮動自己的兩條腿步行着退走，日軍進攻的猛烈也可想而知了。

他們的隊長和幾個部隊的幹部，一塊兒坐在路旁的大樹下休息着了。據隊長告訴我們，他們今天早晨，曾在孟格威附近展開一場血戰。他接着又說：「因為日軍覓到我們配備的位置，又蜂擁襲來，所以我們不得不暫時後退，現在打算折回恩農瓊。」

這一支部隊，今天一天奔走了四十公里，在火燒一樣的烈日下，亂逃亂竄，好容易挨到這裏，委實也太疲乏了。

「大概今天晚上日軍不致追到這裏來吧。」隊長又開始說話了。他好像自己安慰自己似的說。接着他又沒精打彩的繼續道：「就是一個晚上也好讓我們睡個滿足！我們渴望着有這樣一個能夠痛快地睡覺的晚上……就是白天也好！只要不叫我們在這樣灼熱如焚的炎陽下行軍——就是烈日下行軍，只要有充分的飲水給我們……我們的軍隊，是一定還能夠打下去的……」

我們知道日軍已經進迫過來，便不得不把最初的計劃變更，和這支部隊告別，循着原路而折回恩農瓊。

恩農瓊的劫火，更比我們出發時猛烈。飛舞的火舌，照耀的滿天通紅。我們走到恩農瓊附近，迎

面碰到一隊英軍鐵甲車隊，停在路旁。一個英國兵緩緩的從鐵甲車背後出來阻止我們，他說：「發電所馬上將炸毀，請你們不必再過去了。」

我們聽了那英兵的話，立刻奔上路旁的小岡上去觀望，我們剛走到小岡的一半，忽從恩農瓊那邊天際沖上一道耀眼的火光，緊接着便是一陣非常猛烈的炸發聲。跟着一道一道的紅光沖天而起，頃刻間，平時熟識的一座很大的建築物——發電所，早已籠罩在烽烟之中了。

待我們冒險回恩農瓊，獲得步哨許可，跑進市街一看，所留着的只有製冰工廠而已。「這製冰工廠得以不成劫灰而苟延殘喘者，大致是他們想獲得冰水供給吧。」我們正這樣茫然想着的時候，從路旁暗角中竄出一個人來，揮着手走來，一壁囑着：

「快逃！日軍大隊擁到了啊！」

我們想不到會從這樣的暗角裏，傳出這樣可怕的語句，把我們的神經幾乎震碎了。啊！我們沒有退路了！因為日軍已經在我們的背後了。

### 想突破包圍線

當我們於萬分驚愕之餘，正想奪路而遁的時候，忽有一個英國兵從樹林裏出來，倉皇地跳進我們的車子裏來，嘴裏說：「求你們幫忙，救一救我吧！因為四面八方都是日兵……」

此人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得格！格！格！格！機關鎗的聲音已從北方送進我們的耳膜來。

我們知道市街的南北已被截斷，日軍已在很近的地點，離我們這裏只有三四公里了。我們想到這裏，覺得日軍方面的行軍多麼神速。

在千鈞一髮的剎那間，我們急得毫無辦法，像熱鍋上螞蟻般，大家面面相覷。

救星終於來了，忽見一個英軍司令官奔來對我們囁着說：「現在局勢十分混亂大概要到天亮，才可以獲得些消息，否則毫無辦法。你們暫時到我那邊去躲避一下吧。」於是我們跟着他奔進他的旅團本部裏。

第二天——四月十七日的早晨五時半，我們聽到了一個消息。我們方面的軍隊正和日軍激戰，力圖突破包圍線。

可是不幸的很，我們在車輛奔馳和軍隊亂竄的極度忙亂中，竟和司令部方面失去了連絡。我們駕着汽車尋遍了已成荒墟的市街區，可是找不到司令部的所在。我們又急又惱，更因那時正是炎熱的天氣，弄得我們大汗滿身，清楚地覺得汗珠從頸項流入背部。精神都非常萎靡，可是想不出半個方法。我們的眼前已因焦土政策而一片荒涼，沒有一塊陰陰的地方，可給我們避一避南國烈日的威脅，而且我們的汽車，正是日機很好的目標。中心的惶急，外加暑熱和飲水的缺乏，我們的意識漸漸模糊起來了。

正在我們你看我我看你，羣情惶惑的當兒，嗡嗡的聲浪出現我們的頭上，大隊的日機蜂擁而來了。幸而我們那兒沒有蒙炸彈光顧，也沒有用機關鎗掃射我們。

可是據說繼我們之後從南方逃來的印度兵部隊却被轟炸的很厲害。我們的幾條性命，彷彿從劫數中漏下一樣。及今思之，猶有餘悸。

直到這一天傍晚，好容易才給我們打聽到司令部的所在。它是悄悄的躲藏在一個很茂密的叢林中的古剎裏。那兒真是一個富於詩意的好所在，就是逃世避俗的隱士之流，要想找一個幽居之所，也是

很適宜的地方。

我們身入茂林修竹中，舉目四顧，一帶蒼翠的綠葉叢裏，反映着古剎的碧瓦紅垣，彷彿展開着一幅美麗的圖案。這樣的美麗的風景幾使我們遺忘了方才戰火的威脅，不知不覺墮入美麗的幻想中。

不久夜幕四合，像血輪一樣的紅日很快的沉入叢林後背的伊洛瓦底江。這時候，英軍司令部的幹部聚集密林中，開團桌會議，討論今後之作戰方針。

會議的結果是攻擊。攻擊的目標是叫做「緒貢」的一個部落。因為這部落為各地交通的中心，若欲向北脫走，是必須經過這一個要衝的。如果不能占領這個部落，那我們連退却之路都沒有。

「決定明天天亮，進攻『緒貢』，務必一鼓加以占領！用兵最忌優柔寡斷，遲疑不決是非常危險的！」司令官這樣向衆將校厲聲訓話。忽然一個兵站部的將校倉皇奔入，向司令報告：

「鎗彈軍火的補給路已被切斷！全軍糧食也只有一二天的餘額了！」

這一天晚上，我們找得一條毛毯，大家和衣睡在地上，熬過了一夜。我們在水筒裏裝滿了水，作明晨決死退却的準備。

翌日是四月十八日，在這一天早晨六點半鐘的時候，我們已和司令官一起站在距恩農瓊不足一公里的南面的一個小丘上了。我們眼看着一隊蘇格蘭兵，正朝着餘燼未熄的恩農瓊迅速地挺進。我們看了這蘇格蘭兵的勇猛的進擊姿態，不知不覺在心底湧起一股沸騰的熱情。我們知道我們的運命是和這支蘇格蘭兵的運命摸著同一途徑前進的。我不由的出聲而呼：「喂！努力啊！」

但是到了這一天下午四點鐘光景；忽然不斷送來強烈的響聲，震破了四周的岑寂。日方的砲彈雨一般的集中到我們躲避着的地方來了。有一隊印度兵慌忙地逃上山丘來。同時，我們方面的巨砲也開

始怒吼。據說我軍正在猛力進攻，圖突破包圍線，賭死衝陣的時候已到了。

英軍某司令匆遽奔下山丘。接著我們也像狂人一般從丘頂奔下。幾輛裝滿了細軟行李的運貨車，在崎嶇不平的山坡上馳下來，宛如蛇行一樣。

我們於慌忙中，跳上一部停在路旁的戰車裏了。我們坐在戰車裏只等候衝突包圍線的順利完成，心裏稍覺安定。

忽然一個將校駕着偵察車，從對面山坡上疾馳而來，告訴我們指揮戰車部隊的將校說：「據主將意見，突破包圍線作戰，決定暫時從緩。」

這是什麼緣故？這時候不逃，等待何時？——但那時候。我們早已沉迷在極度混亂中，很想把思想甯靜下來，集中起來，但是不可能了。

夕陽銜山，又是傍晚時分。我們正萬分焦急時，忽然機聲軋軋，起自天際，大隊日機飛至。它們從天空疾飛而下，宛如餓鷹的攫取雛鷄一般。

「格！格！格！」

機關鎗彈雨一般從機上飛撲下來。幸而我們躲在戰車裡也不受什麼損傷。

「砰！砰！砰！砰！」

這是我軍的高射砲聲。可是我們的高射砲不知怎麼，發射了幾十百砲，總不見一架飛機給射下來。

我們知道今天晚上還得在日軍包圍線中過夜，這樣痛苦的恐怖感，終於漸漸的成爲現實，把我們每一顆心揪的緊緊的幾乎透不過氣來。

## 戰場之夜

這一天晚上，情勢益發緊急，我們知道我軍反攻恩農瓊的作戰業已失敗，而且，日軍已從伊洛瓦底江溯江而上，從江岸方面屢向我軍奇襲，以致我軍不得不從早晨攻占的赭貢要隘再行總退却。

警報頻傳，從西，從北，從南，日軍三面進迫而來。

我們獲得這樣可怖的消息，自然非常着急。因為我們的東面是一帶深遼的山谷，山谷的那邊，又不知道是什麼光景。還有一個難題，就是沒有飲水。水源地帶悉為日軍所攻占，所以我們在這樣炎暑下，竟若涸轍之鮒了。

一部運輸汽車上，還剩着一個小小的水槽。可是這幾滴水負着更重大的任務，正將運到前線去，給那浴血作戰的傷兵洗濯傷口，是一種我們不許染指的用水啊！

還有，我們不僅援絕，而且糧盡了。情勢委實異常危急。

當然，我軍的主將是不斷的在運籌着。大致要想打破當前的難關，有三條途徑可循。第一條路，假如我們向西南後退，渡伊洛瓦底江而走，則不僅沒有渡江的船隻，而且必須與日軍發生劇烈的遭遇戰。第二條路，如我們舊事重演，索性再向恩農瓊市進攻，待奪取恩農瓊再作計較，但有蒙受側面攻擊的危險，終於只是再蹈覆轍，且已一度失敗，早已失去了自信。第三條路，是集中全部兵力，突破油田地帶及赭貢正面，但大有陷入日軍封鎖而不能自脫之虞。然而除了上述三條可走的路以外，別無他途可循了。

可是，我們總得走上三條中的一條，不然，我們得準備餓死或渴死。衆議紛紜的結果，畢竟選定

了第三條路。

這一天晚上，我們就睡在戰車的夾縫間。在南方丘陵那邊，還可以望見燃燒着的火光。

我們不得不把疲憊不堪的軀體，僵臥在這滴水全無的荒野——重圍中。我們很快的昏睡過去，彷彿和死去一樣。



# 潛水艇縱橫記

徐導之譯

×月×日我潛水艇部隊，奉命駛出××根據地南下。我們的潛艇隊，向着南十字星繼續前進，隨着艇隊的潛進，那赤道的熱度也如剝紙般，一層一層減退起來。我們大白天深深的沒在海中潛航，一到太陽落入水平線以後，便是我們大活躍的世界，我們馬上把潛艇浮到水面上來。

我們從「夏之海」漸漸駛入「秋之海」了。隨着波浪的逐漸洶湧，潛艇的顛簸和動盪，也逐步厲害起來了。艦塔和狂奔的怒濤不斷的猛撞，把怒濤擊成粉碎。向着兩面瀉去。潛艇就在夜幕中默默地向着目的地——澳洲前進。

南十字星高高的掛在天空裏閃爍，值班守望的戰友，立在艦塔的最上層，盡守望的責任。

「到外邊冷的吧，你着了我的襯衣去吧？」

一股溫暖的友情爬上他的心頭，同時涼快的浪花夾着海風時時向他的臉上刮來。在機聲龐雜的狹隘的小間裏，渾身油污而默默工作着的機器部人員，以及充分準備着靜候對象到來的水雷部人員，都比不上這負着全艇運命的守望人員吃重啊！遠遠的翱翔的飛鳥，往往會認看做敵機，同時隱約在天際的敵機也容易錯看做飛鳥。但仔細一看，就可以辨別出來，因為如果是飛機，那末它的兩翼便不會上下撲動。暗夜裏守望當然更覺困難。然因訓練有素，所以決不至像常人那樣的困難。

×月×日，我們駛入澳洲大陸的東方新喀里多尼亞島附近的海面了。我們對於獲物的攪得慾望，

陡然濃厚起來。因爲這裏正是美國把軍需資源流水般運給澳洲的必由之路。於是我潛艇就在××西南海面，伏候目的物的到來。

## 發現了敵船

血紅的夕陽把四周的白雲，映成五色繽紛，同時向着澳洲那邊沉下去的時候，忽在遙遠的水平線上，發現一艘巨型船，正向着雪梨方面疾駛，像在追逐夕陽一樣。「來了！」我們強抑着跳躍的心，遠遠的暗暗的實行追蹤工作。

「速進！」「準備魚雷！」這樣嚴肅的號令連二接三的傳遍全艇。隨着向敵船的方面猛進，敵船的姿態便益見清楚起來，待涼月東升，在海上罩上一層輕微的乳白色的時候，我們的潛艇已迫近敵船的後方，才知道是一艘萬噸的巨船。

於是，我們悄悄的開足馬力繞到敵船的前方，沉着地把魚雷發射出去了。當魚雷離艇曳着白尾飛向敵船時，彷彿是有生命的東西一樣。在我們屏息凝視的一刹那，只見那巨型魚雷撞在敵船中部烟囪下方而爆炸。命中的確是命中了，而且命中在敵船機器間的致命所在。巨聲響處，震動了整個海空。一瞬間，敵船的尾部已逐漸下沉。忽見敵船中部開始冒起黑烟，黑烟中夾雜着紫紅的火舌，一會兒延燒全船了。油類從敵船流出，浮佈在海面，猛烈的海風很快的把火種帶給海面的油類，火乘風勢，敵船的四近，頓時變成了火海。紅光照耀着海空，海面上火舌四飛，其時敵船的尾部已完全沉沒，船身筆立，船首露在海面上噴火，漸漸向海底下沉。

我潛艇的艇長，和艇員們，輪流着在潛望鏡中觀賞。每一個艇員都不由的迸出「嘿！嘿！」的歡

聲來。我們在潛望鏡中窺着火舌四飛的火海，彷彿覺得火簇就在我們身邊飛舞，似乎兩頰有點兒熱辣辣起來了。

我們的魚雷在製造上，固然精巧，在發射的技術上，也訓練有素，所以只是一發便把一萬噸左右的巨船炸沉，我們在大功告成時，急把艇身潛入海面下，向別處潛航而去。

澳洲首屈一指的要港，東海岸唯一海軍根據地雪梨灣口，我們把它認爲最好和最有趣的獵田的。×月×日夜，竟一次發現了兩隻敵船。這兩隻船，差不多是同樣大小的，所以我們應該把那一隻做掉，有點個熬費躊躇。「先就鄰近的一艘做去！」我們已經對那比較接近的一艘五千噸左右的貨船，暗暗定下了目標。可是那茫然不知的貨船，却依然用了很緩的速度，悠然自得在進駛。我們在她的後面遠遠的追蹤了片刻，時機一到，立刻動手，我們的魚雷很快的撞在該船的尾部爆炸，轉瞬間敵船已經沉沒了。

那時候，我們覺得所獲戰果，尙難滿足，今天一舉成功，士氣大振，又奮勇的追逐其他的一艘。還有一艘敵船瞧着那一艘船，轉瞬間沉沒海底，便慌忙逃走，她倒非常聰明，採用迂迴避敵航行法，想逃出這一次厄運。

正當我們漸漸迫近，想發射魚雷轟擊它的時候，忽然發現一艘更大的巨型船，在那兒航行。於是我們捨小就大，轉而追逐那艘巨型船了。那艘巨船彷彿已知道日本潛艇正在活動，方才有五千噸級的船泊給我們擊沉了，所以急忙撥轉船頭，想折回雪梨，開足馬力，一溜烟向着雪梨方面逃竄。不過這艘敵船既已落在我們眼裏，那裏還肯輕輕放它過門？我們不顧一切，並不採潛航法，就此開足全速度狂追，向敵船的左方漸漸迫近去。敵船明知大難臨頭，防備的一定很嚴密。可是我們在相當近處，早

已採取潛航，只露出小小的艦塔，它那裏能够發現？我們挨近去一仔細看，是一艘武裝商船，差不多有一萬噸以上的噸位哩！

「發射！」我們的艇長拉開沙啞的嗓子喝着令，我們第一枚魚雷如飛而去，立刻，第二枚魚雷連珠般接踵而發，當我們第二枚魚雷抵達敵船左舷的時候，我們可以在潛望鏡中看見高大的水柱和敵船的震盪姿態。魚雷的爆發聲當然也聽見，不過給強烈的海風刮散，傳入我們耳鼓的，只像傳來隱隱的春雷一般。這第二枚魚雷似已命中在敵船的要害之處——或者是機器間給我們炸毀吧！倏忽之間，船頭向上，逐漸下沉，只十分鐘光景，海面上已瞧不見那艘龐大的敵船了。

## 在雪梨洋面活躍

×月×日深夜時分，我們在澳洲雪梨南首洋面，忽又發現一艘武裝商船。這艘商船大約有七八千噸。其時正向墨爾本——新金山那邊南下中。於是我們純熟的照例把魚雷發射出去了。那知道這次不幸遭了失敗。我們乃浮上海面，一面開足馬力疾進，一面竟聞艦砲轟擊。那時恰巧風刮的很大，海面狂浪如山崩，站在甲板上開砲的砲手們，給浪頭沖擊，渾身淋漓。敵船一面拚命拍發無線電求救，一面用最高速度向雪梨港死命的逃。但敵船的速度究竟敵不過我們潛船快速經不起我們近距離的砲轟，立刻命中了三彈。敵船中彈後，忽從烟囪後方冒上一股黑烟來，我們知道敵船已經起火。只見敵船船員一面勇敢地救火，同時因為它是武裝商船，居然把船尾的大砲接二連三的反擊過來。縱然沒有多大威力，但我們也不能過分大意。一想敵船的打擊，已受得很大，而且天色已漸漸亮了起來，假如敵人接獲該船求救的無線電，派飛機前來周旋，那就够麻煩了。我們這樣想，心裏雖不願意，也只好放它逃走。

因爲我們在澳洲雪梨洋面，委實鬧得太厲害了，所以敵船裹足不前，海上空空如也，始終找不到半隻敵船。但我們祇好靜靜地等候獲物來臨。

有一天，海面上驀地發現一大羣飛魚，向着我們游來。冷不防給我們的艇首衝擊，飛魚受驚，紛紛向海面飛躍，我們潛艇的兩旁，頓時銀鱗閃閃，白光飛舞。當飛魚受驚飛躍時，也有躍在我們甲板上的。我們正在久不知魚味的當兒，覩此淌來之物，安不欣喜若狂，於是隨來隨捉，一共捉了六七條。這一天我們的菜餚頓時非常可觀。有生魚片，也有椒鹽清烹魚，大家都吃得高興非凡。

第二天晚上，我們在雪梨港外海面游弋的時候，突見海面的遠處，有幾條小黑影在蠕蠕移動。仔細一瞧船上燈光明滅，彷彿是商船模樣。我們趕忙疾駛過去，進行追蹤工作。可是天不做美，忽然黑雲密布，星月無光，海面上頓時化爲一片黑暗，那裏還看見甚麼敵船。但我們因久不見獲物，安肯輕易放過它，仍照敵船航行的方向，追逐不捨。

夏雲的變幻是很快的，尤其是南海的夏雲，變幻得更其迅速。所以在我們追敵的時候，霎時間，雲開見月，繁星依舊了。經我們極目四顧後，終於在滄海的一角發見了敵蹤。敵船有四艘，其前還有哨戒艇似的小艇兩艘作前導，一連串排着，向雪梨港進駛。這實在是我們出征以來最初遇見的敵船大集團。第一艘敵船上，隱約可望見三五燈光，第三艘是很大的巨型船，因爲船身太大了，我們以爲是敵人的航空母艦，個個都精神一振，宛如發現寶藏。後來我們詳細觀察，從烟囪上判別它不是航空母艦，而是一艘我們此次出征以來初見的最大商船，足有兩萬噸排水量。我們上至艇長，下至下士，無不狂喜，幾將出聲而呼。我們一面順着敵船的航路追蹤而進，一面逐漸加緊速度，慢慢迫近。大約這一批敵船是從美國駛來，經由斐濟羣島向澳進駛，現已離澳不遠，大概想黎明時在雪梨港進港的吧，

忽然減低速度，緩緩的駛行起來。

我們的潛艇，終於悄悄的靠近敵方巨型商船的右舷了。我們一切準備就緒之後，艇長一聲命令，我們的巨型魚雷便如飛而去。魚雷中在敵船大烟囪稍後的地方，瞬間火花四飛，轟然巨響，散佈在靜寂的夜空裏，粗大的水柱從船邊直沖霄漢而上。船上的燈火忽然全部熄滅，但見漆黑的船身逐漸下沉，轉眼之間，那樣巨大的驅壳，給茫茫的滄海吞沒了。

## 闖入澳洲南海岸

×月×日起，我們爲想妨害澳洲最重要的要港雪梨和墨爾本之間的海運航路起見，乃鼓輪更向南方進駛。南澳洲那邊的氣候，彷彿已將踏入冬季。海水的溫度業已減至攝氏十四度左右。夜裏在艦塔上担任守望的戰友，已省不了防寒器具，就是我們在艇內的人，也須穿上兩三件衣服，才能禦寒。在這裏洋面，幾乎忘掉了現在正是夏季時候。海面上因爲海風過大，所以一天到晚總是排山倒海的狂瀾，我們的潛艇給激盪得顛簸不堪，致使我們晝夜沒有安眠的機會。不久，我們的潛艇，便在澳洲大陸及其東南角的塔斯馬尼亞島之間的巴斯海峽出現。

有一天傍晚，如血的夕陽，正想鑽入海平線的時候，一朵給夕陽染成粉紅色的彩雲，緩緩的在西方天際飛着，在彩雲下的洋面上，忽有一艘七八千噸左右的船隻，在淡紅色的海波間載浮載沉而來。距離我們太遠，但我們當然也不肯輕易放棄，於是我們疾馳而追，可惜夕陽已給大海吞沒，海面上已開始黑暗起來。在這時候，忽從墨爾本方面又有一艘敵船悠然駛來，一看竟是一艘近萬噸的大商船。我們的目標，馬上改變，自然我們沒有那麼傻，會捨近就遠，棄大而就小的。

我們開足馬力，飛也似的猛進的時候，不料那艘敵船，正向我們這邊對面駛來，所以很快的駛進近距離的圈子內。

「轟隆！」這當然是我們放射出去的魚雷炸裂的聲浪。這沉重的爆炸聲，彷彿震撼着我們的艇身。接着又是一聲巨大的爆炸聲，傳入我們的耳鼓。我們是潛航着的，但我們在艇內的人，甚至可以清楚地聽到敵船炸裂的聲音，那時我們的潛艇和敵船的距離，一定非常鄰近。接着，敵船沉沒時，一片嘈雜聲夾着波浪聲送入我們艇內，反使我們感覺不安起來。當我們艇長舉起潛望鏡眩望時，敵船的姿態早已完全消逝。

突然一聲驚訝：「敵機！」我們順着守望員的指示看去，見遼遠的那邊果有一架敵機直向我們這邊飛來。

「即速潛航！」

我們的潛艇，隨着艇長的命令，迅即沒入海中，過了一會，我們再拿潛望鏡探望，但見敵機正在拋下照明彈，幫助救生艇援救被難的船員。

### 砲轟雪梨軍港

×月×日，這是我們砲轟澳洲雪梨軍港的一天。這一天我們接到砲轟雪梨軍港的命令後，我們的砲手固然非常欣喜，就是我們全艇的戰士，也不知不覺都興高彩烈起來。我們懷抱着一顆跳躍的心，靜待深夜的來臨。

大約是天佑吧！這一天晚上恰巧是一個風靜浪平的黑夜。我們爲了充分發揮效力起見，大胆地儘

量迫近敵人海岸。港口燈塔上的燈光，照射在漆黑的夜空裏，同時塔頂的燈，照例不斷的慢慢的旋轉。我們在黑夜中悄悄的靠着星光慢慢駛入了港口，不久彎曲橋樑和高高的塔，都已隱約可見。雖是毫無月色的黑夜，而雪梨的市街，竟絕未施行燈火管制。每一條市街，無不燈光燦爛，照耀如晝，甚至屋脊上紅色的屋瓦，也可以清楚地看見。因為這天恰巧是禮拜日，所以雪梨全市市民，都沉溺在糜爛生活中，覓求他們的歡娛。

呵！雪梨的市街！從我們海岸方面向市街中部望去，有一段電炬更亮的地方，可以瞧見總督官邸所在的聖瑪麗教堂，矗立在夜空裏。我們兀自慢慢的迫近去，街上的市房也一家家看得清楚了。我們的目標，在於引起敵人精神上的混亂，乃決定先對總督官邸附近的軍事施設實施砲擊。我們決定了工作方針之後，隨即浮上海面，我們的砲手立即在甲板上東奔西走，忙着配備，艇上的巨砲，因為剛從海波中探首出來，所以海水還不停的從砲身下流，點滴不已。

夜間的海空，是那麽岑寂。我們在艇內面忙碌異常，可是敵人完全沒有覺得。「發射！」一聲號令，巨彈立即從砲口噴出。送到雪梨市街的心臟部。「轟！」「轟！」靜寂的夜空裏的砲聲，聽來意外的響，真的像震是山谷的巨雷。

忽見市街中央總督官邸附近，冒上一般濃烟，濃烟中還夾着紫色的火燄，但市街各處的電燈，依然耀煌如故。我們動手後大約十餘分鐘光景，夜空裏才見有數支探照燈的光芒，不停的亂晃。待我們又發射了二三砲時，市街上方始實施燈火管制。他們似乎沒有充分的訓練，所以非常雜亂，同時，我們覺得灣口那邊，已有敵方驅逐艦在出動了。

又過了一會兒，大概電燈公司已把總門關閉，全市電燈一齊熄滅。連探照燈也全部不見，燈塔上的燈光也沒有了。完全的燈火管制至此始告實現，可是市街中央的烟火，依然照耀夜空，一時無法熄滅。



當我們的砲手奉命退回艇內時，我們的艇身又沒入漆黑的海中。

當我們悄悄的離開雪梨之後，又駛至雪梨東北六十哩的紐卡斯爾附近，使該處市街，受同樣的砲火洗禮。紐卡斯爾爲澳洲最大軍需工業都市，有大規模的製鐵廠。是次於墨爾本的澳洲第三要港。當我艇駛近紐卡斯爾港外海面時，我們的砲手等，早已把砲擊的準備手續辦竣，只待艇長的命令了。我們砲擊紐卡斯爾的目標和雪梨不同，我們的砲轟目標，是漢泰河左岸的大製鐵所，及右岸的造船所和飛機場。我們用了潛航姿態，悄悄的溜進了港口，我們知道這港口暗礁很少，所以對於我們的黑夜奇襲，是一個非常好的條件。

我們縱目遠望，只見前面林立的烟囪之間，隱隱然有火光上冒，把漆黑的夜空染成紫銅色。我們知道那兒就是製鐵廠的熔爐所在。於是，我們瞧準了目的物，連珠般的開始猛射，彈丸在夜空劃着紅色的弧線，落在製鐵所那邊。其時適有一艘小小的「領港船」，停泊在我們的附近，見了從黑暗中發出猛烈的砲彈來，嚇得趕忙拔錨逃走。

忽見敵人製鐵所那邊紅光燭天，黑煙滾滾上冒，這顯然中了我們的巨彈，釀成火災了。那時候，敵人的探照燈忽向海面狂掃，但在這樣的黑夜裏，早已潛航的我們的潛艇只露出小小的艇塔，真是滄海一粟，當然無從覺得。

接着敵人的海岸砲也突然怒吼起來，但他們對着誰開砲呢？我們的四周連一支水柱也沒有發現。其時我們的使命已告完成，淡淡的月色又從天際一角，漏露出來，所以我們不敢怠慢，立即開足馬力，飛一般的馳出敵人的港口。

附記：東京「朝日新聞」特派員中井，最近訪問襲擊澳洲歸來的某潛艇戰士，暢談潛艇作戰實際情形，上文即係根據此次談話而作，原文載「朝日新聞」。——譯者——

# 婆羅洲腹地獵奇

朱學誠譯

婆羅洲是一個尙未開發的「謎之島」，沿海雖有幾處城市，但是內地還是旅蹤罕至的蠻荒區域，尤其那裏有素有「人頭獵取者」之稱的達亞克族，令人聞而生畏，不敢冒險前往。所以偌大的婆羅洲，實際上還是一片處女地。最近有日本森林勘查隊一行，費時二十日，深入婆羅洲內地探險，其探險經過載於「大阪每日新聞」，述婆羅洲腹地蠻荒情形甚詳，那裏有千古人跡未到的森林，有談之令人色變的毒蛇與鱷魚，又有伺人以狙的類人猿，形形色色，盡收眼底，爰節譯如次，以饗讀者。

## 三艘獨木舟

船夫頭目的嘿嘿聲一開始，只見廿幾個船夫的鐵腕齊揮。划槳，像銳利的刀子斬着水，廿幾把划槳一起一落，彷彿一架靈活的機器。划槳撞着船舷，發出篷篷聲。廿幾處篷篷聲合成一片，很有韻律地，散播在「魔河」的河面。廿幾把划槳，一齊起起落落，廿幾處篷篷聲合成一片，和嘩啦嘩啦的水聲相唱和。三隻獨木舟吐着白沫飛一般的進駛，不由得讚一聲「壯觀之至」。

我們備好二個月的食糧，以及必要的防身武器——手鎗和刀，勘查隊一行，個個是爬山越嶺的能手，過慢了山野生活的，只有筆者是一個孱弱的書生。

我們從東婆羅洲布琅玕地方出發。試想這種未經開發的蠻荒之地，當然沒有正確可靠的地圖。然

而數百公里的長征，畢竟不能亂撞，地圖是少不了的。結果給我們找到了一冊可貴的唯地一地圖了。這冊地圖是一個土王像希世之寶似的珍藏着的，用鋼筆繪成的私人圖記。於是我們依循這幅鋼筆地圖，和當地土著的指示，向着品品山前進了。我們對此荒江的長征，頗懷戒心。連名字也不知的猛獸毒蛇的突擊，和達亞克族人擅吹毒箭傷人的恐怖幻影，化成一種不安的情緒，隨着獨木舟的左右動盪，在我的腦海裏去去來來。

我們的獨木舟仍在飛一般的進駛。獨木舟由於體力如鐵的土著船夫，發揮出驚人的體力而像箭一樣的前進。

## 超過預算

船行的速度，竟很快的駛抵品品河口的「沙林派多鳥」部落了。因為潮水的關係，我們的船就在這部落邊停泊了一宵。婆羅洲的水上旅行，是受着潮水漲退的影響的。於是，我們決定利用明天的潮汛而再一氣溯航。我們在這沙林派多鳥部落裏，找到一家土著人家，大家和衣睡了一晚，很快的就東方發白了。村民們起來的很早，知道今天有一羣異國人做了不速之客，便都跑來作驚異的窺視。紛紛把奇形怪狀的美麗的鳥獸，拿來送給我們。

一輪紅日，冒出樹林子的尖端的時候，我們三隻獨木舟，照例又把很有規律的篷篷聲散播在河面，繼續行程了。巨大的鱷魚，常在岸邊的岩石間探首出來，似乎很怕我們的篷篷聲，立刻縮頭進去。像竹槓一樣的大蛇盤在大樹上，像一段枯枝。也有從樹枝上吊下來，到水面喝水的。我們倚仗着人多而帶着武器，並不覺得怎樣可怕。但可怕的倒是我們船裏蒼蠅太多。爲什麼巨鱷大蛇都不怕，倒

怕起渺小的蒼蠅來呢？原因很簡單，爲的是在這種蠻荒之地患起病來，只有束手待斃的分鬼。

一陣陣的腥臭，從船角落裏「魚袋」那邊，不斷送進我們的鼻孔來。這些魚類是我們從布琅珥出發時，裝在船裏給船夫吃的。舟行過去，既都是杳無人烟的蠻荒之地，這些蠅頭，顯係仰慕魚的腥臭而從布琅珥遠遠的跟來的。我想到這裏，不禁覺得好笑起來。

## 參天大樹有如怪物

三隻獨木舟，像百足蜈蚣般，向婆羅洲的內地爬。隨着獨木舟的前進，兩岸的樹叢的樣子，在漸漸變化。越是逼近內地，兩岸的樹木，越是葱鬱茂密起來。有幾處，兩岸都是參天的大樹，枝葉相接，濃蔭蔽天，彷彿猙獰的怪物，張開了大口，想把我們連人帶舟一口氣吞下肚去。

我們胡亂喫完了中餐後，又繼續前進。但這裏的品品河的河面，逐漸狹窄起來了。大概因爲太暑熱，或者過分疲勞的緣故。鋼鐵一般的船夫，也顯得乏力起來。篷篷的聲浪，也沒有像先前那樣的整齊，逐漸零亂起來。但他們掬河水解渴，揩了手後，又鼓着勇氣揮槳前進了。我們感謝他們的努力，乃拿出香烟來請他們吸烟。他們吸了烟，忽然精神百倍，舟行速度也增加不少。

「噯呀！那邊不是可可椰子林嗎？椰子林裏說不定會有人家吧。」不知道誰這樣說。

突然，獨木舟驀地向岸邊挨近去了。

「喲！有人家！」船夫得意地說。

原來，我們在出發之前，早就聽人說過，在這裏有着布琅珥王的別墅。聞這布琅珥王的秘密別墅荒廢已久，現在成爲山猿和野豬們的巢窟了。我們就在此處停舟登岸，到這秘密別墅作了一次巡視

果然是一所闌無人影的空屋。只見幾隻類人猿，很快的爬登屋旁的大樹頂。

我們乃又下船繼續進航。品品河的支流漸漸多起來了，支流更分爲支流，向左向右彎曲着。這裏，壁立千仞的大樹益發多起來。船夫頭目一面指揮着船夫，一面手點着大樹，告訴我們，這叫做「彭格拉斯」，那叫做「皮拿黃」。我們則拿着馬來語辭典，不斷的查樹名。只見所謂「彭格拉斯」這一個字的下面，註着「掃天帚」的意思。我們回頭再一看那些大樹，果然是筆立數十丈，高聳雲霄間，只是在樹梢生着枝葉若帚形，其下至根不見樞枝，真的筆直如帚柄，可說名符其實。

河流到了這裏，忽變爲急流怒湍，常有朽爛的巨木橫梗河面，擋住了我們的去路。於是船夫們躍入急湍中拖着獨木舟前進，迨過了朽木堆，才流着汗一躍登舟。

忽然，嘩啦嘩啦的水聲大作，回頭一看，但見許多大鱷魚，從朽木堆底出來，張着大嘴作噓人狀。我們不覺爲船夫捏了一把汗。同時心底裏不由湧起了深深的感謝之念。

## 怕達亞克人的毒矢

從這時候起，每逢獨木舟行到河的轉角處，船夫頭目一定要拚命的敲洋鐵罐。據船夫頭目告訴我們說，這裏愛射毒矢殺人的吃人人種達亞克族很多。他們甚麼都不怕，單怕這種鐵罐聲。但如果不小心碰到他們的話，就沒有命。不是給喫掉，就會被他們的毒矢射死。他說時似乎很怕的樣子，洋鐵罐敲得更響了。

夕陽很快的落到荒山背後去了。兩岸陰暗的樹窟間，不斷漏出「呵」「呵」的怪鳥的啼聲來。密林中時時悉索悉索的響，顯然有猛獸之類在樹林中覓食。水面上砰然的水聲，直覺的這是鱷魚的蠢

動。嘩啦啦，是樹枝折斷的聲音。神祕的荒山，屏風般豎立着。隨着夜幕逐漸的下沉，陰森的氣氛，也益發濃厚起來。

我們找得一處比較乾燥的河岸，斬榛除莽，紮下一個野營。燈光從野營中漏出來，把夜的密林照得透明。我們把預先購藏着的美酒，分贈與每一個人。

一杯下肚，逸興橫飛。我們乘着酒興，拍着手唱起小曲來了。

### 綠色小蛇成羣結隊

第二天，當然還是順着這濃蔭蔽天的品品河前進。粗大的樹枝，像鬼魔的巨臂般，不時伸在河心，阻住我們的去路。忽然，我們船邊發出淅瀝的水聲。俯首一看，只見無數蔥綠色的小蛇，成羣結隊地靠船邊游去。牠的保護色——綠色，比翡翠的色彩更顯明而美麗。但這美麗的綠色小蛇，竟有殺人不見血的猛毒，是婆羅洲有名的最毒的「百步蛇」。

據船夫頭目說，給這毒蛇咬着的人，走不到百步，就倒地而死。這裏的土著，每年總要給這種毒蛇咬死不少。我們聽了船夫頭目的話，目送着那綠色的可怕的小動物，不覺捏了一把冷汗。

我們的獨木舟，依然衝着怒流急湍而前進。縷縷的陽光，從繁密的樹葉縫中漏下來。淡淡的陽光照在岸邊河面的朽木敗葉堆上，只見一段朽木在蠕蠕而動。

一個船夫，突然指着那自動的朽木，驚呼道：「鱷魚！鱷魚！——鱷魚的保護色，真值得佩服。這去真好像一段朽爛的枯木。假如沒有動，決不會知道這就是慣傷人畜的兩棲動物。」

在我們艱苦的旅程中，有幾次碰到非常猛烈的暴風雨，爲了氣候關係和船夫患病的緣故，不得不

暫停進航。

有一天在我們溯品品河繼續前進的時候，驀地裏前面的大樹上，嘩啦嘩啦的發出響聲來。我們給大樹上的響聲驚動，不知不覺抬起頭來，朝着響聲望去。不看猶可，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忽見半空中有幾個比人還大的大字形的黑色東西，飛撲下來，彷彿降落傘一樣。這些黑色東西一落地，就飛快的消逝於密林之中。有幾個眼快的人，看見這些怪物渾身都是篷篷鬆鬆的黑毛，認定是專愛食人的類人猿「阿朗烏坦」。當我們的獨木舟搖過去的時候，這可怕的類人猿正在四五十丈高名叫「萬奇來」的大樹頂上。牠們給我們強烈的划槳聲和水聲所驚動，趕忙從樹頂飛撲下來逃避。但這類人猿很狡猾，要不是我們人多勢衆，而是一二個人的話，說不定馬上變成牠們的點心了。當類人猿飄然落地時，我們也很快的按住腰間的手鎗，想拔出手鎗來射擊牠。但因爲類人猿的行動太敏捷了，竟不給我們絲毫的間隙，很快的消逝於密林之中，只落得我們手按着手鎗柄，面面相覷。

我們三隻獨木舟，一天天不停的溯河追駛，但我們的目的地——品品山始終沒有出現。我們好容易衝過了勢如奔馬的急流，急遇礁石壘壘的淺灘，待淺灘過去，又是滾滾的怒流。大自然對我們的挑戰，從未稍息。

## 進入原始森林

「啊！山！」一個帶着欣喜的呼聲，從一號船上發出來。我們精神一振，探首出來觀望，果見右手遙遠的前方，黑壓壓的有一帶綿延不絕的山嶺。我們知道這一定是我們的目的地品品山無疑，於是歡聲雷動，連日來的疲勞，早已消逝無蹤。

然而，不多時候，我們的獨木舟，駛到一個地圖上沒有的叉路口了。我們到這叉路口的時候，目的地的品品山，也給密林所掩蔽着。這兩條河口到底從那一條進駛？姑且從左手的一條河前駛再說，我們打定了主意，遂駛進那左首的一條河口。可是獨木舟不停的疾進，依然茂林翳天，找不到品品山半個影子。不久，又爲峻崖所阻，不能前進。只見壁立千仞的峭壁，找不出一條可以前進的河道。天色又漸漸的暗下去了。我們也無可奈何，只好停在這懸崖下，度過一宵再說。

第二天，我們三隻獨木舟，一連串的又折回到叉路口，改從右首的一條河口進駛。

我們耐性地命船夫們努力進駛。又過了數天，終於到了品品山的山脚下。屈指算來，十足費去了二十天的工夫，才成了這一部困苦艱險的旅行史。

我們踏上品品山的山麓時，不覺對於這千古以來最初的足跡，感得珍奇。我們就在這品品山的山麓，搭起野營，開始森林勘查工作。

我們走進這裏原始林的懷抱中，只見枝葉蔽空，陽光依稀，數丈之外，卽黑暗若漆，巨枝交錯，如遊龍戲空。籐蔓若蛛網，把一顆顆的千年大樹一連串縛住，彷彿怕她逃走似的。林間陰暗潮溼，連那一顆是「軟材」，那一顆是「硬材」，都辨不清楚。

這樣浩大的樹海先向那裏進行勘查呢？我們乃命熟於爬山的苦力攀登大樹，作一瞭望，俾決定我們前進的途徑。但苦力們你看我我看你，沒有一個人答應。

「老爺！請你免了吧！假如觸犯了山神，給從樹頂打下來，那我就會給我的夥伴們殺掉啊！」苦力頭目，第一個反對我們的命令。

原來，土著對於山嶺的神祕性最懼怕，他們認爲山嶺是有神主宰的，這山之神是一個不可侵犯的



神。嗣因我們的命令太堅決，於是苦力頭目畏首畏尾的攀籐扶葛的，爬上一顆高聳雲霄的最大樹頂。由於這苦力頭目瞭望的結果，我們才決定前進的方向。

我們的方向既決，遂對這千古不加斧鉞的原始森林，開始勘查工作。我們命苦力們力揮樵刀，先斬榛除莽，把雜樹砍去。我們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的前進。我們踏上那千百年來不斷重疊上去的腐朽的落葉層時，看不見自己的腳踝。冰冷的露珠，不斷的從樹葉上滴下來。每當我們的頭碰着樹枝的時候，山蟻像雨一樣落下來，滿頭都是山蟻，宛如戴上一頂黑色的帽子。

前面突然站住了。據說發現了野獸的足跡。大概是野豬的通路吧。獸跡漸漸的增多起來，忽見許多野豬糞，甚至還冒着熱氣。好像就可以碰到牠。我們不知不覺把手鎗握得更緊。

一會兒，忽有人嚷着有山蛭（即螞蝗之類，喜釘住人畜皮膚而食其血）。不知什麼時候，這密林的暴力團——山蛭，爬上我們的身體來。趕忙用樵刀一揮，手指那麼粗大的山蛭，噴出紅的鮮血，分爲兩段。

我們忽又發現許多大樹的根部，都有磨擦的痕跡，而且塗着很多的泥土。據苦力頭目說，這是野豬的工作成績。牠爲了想摔去釘在身上的山蛭之類的惡蟲，並使皮膚厚硬起見，於是到大樹根部擦上些樹膠，再去塗上些泥土，塗上了泥土之後，又去搽樹膠。

我們一看大樹的四周，果然還有許多野豬扭擦過的泥土的痕跡。聰明的野豬，於無意中在泥土上劃着許多姿態，證明苦力頭目所言非虛。

## 樹膠的寶庫

樹膠從樹上不絕的滴下來，滴在地上，凝固得像岩石一樣，遍地皆是。我們用樵刀砍開一看，不覺喫了一驚。原來看來好像岩石般的東西，竟都是已歷數百年的最優良的樹膠。

最近世界都鬧着樹膠慌，但這里却是一座樹膠的寶庫。

我們到這裏來之前，早已望見山麓的河流中，有油類浮在水面上。又見河底裏，有無數的礦物，一閃一閃的發着光。我們在這品品山的周圍一帶，獲得意外的發現，彷彿覺得初開了婆羅洲的寶庫的門。

我們正在進行勘查工作時，忽然走進了沼澤地帶。這裏的沼澤地帶與別處不同，有一種像「陷沙」那樣的「泥沼」。我們不知怎樣會走在「泥沼」中去了。一隻腳拔起，一隻腳又陷入，漸漸的沒到膝蓋骨。我們進又不能，退又不能，對此意外的險境，不覺驚慌起來。結果，微天之幸，給我設法逃出了這泥沼的險境。我們逃出險境時，腳上的皮鞋早已不知去向，渾身油汗淋漓。不但衣破鞋失，而且不知道受了那一種植物的毒氣，臉上手上都腫了起來，宛如患着瘡一般。

我們你看我我看你，各人的面孔，都腫得像鬼臉一樣，但委實疲乏極了，連看了這樣可笑的鬼，也引不起一絲的笑容。

在我們回返野營去的途中，竟又和前次見過的野豬的糞相遇。但已變成漆黑的一堆，上面業已蓋上一層烏黑的山蟻了。仔細一瞧，已經一半給山蟻吃掉。

連死域似的漆黑的原始林中，也不斷地展開這樣的生存戰，這不禁使我感慨無量。我們在歸途中，兩隻腳沉重得像千斤的石頭，身體疲軟得像絲綿。但細看每一個默默地歸來的人的臉上，清楚

地，流露着和大自然果敢挑戰，不屈不撓的精神。

# 當新嘉坡陷落時

唐士復譯

一個在新嘉坡英國陸軍醫院裏服務的上海青年，最近從那裏到上海。他曾目擊英國的「東方直布羅陀」怎樣陷落，怎樣投降。

他的名字叫巴修（Robert Baksh），現年二十一歲，是在上海生長和讀書的。

巴修是在前年七月三十一日離開上海，前往新嘉坡的。八月十四日，他達到目的地，不久，就奉英國當局之召，加入皇家醫藥隊服務，指定附屬於亞歷山大陸軍醫院，擔任看護之職。他是一個歐亞兩洲的混血兒，在新嘉坡陷落以後，日軍當局沒有拘留他，特許他回返上海，他是從那邊回滬的第一個外國人。

## 酒吧間裏都是兵

當他抵達新嘉坡的時候，戰爭的威脅正是嚴重地面臨着太平洋，但是，在那個城市里，他們一點也不愁。根據報紙的記載，新嘉坡是東方最堅固的海軍根據地，真是銅牆鐵壁，萬夫難摧。而且，戰爭又不致於就會爆發呢！

到處都是我裝革履，這是理想中的事。酒吧間和電影院里滿坑滿谷地擁擠着英國兵和澳大利亞兵，老百姓就休想占得一席之地。大戰爆發前幾個月的新嘉坡夜生活，正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的寫照。

在如醉似狂的享樂生活里，印度兵總是站得遠遠的。舉個例子說罷，電影院分爲三輪：首輪的觀眾是英國與澳大利亞的官員；二輪是英國與澳大利亞的士兵；三輪的才是印度兵。印度兵的娛樂不能「躉等」，他們的週薪不到兩塊叻幣（卽新嘉坡幣）。

## 彌天漫地的大火

巴修跟那班印度兵攀談，覺得他們當中頗有不平欲鳴的傾向，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大多數的軍官們都受過高等教育，得到學士或碩士的學位。至於印度兵，因爲沒有職業，只有當兵的一途。當局把他們裝運到新嘉坡，只訓練了兩天功夫。跟他們攀談之下，就好像覺得訓練不够似的。

新嘉坡的生活就這樣渾渾噩噩的，不知大禍的將臨。甚至在十二月七日的晚上，酒吧間裏的士兵們還是賓客滿座，興高采烈。直到晚間十點鐘，才把他們匆匆地召回營裏去。第二天上午四點鐘，還和往常一樣，許多人都給照例的實彈演習的槍聲從睡夢中驚醒了。這不僅是實彈演習的槍聲，真正的戰爭已經開始了。

那是日軍第一次的轟炸！十二月九日，日軍的大隊轟炸機又來了，「撥勒營」裏三百萬桶的火油，付之一炬，兩日兩夜，沒有熄滅，而「海峽時報」却宣佈：「軍事目標無一擊中。」大火的热浪，使得遠離「撥勒營」一千碼之遙的亞力山大陸軍醫院每一工作人員覺得好像身在一座大火灶的前面。

威爾斯親王號怎樣沉？

威爾斯親王號上的生還人員告訴巴修，日本的空軍身上綁上炸彈，縱身躍入軍艦的最重要的部份，在這種以「肉彈」殉國的精神當中，英國「海軍之王」的桂冠與威爾斯親王號同告沉沒。

跟着新嘉坡當局的投降，大批傷兵，紛至沓來，其中十分之四是印度兵，四分是澳大利亞兵，二分是英國兵。在馬來亞半島一役中，打頭陣的是印度兵，澳大利亞兵殿其後，而英國兵則在半島的最後方或是新嘉坡本島。

新嘉坡市街上貼滿了湯姆士總督的標語：「新嘉坡不要失，不會失，也不能失！」一日軍飛機起初一天來兩三次，當時，在陸軍醫院里有一個謠言，說英國軍官統率下的印度兵，手里架着高射砲，隨意亂放。

## 印度兵的消極叛變

一到夜晚，英國官兵單獨行路，或是三三兩兩，就有危險了，因為槍手們在以逸待勞。幾乎每天夜里，醫院方面聽到，英國士兵在街上給人狙擊至死，或受傷的消息。新聞記者警告外籍人士，不可夜行，特別是到五光十色的酒吧間，危機四伏，一觸傷命。最後，有一整月的功夫，晚間自九時起就宣布戒嚴，斷絕通行。

究竟誰是這班狙擊的槍手呢？起初，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大家都相信，印度人必占其中的大半。大戰沒有爆發以前，印度兵沒有領到子彈，輪到值崗的時候，走在路上，雖荷槍，而不實彈。

過了最初的三個禮拜，日軍的飛機就日夜地駕臨新嘉坡的上空了，有時僅距地面二百碼。自此以後，就不見英國飛機，起而應戰，連一架也沒有，據說，大部份可用的飛機已經在第一次轟炸中付之

一炬了。

## 向壕溝裏逃

只有拿高射砲的吼聲來抵抗日軍的轟炸，這實在是太脆弱了。日軍飛機最初飛得相當地高，現在呢，一衝而下，變成機關槍的目標了。而「海峽時報」却宣稱，一切良好，因為英國空軍的主力藏在深林裏，將於適當時機，出而應戰。

每一次警報的聲音，對於人民就變成恐怖的開始。新嘉坡沒有地下的防空洞，有的，只是公園裏的壕溝，三尺寬，十尺長，五六尺深，避難的人們蜷伏在壕溝裏，軍民雜處，有時大雨泥濘，也只得捱到警報解除，才能「出溝」。上面沒有遮掩，人民時常遭到直接的射擊。其情之慘，可想而知。

比較富有的商店都向當局購買沙袋和水門汀，裝備他們自己的避難所。有時人們麇集在大建築物旁邊，一聞警報，就避身其中。至於新嘉坡的高級軍事人員與富豪之輩，據說可以得到較多的便利。其餘的人，只有三尺深，二尺寬的水渠，與新嘉坡的馬路平行。人們都是爬了進去的，他們好像鬼子似地躺在那兒，因為上面沒有遮掩，也有許多給射死的。

## 謠言蠶起人心浮動

日軍席捲馬來叢林，到二月六日，已佔據了馬來半島之端的柔佛，就從那一天起，日軍飛機每隔半小時，轟炸新嘉坡一次。它們從三面飛來，每次以三十架為一隊。投彈，返防，來往只須三十分鐘，天空上不絕地有飛機出現，日夜不分。防空組織，紊亂不堪，有時飛機已經投彈返防，才放警報，

接着，大地是一片漆黑。

就這樣，在醫院里，在報紙上，官員們對於新嘉坡銅牆鐵壁的信心還沒有動搖。直到新嘉坡的地位危危欲墜的時候，當局還是牽強巧辯，說是決不會陷落，因為新嘉坡與陸地相連的一里長的堤道已經截斷，日軍不能越此一步。

而日軍終於越過。當局一不做，二不休，率性散佈美軍在檳榔嶼登陸，夾攻日軍後方的謠言。一時更盛傳美軍勢如破竹，與新嘉坡英軍握手的日子也快到了。

就在謠言紛起中，新嘉坡當局向日軍投降了。

## 最後的幾天

每一分鐘，上空都有砲火掠過，日夜不停。直到二月十三日，日軍飛機臨空散放宣傳的小冊子。陸軍醫院設在郊外，傷兵汹涌似潮，絡繹不絕。英軍仍舊在撤退，而日軍已經幾乎抵達郊外了。「海峽時報」宣稱着：「死守新嘉坡，直至一兵一彈！」

最後，陸軍醫院裏的看護兵都到市中心去了，把傷兵架在病車上，一同出發。而市中心，所有的大建築物都改爲醫院。搶劫的案子發生了，一切紊亂不堪，誰也不明真相。後來看護兵又把傷兵們搬到一座博物院裏。

兵士們仍舊相信新嘉坡可以堅守下去。他們說美軍是已經登陸，進攻日軍。我們都可以暢飲啤酒了。

外面是一車一車的澳大利亞兵，服裝襤褸，滿身泥濘，每一個人的槍刺上都插着白色手絹或是繡

衣，他們都好像很高興似地叫嘯着。

## 兩個答案

巴修告訴了一個傷兵說，新嘉坡好像已經投降似的。他不相信，他說：

「一個英國兵決不會欣然投降的，所以，投降是不可能的。」忽然，一切都歸寂靜。巴修走出去，看見英國官員和人民都在垂頭嘆氣。

二月十六日上午八點鐘。日軍進城，過了兩天，宣布拘留俘虜和敵性人民。而歐亞混血種不在拘留之列。十天以後，街頭的瓦礫和死屍都掃除了，市容整潔如前，生活的一切都恢復了常態，到三月二十日，電車也照常行駛了。

正和新嘉坡其他的居民一樣，巴修也奇怪着，新嘉坡爲什麼投降得這樣快呢？他得到如下的兩個答案：

一個英國兵說：「我們是倫敦人，我們是爲了各自的家鄉才這樣拚命死打的，可不是爲了殖民帝國！」

另一個英國海軍的舵手說：「誰料到日本會空戰呢？」



# 阿留地安羣島作戰實話

徐導之譯

美屬阿留地安羣島中的基斯加島和亞圖島是於六月七八兩日由日軍佔領的，以下所記即佔領亞圖島時的實際情形，第一部份係隨軍的報道班員所寫，第二部份是首先佔領該島的先遣隊長手記。

六月八日上午零時十分，正是我軍接奉第六次大詔後進軍的時候，這時候在日本剛是半夜，但在北太平洋的亞圖島，已是天將破曉的時分。集結於登陸地點的主力部隊，立向目的地企吉哥夫港開始進擊了。夜幕徐徐開啓，一向給濃霧密罩着的亞圖島全貌，逐漸呈現於我們的眼前。

亞圖島除了我們登陸地點的荷爾資灣，稍見平地外，我們向前一望，竟都是包在白雪中的崇山峻嶺，利刃似的峭壁，擋住了我們的去路。山頂深深地藏於雲霧中，簡直無從估計其高低。

這處的山嶺，竟和我們看慣的完全兩樣。單是用「險峻」或是「巍峨」等字眼，委實不能形容得出來。滿眼只是山岳，幾乎不見平地，有的話，或者就是那淵旁溪側，偶然發現的幾塊濕澤之地吧。既沒有一條路，也不見一間人住的草棚之類。且奇怪的是山間竟找不到一草一木，全部是濯濯的牛山。我們在海岸邊會見有枯了的蘆葦，似乎這裏在某一時期呈現過綠色的景象。可是眼前展開在我們急行軍的面前的，只是一望無際的冰雪，峯巒，及勢如奔馬的蕩着雪水的溪澗而已。冷酷的大自然僅予這個荒島以一兩個月的春風，極不適於人類的住居。但勇猛的我軍，抱着強固的決心，與烈風冷雪

奮鬥着，向敵人根據地，啣枚疾走中。

我們出發後五分鐘左右，便被一條相當闊度的溪溝阻住去路，於是我們開始渡溪了。這一條溪溝，深僅及膝，泉水異常清冽，水底的碎石，粒粒可數，一如冰雪似的溪水，直透腳帶而入，冷氣滲及腳指，痛若針刺。

## 冰雪裏的紫花

部隊登岸後，馬上又復循坡而登山。山間數處，業已雪消見石。忽見一片蘚苔之類，展開在一塊大岩石上，蘚苔之間，疎落地綴着幾朵紫色的小花。一個兵士走過它的旁邊時，不知不覺伸手過去，摘取了一朵。可惜這樣的風景不能常見，雪溶之處亦甚少。此處雲氣驟濃，阻礙了我們的視線，甚爲可憾。

不久，天色大明，然山路愈益險峻而難行，我們的勇士們，有的抬着重機槍，有的背着彈藥箱，喘着氣攀登，艱苦情狀，一言難盡，但荒島的石山，竟絲毫不與我們攀附之便。穿過了叢山又是一帶溪流，過了溪流又是雪坡，又是雪嶺，帶着霧氣的動風，掠着鋼盔而過，只覺得耳際簌簌的聲音。我們的兩足却不覺其冷，反因奔走而感覺其熱了。竟使滲入襪內的溪水，像溫水一樣，令人感到一種異樣的觸覺。

行行重行行，一會兒，我們又到了一個山嶼的中間了。兩邊的山，約有七百公尺的高度。一條很大的瀑布，從五十餘公尺高的崖角直流而下。矯若游龍，向雪潭直瀉，水聲震山谷，但我們始終找不到水流的去蹤。我們從軍記者們，便在這雄壯的景色下小作休憩。我們無意中一返顧，但見部隊的行

列，從遙遠的山腰那邊起，直至這裏山嶼爲止，在踏着雪地前進，宛如一張白紙上撒着一條芥子的黑線，忽而這支蠕動的黑線爲白灰的雲氣吞沒，但轉眼間，蠕動的黑線，又自雲堆裏露了出來。

「蠕動的黑線兮，雪地進軍。」

踏冰雪而穿雲霧兮……」

不知誰忽然低聲唱起小曲來了。

## 、在雪地里疾走

人跡不到的雪地里，終於給我們踏出一條新的道路來。兵士們負着沉重的背囊和槍械，在嚴寒的雪地里疾行，只見兵士們渾身吐着濛濛的白氣，宛如方從浴室中出來一樣，兵士們呼出的熱氣，和寒冷的大氣一接觸，立刻成爲白色的霧氣。但我們休憩了片刻之後，渾身的汗珠，忽已冷如冰屑，沿脊骨下流，沁人心肺。

在我們休憩處的附近，有一個「山湖」。湖的四週，冰得很堅固，但湖的中央，却業已解凍，照例又是非常清澈的泉水，水面波平如鏡，令人覺得意外的岑寂。

我們又向着茫茫霧氣中繼續進軍了，這一支急行軍中，沒有坦克車等機械化部隊，只是踏着蘚苔和岩石或冰雪，翻嶺前進的步兵。

軍行不久，臨一個千仞深谷了。一不小心，就有跌入谷底之虞，我們覺得我們的兩足，一點點的沉重起來，背囊的帶子，好像嵌進肩骨去了。但我們的勇士，依然默默地在前進。

「那不是企吉哥夫嗎？」「那不是海面嗎？」前面一個偵察兵，高舉着手，指着前面嚷。兵士們頓

時精神振奮起來，有的把鋼盔繫一繫緊，有的把背囊挺一挺，不知不覺緊緊的握住了步鎗。

我們縱目遠望，從低垂的白雲下，可以看見灰色的平坦的水面了。我們的部隊長及副官們，立刻拿起了望遠鏡窺察，但那兒還不是我們的目的地——企吉哥夫。於是我們緊張的心又復鬆愉了下來，脚步也陡覺沉重了不少。

「羅斯福這傢伙……」一個兵士忽然這樣的怒罵起來。我們的部隊乃稍稍改換了進路，但在沒有羅盤的記者們，却不知道在向南抑是向北？只是認住前面的兵隊，踏着雪地前進。

這個北太平洋的小島上，時間的觀念真有點兒莫名其妙起來，夜間十點鐘的時候，還有點亮，到了午夜後二點鐘光景，已天色大明了。我們在午前零時登陸，奔走迄已九個多鐘頭，我竟然忘記了半夜裏出發，而眼前正是上午九時，心裏暗忖我們直走了九個多鐘頭，爲什麼天還是沒有暗下去呢？其實這裏的夜很短，從下午八時起至十一時半爲止，只有三個半鐘頭。

我們從午前零時開步前進，不停的攀山越嶺，走了十小時的時候，才見目的地的海港，呈現於我們眼前。這一次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地到了，兵士們一壁高叫着「企吉哥夫港到了」，一壁踴躍地前擁。見港灣的入口處，有一個更小的的小島和不少礁石，好像在阻攔外海的狂浪，畫着防波堤的任務。這時候，忽見淡淡的陽光，從雲層間探首出來，這是我們行軍以來，開始看見的陽光。

我們的目光移到敵人根據地的村中時，不由的吃了一驚。原來這浴在陽光下的村子，早已翻飛着日章旗了。

後來知道另一支先遣部隊，早已先我而於午前七時五十分時，突入該村宣告占領。

「媽的，遲了一步！」

這是一個要想捷足先登的兵士，坦白的表情。但越過最後雪溪向村中急進的我們一支部隊，已是熱淚滿眶，而我們從軍記者的每一個胸口也充滿了熱感幾至於窒息了。

上文說到企吉哥夫已爲另一先遣部隊攻占，究竟這先遣部隊怎樣占領企吉哥夫，我們可從以下該先遣部隊的隊長所寫的手記中，窺得全豹。

白令海面的波浪，那麼平靜得漣漪似的，北洋的魔霧，也開始淡去，這是蒼天。默佑！我們在心底暗暗的頌禱。我們的軍艦仍在默默地進航，不過速度漸漸的在減低起來。

「隊長！前面有一個海島啦！」瞭望兵手指着遙遠的小島高喊。我不知不覺胸口脹悶起來，部下的視線，忽然集中在我的臉上了，但我祇是微微的一笑。

我想我們的部隊，排列在甲板上的光景，就在不久的剎那間吧。「大敵不懼！小敵不侮！」我在跳躍的方寸間，默默的自誓：「我們只有以必勝信念向前驀進！」隨手把千人針的腰布，繫在身上。

## 亞圖島登陸

兵不血刃，我們順利地在亞圖島登陸告成。登陸後，各隊長即集合海岸聽候命令。一會兒對本隊的命令來了：

「亞圖島的登陸已告成功。我們即應照預定計劃向企吉哥夫急進並攻占之，××部隊，應即依計前進！」

我乃立下令集中定了的部下前進了。展開我們前面的，只是戴着白帽子的雪嶺，及濛濛的濃霧。我們的部隊，不得暫時拋開了探敵的觀念與敵鏖戰的意念，集中意識於克服當前之險惡地形。地圖的

地形和實際的地形，嘗有不相符合之處，這裏的地形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敵人的村子係在海濱，這却是正確無疑的事。

「好！繞着海岸進擊吧！」我在心裏暗暗下了這樣的獨斷。就是入海也好，與魚鼈爲伍也不管，決意沿着海岸突進！我的意志那麼強毅而堅決。於是我們的部隊向着海岸進擊了。但海岸邊全是懸崖削壁，部隊在雪地推進，殊難迅速，登陸以後已走了×小時，而我們的目的地——敵人的所在地尙無所見。

「沿着這樣的海岸線前進，不知道要化幾何工夫，才能到達部落哩！」我想向叢山中兜轉去，倒比較要快點吧！」

這樣的語句，不斷的飛進我的耳膜來。但我的腦海裏，却堆滿着典令的教訓：「指揮官應以強毅的意志，來完成其任務！」「甯願方策有誤，切忌遲疾不決！」「指揮官在狀況不利時尤應注意言行。」「當狀況變化的時候，無須示必待命令之到來，可暫作必要的機宜處置！」……我略一沉思，便打定了決心，決定繼續向海岸進擊，方針決不變更。

「向海岸線速進！跟隊長前進！」

我在前面那麼堅決地喊着，我的部下欣然而隨着我踏雪進擊了。

## 哨兵發見敵陣

又經過了若干時間，企吉哥夫敵人的所在尙沒有發現。我一面又命哨兵迅速前進偵察敵情，一面下令進餐。我們的部隊，必須攀岩越崖而進，故前進頗緩。遙望去好像螞蟻緣物上下。我這裏備好了

飯食，一個個經過的兵士，稍停進食，食畢又復前進。

忽見前行×哨兵向我揮手作勢，告我敵人的據點業已發現。我略一頷首作答之後，忽覺該哨兵站處太高，急命蹲下以避敵目，一面自己爬登較高坡面，持望遠鏡窺敵。哨兵的報告果然非虛，只見脚下遠處，正有一個小小的村子，這當然是我們的目的地企吉哥夫了。村落裏也有教堂，中央最高處豎着繁星點點的美國旗。村裏的人們，怎會知道我們日本軍隊，竟然渡過二千餘哩的大洋來光顧這一個荒島呢？但細察之餘，既沒有找到電台那樣的東西，也不見敵兵的縱影。這個荒島上或者沒有構築着陣地之類，或者竟無一個守軍亦未可知。照望遠鏡中窺察所得，似乎美國人並沒有在此荒島作防敵的警備。我邊把望遠鏡慢慢的放好，同時我的腦海裏彷彿有各種各樣的東西，走馬燈般在旋轉。忽見離我們最近的一家民房上有一架風位機，我斷定敵人的通信所，一定設在這所房屋內。跟着我來的部下，不過是半個小隊光景。而且爬山越嶺而來，當然相當疲勞。然而斷不能等待大隊主力之集結。

我想到這裏，乃再拿起望遠鏡探着。只見海岸邊靜靜的躺着三艘小舟，終於找不到一個人影。

「向前面的村子進襲！」我畢竟忍不住下令了。部下聽到我的命令，立刻左右散開如兩翼，一齊向村子方面飛奔，轉眼間渡過小河爬上堤岸，行動敏捷，有如飛燕。

我又下令了。「××少尉！速從右方包抄敵人！」「××隊！攻擊通信所！」我於發令之後，忽又想到這一次難免「室內格鬥」，乃又下令將校們速取手鎗在手。忽見××少尉將自己的手鎗交給指揮班長使用，自己却聰的抽出鋒利的軍刀來，對我要求說：「隊長！可不可以使我不用手鎗改用軍刀殺敵？」我對於這充滿鬥志的請求，不用說當場嘉許了。於是××少尉向我行了一個軍禮後，馬上向右方迂迴前進。

## 碧眼兒溜進屋子

其時，看見一個碧眼兒，光景是想到海濱去的，突然一個轉身如飛的溜進屋子裏。他一定瞧見我們了。也許屋子的窗戶，都已變成架鎗的碉堡了吧。「好！射吧！」我在心裏很快的決定，決用威嚇射擊，先來一個下馬威，打擊敵人的銳氣。我乃接二連三的下令：「開始威嚇射擊！」「××砲，重機關鎗，輕機關鎗一齊射擊！」「××砲用最大距離轟射！」剎那間，砲聲鎗聲，雜然並作，砲彈從砲口帶火噴出，炸裂在敵人的村中。

「衝鋒！」我又下令了。××准尉把手榴彈上的安全塞拔去？一面對我說：「隊長！你把背囊卸下來，怎樣？」我一想很不錯，乃急急的卸下背囊和刀鞘，右手揮軍刀左手按手鎗，大喝一聲向敵人的通信所突擊。我們衝入屋子門口，忽見一個美國人高舉着兩手出來。××准尉立刻拿出布告文給他看，我在旁邊把軍刀擬住這美國人的腰際，目不轉睛的看住他。他一面索索的抖，一面看布告文。他把布告文看完，連連點頭示意，接着，他彷彿哀求似的喃喃地說：「裏面有一個女人……」在我們搜索之下，果在第三間屋子裏，發現一個美國婦人立在壁角顫抖。一見我們進去，慌忙把胸脯亂拍，嘴裏說：「我身上沒有東西，我身上沒有東西！」

不多一會，村裏躲在屋內的美國人，一個個舉着手出來，向我們表示降服了。（譯自大阪每日新聞）



# 馬來海戰目擊記

OD 茄賴格作  
朱學誠譯

去年十二月十日英國巨型戰鬥艦「威爾斯親王」號和「擊退」號，在馬來海面被日機炸沉，當時「倫敦每日快報」的隨軍記者茄賴格（O. D. Gallagher）氏適在「擊退」號上，目擊兩艦被沉情形甚詳。茄氏脫險後，作「馬來海戰目擊記」一文，在報端發表，描寫兩艦被沉前後，異常生動。以下便是茄氏脫險後在英國發表的那篇馬來之役的戰地實錄。

## Z艦隊出發後

本文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出動馬來東北海面的Z艦隊——這是本艦隊的正式稱呼——之實戰記錄。本艦隊的主力，就是「威爾斯親王」號及「擊退」號兩巨型戰艦，而我所乘的，是「擊退」號。

Z艦隊出動的目的，當時曾由司令菲立浦斯上將通告各艦，其詞如左：

「敵軍已在馬來北部沿岸數處登陸，現正推進中。我陸上部隊兵力不足，故各處陣地受敵軍壓迫頗甚。我們的空軍以形勢不佳，已將兩三處空軍根據地自動破壞中。

該地附近海面，正有敵軍「快速運兵船」多艘停泊，欲使敵軍強大部隊不能登陸，自須趕先加以襲擊。現絕好機會，已呈現於我們眼前。本艦隊爲免被敵人哨戒機發現，一向採取迂迴航行，但現在決對敵人艦船施行奇襲。我們如在暹羅灣附近能和敵巡洋艦或驅逐艦發生遭遇戰，將其擊潰，實爲萬

幸。

本艦隊自難免有受敵空軍襲擊之虞。但據我意見，不論任何攻擊，均應迅速加以擊退，使敵無暇組織大規模空襲部隊前來襲擊。而我們得向東方反進。」

同日午後五時二十分，我所乘的「擊退」號艦上，「非常呼集」的喇叭聲忽然大作。這喇叭聲係由擴聲器傳播，故其聲浪，能傳到艦內的每一角落。緊接着艦長又發號令，略謂救機來襲，促全部艦員趕速準備。

我馬上奔到甲板上觀望。原來是日本水上偵察機，在遙遠的水平線的彼方游弋着。若用砲擊牠，決打不着，我們也只好遠遠的眺望而已。約二小時後，敵機始消逝白雲間，影跡無蹤。

不久，擴聲器忽又大鳴。

「本艦隊正被敵空軍注意。全艦人員應速歸第三級警戒配置。恐即將遭受空襲，請準備勿懈！」隨着我們的視線過去，敵機兩架，又在天空出現。似乎遠遠的在監視我們。這是我們司令最担心的事了。因為我們艦隊此際已在海洋中心，欲在翌日日出以前得自己方面空軍，從陸上機場起飛援助，非常困難。而我們的艦隊，既已被敵發現，則敵空軍的大舉來襲，事屬必然。然而敵人艦艇尚無所見，敵運兵船，亦無從發現。

## 軍官們沒精打采

當晚八時，軍官們個個沒精打采的溜進餐室去用晚膳了。熱的肉汁湯、冷肉、火腿、肉包子、外加蜜橘、香蕉，最後是清香的咖啡。可是軍官們總引不起食慾，面面相覷，互嘆「流年不佳」，遭此

僵局。愁雲籠罩着整個餐室，人人露着緊張的面容。爲的是今天天氣晴朗，蒼空若洗，所以整天留心敵機而用高速度急駛的，誰知在日沒二三小時以前，竟被日本哨戒機發現，這使軍官們更覺得難受了。忽然一個新西蘭青年的艦載飛機的機師大叫入室，向軍官高聲報告：「機上的機關鎗手，不知和誰打架，給打壞了右目。你們想那樣腫的胡桃似的眼睛，還能够射擊敵機嗎！」沉寂的空氣中流入這新西蘭赤髯青年大呼小叫的報告聲，頓時把緊張減退，裂帛似的笑聲，揚溢戶外。

每一個艦員，都有一個石棉製的防熱頭巾，戴上這防熱頭巾時，好像「白雪公主」影片裏的矮子一樣。不論誰都知道明天破曉時，將有一次猛烈的戰鬥。我們的希望，是撞到日本的巡洋艦之類，廝殺一場出出風頭。但巡洋艦終於沒有碰到。

晚上九時五分，軍官室裏的擴聲器又響了。「各位聽艦長通告！」接着是艦長的聲音：「剛纔接到司令官的信號，是一件很遺憾的事，叫我們『中止作戰進行』。我們艦隊今天給敵機發見了。我們今天整天的迴避敵人的哨機而航行，但終於爲敵探悉。我想我們作戰目的之敵人運兵船等，大致早已逃散。而敵人的航空部隊在努力準備中。事已至此，我們若仍繼續進行作戰，並非善策了。司令會說，諸君對於這種主張，想必一定同意。若竟遭敵襲，我們航空機既屬缺如，非常危險，所以此後，我們決向新加坡趕速撤退。」

艦長的通告甫畢，室中頓時充滿了不滿的聲浪。在議論紛紛，衆聲嘈雜中，忽有入用諷刺的口吻高聲說道：「我們這隻戰艦，終於沒有戰鬥的機會，運氣太好了！」

這句話，誰都表示了同情。前天艦長還說：「本艦上次原想和敵艦廝殺一場而北進的，我想這次一定能够和敵艦作戰一番的了。」艦長的一言，真的道破了本艦艦員的憧憬。本艦自此次歐戰爆發以

來，屈指航程，已達五萬三千里。曾對德艦俾斯麥號，緊緊的追蹤過，也會在挪威海面悠然徜徉過，至於護送商船的工作，要算本艦最多，但至今還沒作過一次實戰，不是一艘「幸運獨具」的戰艦嗎？這一天晚上，我就在軍官室中和衣而睡，直至東方之既白。

## 傳來空襲警報

時光的巨輪不停地輾進，我不知不覺墮入不甚美好的夢境了。忽然，我在睡夢中給強烈的擴聲器驚醒，傾耳一聽，傳入耳膜的又是「全員速起準備！」的警告。我揉着睡眼一看手錶，是上午五時零五分（十日）。夜間把窗戶關了睡的，所以室內更覺悶熱難堪，我立刻起身把窗戶打開，一陣冷爽的曉風，迎面衝入。天色微微透出魚肚白。我走上甲板一看，只見艦首左側遼遠的前方，有一連串的小黑點。不久，黑點逐漸放大，彷彿是敵人的登陸船羣。然而我們恐給敵機羣知道我們的行蹤，終於沒有開砲轟擊。

六時半，擴聲器聲浪又作：「頃獲報告，敵軍正在新加坡北首一百四十哩地點登陸中，故本艦隊決駛往該地，實施襲擊。」

於是，我火速吃完早餐，奔上甲板時，全部艦員業已準備完竣，空氣至為緊張，「威爾斯親王」號在前，「擊退」號在後，驅逐艦或前或後護衛着兩艦。我們的艦隊在這樣陣勢下破浪前進了。驅逐艦敏捷地活躍，彷彿忠實的獵犬一樣。兩巨艦開足馬力，向南飛馳。

午前七時半，我們前面的「威爾斯親王」號艦上的飛機，起飛在天空了。艦載飛機出發之目的，是偵察附近敵軍狀況，然後把報告投給本艦，一路隨着艦隊向新加坡前進。不久，飛機在遠遠的小島

那邊漸漸消逝。離小島不遠便是海岸了，所以我們竭力注意那兒有無敵人登陸部隊。不一會兒，艦載機飛了回來，立刻又向別處飛去了。

這時候，我們開始把石綿製的耐熱頭巾戴在頭上，手上又套上一副石綿製的耐熱手套，爲保護目光，又戴上一副避塵眼鏡。頭上添上一具鋼盔，打扮整齊，準備完竣，等候戰鬥的開始。

在我乘艦「擊退」號的前面，曳着白浪前進的「威爾斯親王」號巨型戰艦的姿態，委實威風堂堂，其雄偉有非言語足以形容者。只見巨大的艦首衝入排山倒海的狂浪中，立刻把浪頭擊成粉碎，化爲滾滾的銀鍊，沿着艦身後退。其時風勢頗大，桅桿上的巨大艦旗，給狂颺激得劈拍亂響。我站在「擊退」號甲板上看的出神了。心想這樣的巨艦，在不久的一刹那，即將領導我們攻擊敵人的登陸部隊及其護送艦隊了。想到這裏，心中興奮，不能自禁。

想起我踏上「擊退」號戰艦時，照料我的那個青年哈頓大尉說的話來了。他當時告訴我說：「本艦至今尚未作戰過，本艦的全部人員，共計一千二百六十名，因爲同處的時期很長久，故莫不意氣相投，親若家人。本艦人員，都是優秀人材，尤其本艦的砲手，是英國海軍中獲得證明書的最優秀份子。」忽然一陣擴聲器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沉思。一聽，在報告「艦隊進行中，並未發現任何敵蹤。現正一面沿岸搜索，一面南下中。」

聽了這報告，全員的緊張姿態，遂迅速地鬆弛了。艦隊的右邊，可以望見馬來半島的海岸，每一艘軍艦，都用着高速度向南疾駛。有一個愛開玩笑的傢伙，忽像遊覽船的嚮導似的說：「各位注意！向右邊望去，那兒便是馬來首屈一指的勝景啊！」其時，擴聲器又響了。「偵察結果，並無敵蹤，可回返第三級警戒！」

「擊退」號戰艦，也命一架艦載飛機出動了。但飛起的，不是昨晚的新西蘭青年，而是另外一個機師。聽說這新西蘭青年和另一機師都想操機出發，原因是可以安然捷足先抵新加坡。於是乃用拈鬮方法來決定，結果新西蘭青年失敗了。拈鬮獲勝而出發的機師也許可以在三四小時後，回到新加坡，踏進酒吧間，飲個痛快了吧。但這個不幸的新西蘭青年，却在這一天的午後，被迫跳入滿是重油的海中。

我此後直至午前十時二十分爲止的時間內，完全消磨在軍官室內蹣跚中。當我往來蹣跚感覺岑寂難堪的時候，又傳敵機發現於天空了。這次發現的敵機，是與開戰那天飛至新加坡轟炸的轟炸機相同。因爲這批敵機也只在我們砲打不到的遙遠的彼方游弋，並不飛近，我們除用望遠鏡瞭望以外，什麼辦法都沒有。

### 敵機驀地來襲

午前十一時光景，忽見右舷的前方，有一艘二桅一煙囪的輪船在行駛，而船上並不扯旗。我們的艦隊，立刻迫近去確認。我乃用望遠鏡探察那艘輪船，正在聚精會神窺察時，忽在煙囪近處，發出一聲驚人的巨響，因巨聲的震激，把我的右眼撞在望遠鏡上，劇痛難忍。其時正是十一時十五分。一問，才知是「威爾斯親王」號把左舷副砲射出的聲音。

敵機終於飛近來了，敵機共約六架，於是我們的「擊退」號也開始射擊。因砲擊的震動，忽有一個鐵螺旋不知從上面那兒震下，打在我的鋼盔上，又使我嚇了一跳。日本航空部隊的攻擊，就在這時開始。

上星期「威爾斯親王號」開抵新加坡時，我們閒談中，曾說：「日本的航空部隊，必定是採不合常規而奇突的攻擊法的。」當時不知誰說的，說：「我們須竭力警戒的，日本的空軍將校，恐會和飛機一起撞到艦上來吧！他們大有採取犧牲戰術的可能性，我們不能疎忽。」

然而現在展開在我們眼前的，竟不是這樣的胡亂的攻擊。相反的，是一種堂堂的正攻法。日本的航空部隊，編成整然的陣容，向着我們艦隊，低飛來襲了。

我的艦上，有幾個相當熟悉空軍的人。他們看了日本航空部隊的第一擊，就告訴我們這是較英德空軍爲優的強敵。不論在大西洋，北海，或其他任何戰場，德國空軍的攻擊，從未有如此猛烈的。他們的見解，幾乎完全一致。

敵機對於驅逐艦不稍顧慮，專心一意，集中力量，向兩艘主力艦攻擊。

十一時半，「威爾斯親王」號巨艦開始怒吼了。全艦的「帕姆帕姆砲」一齊發射，巨艦的四周，張着密密的彈幕。這「帕姆帕姆砲」，是英國海軍雄視世界的火器，火力之猛無與類比。水兵們叫這砲爲：「芝加哥鋼琴」的。每一個「帕姆帕姆砲」有八個砲口。只見赤色的火和青色的煙，從每一個砲口噴出，無數砲彈，飛向高空，把敵人的機羣密密包圍。

緊接着，「擊退」號艦上的「帕姆帕姆砲」及四吋口徑的高射砲，亦一齊怒吼。猛烈的砲聲，宛如萬雷齊鳴，我覺得我的耳朵快要震聾了。

突然，敵機兩架向着我艦的右舷猛烈襲來。好像是雷擊機，其實是轟炸機。於是我艦右舷的全部砲火，迅速地移向這兩架敵機集中噴射。數百顆砲彈，雨一般在空中飛舞。然兩敵機並不投彈，只靈活地在右邊打了一個急迴旋，馬上隨着機聲的高遠而消逝於雲層之中。

忽然嘩啦啦一聲震天價的巨響，同時「擊退」號艦身發生大震動，艦上人員，一個個駭得面如土色。因爲震動過劇，連煙囪上的油漆也紛紛脫落，墮至甲板上。我們不知不覺都昂起頭，觀察我們頭頂的天空。一向在忙着戰鬥，無暇仰視上空的狀況。我們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我們頭上一萬七千呎的高空裏，正有敵人大隊轟炸機羣，悠然在翱翔。纔知方才的巨彈便是這炸機羣投下的「直擊彈」，彈在左舷艦載機庫直穿十吋餘厚鋼造成的甲板而爆發。

當時我站在一尊一分鐘二千發的速射砲之後，見艦的左後方黑烟滾滾上冒，知已釀成火災。

接着又是一彈，這也是那高空中的敵機投下來的。幸而落在距「擊退」號二三丈外的海中，但見水柱冲天而起，浪花四濺。「擊退」號被激劇盪不已。艦上的全部「帕姆帕姆砲」繼續怒吼，從未間歇，因而砲身灼熱，幾將炸裂。從砲身的「冷卻筒」冒出的蒸氣，裊裊上昇。甚至砲身上的油漆亦因熱度過高，隆起作餅狀。一架「帕姆帕姆砲」配置着十個砲手，每一個砲手都汗流如雨。全艦幾十門砲身，隨着監視兵急促的高呼聲，向左向右，或高或低，迅速地旋轉。兩架敵機盤旋而下，監視兵一見大呼，同時，又一敵機從東北方以最高速度直衝而下，轉瞬間飛至貼近，監視兵邊用右手拚命搖那高射機關鎗，邊高舉左手指敵機高喊，因過度的昂奮和緊張，滿面通紅，兩眼幾欲奪眶而出。於是監視兵四近的高射砲及「帕姆帕姆砲」的砲口，一齊轉向那單獨竄進的敵機，將其包圍在密集火網之中。

## 艦上起火了

劇戰進行中，忽然從春雷似的砲聲裏夾雜着擴聲器的聲浪。留神一聽，是喇叭聲。大概因爲信號



手太興奮了，唇和喉失却了常態，喇叭音業已脫腔。但這個信號是艦船最忌的信號——報告火災，却很清楚。只見巨艦後方，黑烟漸濃，穿着防火衣滿臉滿手烏黑的水兵，拿着橡皮管在努力救火。我附近的橡皮管有一個破洞，破洞裏噴出的水，落在一架速射砲旁，像下雨一般。其時敵機遠颺，砲聲頓稀。某砲手仰首觀察上空，忽亟俯首大吐唾沫，原來橡皮管破洞裏噴出的海水，流在他口內，鹹而有熱。

不久，「帕姆帕姆砲」又加緊噴射起來，砲彈從許多砲口連珠般噴出，空際宛如下着大粒的砂雨，同時無數的黃銅的彈壳從砲身下滾出。全艦「帕姆帕姆砲」下滾出的彈壳，格啦格啦流向甲板上預設的鐵槽，彷彿水溜一樣。

十一時二十五分，忽見水平線上，沖起一支很大的水柱，隨着水柱低下，雪樣的白烟漂漫空際。甲板上歡呼聲陡起，大叫：「又殺死了一隻鴨子！」所謂「鴨子」就是代表敵機的意思。這句話是從澳洲海軍裏流行過來的。

每當敵機左往右來猛襲而至，總見一個肥胖的水兵，手持攝影機在甲板上東奔西跑，但可惜這些珍貴的照片，後來終於全部埋葬海底了。艦上砲手，信號手，監視兵及其他全體艦員萬分緊張，瘋狂激戰時，只有我手執日記簿和自來水筆，茫然觀戰。文弱的報館記者的我，深感無力可施，只得破口大罵日軍，藉助聲勢而以自慰。事後思量，不覺啞然失笑。

敵機襲擊警告中止，於是我們打開烟盒，欲借烟力以舒弛神經了。但剛點着火，擴聲器忽又大鳴，高叫：「敵機襲來！」我們趕忙把香烟踏熄，對付強敵。

## 圍攻「威爾斯親王」號

我一看手錶，是十二時十分。但見敵機全部衝向「威爾斯親王」號圍攻，似乎意在逐個擊破，先從最大巨艦下手者。巨聲響處，「威爾斯親王」號，已完全籠罩在幾支巨大的水柱和濛濛的硝烟之中，終於中了敵機最猛烈的魚雷了。

從白煙中望去，「威爾斯親王」號艦上的所有砲門全部噴火，如瘋如狂。但該艦艦身已漸漸向左傾側，其時「擊退」號和「威爾斯」號的距離，大約在半哩左右。一個青年水兵在我的身傍走過，告訴我說：「『威爾斯』艦的操舵裝置，已給敵機炸毀了！」宛如一座山那樣的巨型戰艦，竟會迅速地給那小的如蜻蜓似的飛機，奪去了生命，恐難令人相信吧！看上去，好像敵機羣已把所有炸彈和魚雷放盡，意在散去，然我却認爲敵機決不就此歇手。

忽聽有人高呼：「喂！你們看！本艦艦首前泗過去的是什麼！」大家一看，只見一個魚雷曳着白帶似的水波，飛馳而過。

「威爾斯親王」號打來一個信號：「貴艦中魚雷乎？」於是「擊退」號艦長馬上拍發信號，告訴他「未中魚雷」。

有六七個火夫，從機器間方面蹣跚步登甲板上來，爲了火災，已給烟和油弄得渾身漆黑，這批火夫馬上給擡往應急救護所去救治了。

「威爾斯親王」號的傾側益甚，大家都捏上一把冷汗。我們艦上，爲了準備下一次廝殺，開始打掃「帕姆帕姆砲」的彈壳，並施行其他應急準備。

十二時二十分——啊！我們最後的時期已將到來，但誰知道呢——忽見大隊敵機遠遠的把我艦隊包圍，同時徐徐迫近而來。「威爾斯親王」號，則已落在艦右舷後方約一哩那邊，業已絕望，敵機似

已散去。但轉眼之間，敵機又在猛攻垂斃的「威爾斯」艦了。大概敵機知道牠已不能動彈，恐其復活，而趁勢來一下最後的襲擊了。我們見那瀕死的「威爾斯親王」號已在作最後死鬥。彷彿重傷垂死的猛虎，掙扎而盡最後的死力似的，厥情至慘，裂人心肺。只見該艦除十四吋口徑巨砲之外的所有全部砲口，一齊怒吼，硝烟瀰空，幾將該艦掩蔽。我艦也把自己的防禦置之度外，齊中砲口向攻擊「威爾斯」號的敵機噴射。忽見日本雷擊機又在施放魚雷了。魚雷一離機身落至海面，便曳着白尾衝向可悲的「威爾斯」號，剎那間艦首近處着了道兒，巨大的炸聲，遠遠的傳來。隔了數秒鐘又是一聲巨響，緊接着又是轟然的炸聲。牠終於經不起不斷的巨型魚雷的命中，艦身突向右側作急速傾斜而從艦尾起漸漸沉沒海中了。只見跳入海面的艦員，載沉載浮點點若繁星。我感受了異樣的衝動。好比給人在着力毆擊。

但我的乘艦「擊退」號的巨軀，也突發重大震盪，啊！「擊退」號也終於中了魚雷了。我們不禁懷疑這魚雷究從何處而來？

## 向甲板上逃命

擊中「擊退」號的魚雷，據我記憶，大致有×個。在滿是墨水漬和油污的我的日記簿上這樣的寫着：「受第×發魚雷後，『擊退』號向左舷傾斜更甚。」

擴聲器把最後的命令傳給我們：「全員齊集『中甲板』！」於是我們排成一字長蛇陣，魚貫拾級而向中甲板下去。一個青年水兵忽想跨過欄干而跳向海中，但給軍官喝阻：「喂！到這邊來！不是都到那兒去的麼！」青年水兵給軍官一喝，才走來參加我們的行列。

我們的行列前進頗遲緩，我不由的湧起一種衝動，巴不得跳過扶手速至中甲板。可是，大家都很冷靜地緩緩步下扶梯。當我走到中甲板時，「擊退」號艦身業已傾側不堪，穿皮鞋的已站立不住了。我乃脫去皮鞋，惟甲板甚溼，水滲至腳心，冷澈心脾。我於惶恐中探懷取出烟盒，簌簌顫抖的手，打開烟盒一看，尚有兩支。拿起一支銜在口中，可沒有火柴。我隨手把餘下的一支奉敬站在我旁邊的人了。那人向我道了一聲謝，隨即問我要火不要？我領首，那人劃火，兩人吸了幾口香烟。

「那末，再會吧！」那人說。

「再會吧！……」我的回答。

我們在傾斜的甲板上走，走到右舷邊突出舷側的防雷裝置上了。我們就在那兒跳向大約十二呎以下的大海中。我記得我當時向海面一望，不覺一嚇，原來海面漆黑，不像十餘呎距離，好比萬丈深淵，仔細一瞧，才知海面都是重油。於是我把頭上的水兵帽用力拉至眉際，緊緊扣住後，行了一個深呼吸，卜通跳入茫茫的大海中。

我跳入海面之後，遠遠的看見「威爾斯親王」號的艦首，很快的沒入水中，海面一無所有矣。

當時跳海的艦員，正像青蛙一樣，卜通卜通之聲不絕。我深怕給「擊退」號沉沒時的漩渦捲入海底，於是，竭盡平生之力，向外洒去，然我洒去的方向太不幸了。越洒過去，海面上的重油，越發濃厚，簡直像一層很厚的絨毯鋪在海面上。

突然一個很大的波浪，兜頭撞來，把我的身體打橫了。然而我也因此獲得和「擊退」號作最後的一瞥，亦殊可自慰。只見艦體水線以下塗着的紅漆，發出一陣殷紅的色彩，映入我的眼中。艦首高舉若石筍，只一二秒鐘光景，但見一個巨大漩渦，海波亂撞，那小山似的巨型艦，已消逝於波浪之中。

我們托身的水上浮城，竟如是易於幻滅，不由的淒惻萬分。我採取仰泳法，在海面緩緩的游泳。但滿頭滿臉全給重油蒙住，幾至目不能開，鼻難呼吸，口內吸入的不是鹹的海水，而是惡臭的重油，尤其是眼珠給灼的劇痛難忍。

## 被拖上了救生艇

揉眼一看，海面蠕動的，全是十餘分鐘以前劇戰的艦員。載沉載浮，萬頭攢動。我爲重油所苦，巴不得脫離這重油區，乃努力泅去。見那兒海面上浮着一具水雷防禦器。這防禦器上攀附着四個水兵，一律都是烏黑的臉和血紅的眼睛。此際，已有一救生艇鼓浪而來。不久我便抓住了救生艇放下來。但在這樣的水中，也可說是油中，不斷游泳，已是四肢無力，遍身麻木。手指也僵硬而無握繩之力，我乃竭盡最後的力氣，把繩繞在手臂上，求艇上的人拉我上艇。海面離艇不過四呎左右，他們便用鉤竿想把我鉤起來，但總鉤不上艇。只聽見艇上的人說：「真尷尬！我們沒有法子，請你攀着繩子設法上來吧！」他們是鉤住我的襯衫的，然襯衫給鉤破了，同時又有別人泅來抓住了繩子，此人較我矮小得多。只聽得艇上的人說：「先把他救起再說！」於是，此人後來居上，竟先給拉上救生艇，我不得不自愧爲碩大軀幹所累。他登艇時，竟把我的肩膀當踏板，致我一時又遭滅頂，喝了一口水。

忽有一個黑臉大漢，在艇上望了我一眼，格格的一笑，嘴裏喃喃，似在罵我：「這傢伙！……」他突把巨體一俯，跳向海裏來，泅至我的身邊，給我套上一個救命圈。他說：「把繩子放掉！」可是，全身麻痺的我，握了繩子約十五分鐘之久，我的手指早已不聽我的命令，像給繩子吸住一樣，完全失掉屈伸的自由了。他就給我把手指挖開，才能放掉繩子。接着，我的魁偉的巨軀，像木偶般，給拖

上了救生艇。嗣後又救起了不少遭難者。此後，不知何時，我們大約三十個左右的人才被澳洲的驅逐艦援救上艦，我們一個個把筋疲力盡，像棉花般的身體，僵臥在南國烈日灼射下的甲板上。

在這艘驅逐艦內，終於找到入海救我上艇的恩人。那時候，大家却是漆黑的臉，誰也不認識誰，現在洗臉之後，方始認識他便是英海軍中最年輕的下士官，年僅弱冠，在「擊退」號艦上担任四吋口徑的砲手愛列克·摩那罕君。

# 莫斯科戰時風景線

徐導之譯

## 像進入了童話中的世界

日本「時局情報」雜誌駐蘇特派員最近曾從庫璧希夫到莫斯科去，在那裏看到過一點莫斯科的戰時色彩，以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情形，寫得很有趣，作者爲渡邊三樹男，常駐蘇聯陪都庫璧希夫，是「時局情報」的特派員，以下便是譯文。

在蘇聯最大的慶祝日——革命紀念日及其翌日，往年總是舉國狂歡一番，充滿着歡樂的氣氛的。但今年却瞧不見以前那樣的盛況，情形至爲蕭索。不但革命紀念日如是，甚至他們勞動節也失去了往年的面目，本來這一天是全國休息誌慶的日子，今年變爲勞作不休名副其實的勞動日了。庫璧希夫莫那邊，因爲是各國外交人員麤集的所在，不得不光光面子，市民們舉行些遊行之類，藉以點綴。然而莫斯科及其他各地，毫無動靜地默默過去了。

我站在克里姆林宮前面的「紅場」上，眺望列甯堂上塗着青紅藍綠的偽裝時，不覺引起了往日蘇聯革命紀念日的回憶來。從前在這一天，蘇聯當局總是在「紅場」大閱其兵，還有一列一列的民衆示威遊行，今年什麼都沒有，這不能不說是蘇聯建國二十五年以來劃時期的變態。長眠在塗着偽裝色彩的紀念堂裏的列甯——不知作何感想？……

不獨是列寧堂，就是克里姆林宮及其周圍的各大建築物，還有高爾基街鱗次櫛比的新建大廈，也差不多全給穿上了一襲五色繽紛的偽裝外衣。幾乎令人發生一種錯覺，以為是在遨遊童話中的仙國。但是莫斯科的現實，却和童話的熱鬧有趣不同，漾溢着峻嚴和冷酷。

## 零下二三十度的氣候

展開所謂莫斯科冷酷生活的第一頁，不妨先從旅館生活寫起。經由蘇聯招待外國旅客機關，預定了一個房間，但我推開重得不堪的大門，踏進旅館之後，不覺吃了一驚，四面漆黑，像跑進了地窖。偌大的房間裏，只有二三隻電燈放着慘澹的光芒。巨大的吊燈和其他許多電燈，都關熄着。隨後一打聽，才知蘇聯當局施行着電力節約令，就是外國旅客住的旅館，也不能例外，只能開平時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電燈，過此便得遭受嚴厲的處罰。

給侍者領到房間裏之後，想先來洗一個浴，稍稍恢復旅途的疲勞，於是我開門走入了浴室，第一步手續，便把熱水龍頭扭開放水，可是把手一摸，始終是微溫，和冷水差不多。不但是浴室使我大大的失望，餐食也非常單調，天天吃那同樣的西菜。

這旅館裏的電燈，洗澡，伙食之類，既屬如此，至於熱氣設備，也就可想而知。莫斯科的天氣，誰都知道是異常寒冷的，如果沒有暖房的裝置，準會冷的發抖。這座旅館裏的水汀，的確是燒着的，可是因火力不夠，手摸上水汀管子，只是溫溫的沒有多大暖氣。房間很大，外面又是零下二三十度嚴寒，所以靠了那不死不活的水汀，有什麼用。然而我的房間還算優待的呢，據說別的有幾個房間裏的客人，一天到晚要背上厚呢大衣，才能過去。樓下帳房間裏的辦事員，終日還穿着大衣辦公哩。



## 大旅館都高掛客滿牌

莫斯科有兩家專供外國旅客的西菜館。一家就是很出名的「阿拉格威」。這家菜館，是莫斯科首屈一指的西菜館，向以善燒高加索菜號召顧客。尤其擅長一種叫「雪西利克」的羊肉菜，這是馳名遐邇的獨特佳肴。據說從前日外相松岡洋右氏，爲了簽訂中立條約而訪問莫斯科時，也會到這家菜館來領略過「雪西利克」的滋味。大旅館差不多總替外國旅客向這菜館包着一間小小的雅座的，但是大旅館始終都給蘇聯人占據，每天高掛着客滿牌，差不多的人休想問津。自然，這些大旅館不是誰都可以自由住進去的。就是那家有名的菜館，在德蘇戰爭揭幕以來，也和其他許多商店一樣，奉行着一種很嚴格的入場許可制度，若非拿出入場許可證，休想進去大快朵頤。眼前這菜館的顧客，都是些蘇聯的貴官顯宦，軍人，黨關係者，技師，以及大工廠幹部的人員了。

再有一家叫「國民飯店」的西菜館。這家菜館也一樣，普通的顧客也不能進去。裏面把外國人的餐室和蘇聯人的餐食劃分的很嚴格。但是這家菜館沒有任客點菜的規矩。他們在某一個時間內，規定着某一種菜，顧客只能默默地吃他們規定着的西菜，沒有給你說半句廢話的餘地。這家西菜館還有一種很滑稽的規例，他們把下午二時起到五時爲止的西餐，用英語來稱它爲：「Lunch」把下午七時起到十時的西餐用俄語稱呼，叫「亞培特」。所謂「亞培特」的意義，相當於英語的「Dinner」，意思是一天中的主餐。

## 軍事記者與菜館英雄

我在這家西餐館裏，曾經遭遇一樁不大愉快的事件。有一天晚上，我獨自一人走到這家菜館特定的外人餐室中去用膳，一進餐室，突然從餐室一角，傳來一陣「捷浦！捷浦！」的吆喝聲。我回頭一看，只見兩個英國新聞記者和一個女人在那兒用膳，其中有一個常穿軍裝而別人呼他做「軍事記者」的人，吆喝聲就是從他的口中迸出來的。瞧他樣子似乎很酪酊，他的一雙醉眼一直睨視着我，好像故意在尋釁。坐在他傍邊的女人，一再拍他的手，意思是在極力阻止他。我悠然地坐上座位，一面用膳，一面也狠狠的睨視他。不一會，他給同伴的女人勸阻，離座出去了。餐室裏還有二三桌英美顧客，但他們對於這「菜館英雄」好像不表什麼同情，反而浮着鄙視的冷笑。

說起莫斯科的戲院來，照普通的習慣，是從晚上八點鐘開場，演到十二點鐘爲止的。因爲十二點鐘以後，是禁止路人通行的，所以各戲院都提早開演，從午後六時起到十點鐘就散場。

莫斯科的每一家戲院，天天都豎着客滿牌。因爲莫斯科沒有其他娛樂場所，所以戲院裏天天擠的滿坑滿谷，也是當然的現象。可是莫斯科的戲院縱然提早在六時開場十時散場，一般往來，還是很不方便。他們從工廠，官署，商店，或其他寫字間裏急忙趕到戲院子來，早已萬頭攢動，啓幕已久了。而且散戲的時候，恰是地下鐵道末班車開的時候。住在市郊的觀衆要回家去，還得在路上耗費二三小時，所以一到戲院散場，大家便爭先恐後一窩蜂擁出來，這時衣帽間的混亂狀態，委實找不出相當的字眼來形容。俄國人雖常常自鳴得意的誇着有秩序，富於公衆道德，其實也不見得怎樣。

## 古典劇依然搬上舞台

莫斯科的戲院，除波里雪大劇場外，全部在開演中。波里雪大劇場在前年德機空襲時，曾有好幾

顆炸彈落在它的大門前，房屋遭受相當的損壞，但眼前已經全部修復，找不到一點炸壞的痕跡了。可是該劇場五六百名的演員和職員，於去年年初撤退到庫壁希夫去以後，至今還沒有歸來，所以該劇場尚未開演。

莫斯科戲院上演的劇作，一方面流行着以德蘇戰爭為題材的新戲「戰線」和「俄羅斯的人們」之類，同時與戰爭完全無關的一向以豪華聞名的歌舞劇——如「白鳥之湖」等，也不斷的在演出。至於劇本則契訶夫的「三姊妹」及托爾斯泰的「復活」等古典作品，也依然在搬上舞臺，這一點，也可視為保持着近年蘇聯藝術政策尊重古典作品的一貫作風吧。

莫斯科一般商店裏的商品，凡與衣食住直接有關之生活必需品，幾乎完全施行着計口限購制。因此，我們外國顧客，已屬無從染指，然而書店，化妝品店，寶石店，傢具店，雜貨鋪，玩具店，以及街頭兼營擦鞋的皮鞋攤之類，還是能够自由光顧。

## 百貨店裏每天軋衣料

莫斯科百貨商店出售衣料的場所，天天總是擠的水洩不通，每天的早晨店門一開，手裏捏着購物證的羣衆，便轟擁而入。堆積如山的衣料頃刻售罄。買不到的顧客，只得捏着購物證出來，等明天再去軋。但是莫斯科畢竟是蘇聯的首都，雖在戰時，還什麼東西都有，庫壁希夫那邊，就大大不同了，庫壁希夫像上述的商店，差不多已沒有商品應市了。

說起莫斯科的書店來，倒和戰前毫無兩樣，依然門庭若市。到舊書店裏去，反而可以購得戰前不容易獲得的古典書籍，而且據說價錢也很便宜。大概是因為市民們給生活壓迫，或者因為遷移時的不

便，乃將希世的古籍，忍痛賤售給書店了吧。

關於學術的研究書，戰爭爆發後，就被停止發行，但有關德蘇戰爭宣傳性或煽動性的小冊子却接踵刊行出來，銷行也非常順利，可說是「風行一時」。

## 國際列車中嘈雜不堪

最近又有另一日本記者由庫璧希夫啓程，前往莫斯科，以下便是他的旅途觀感：

記者這一次獲得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的特許後，即從庫璧希夫出發，前往訪問莫斯科了。記者是得着鐵道旅行的許可的，因而沿途戰時風景，得以飽收眼底，實在是一樁意外的收穫。下面是記者的報告。

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記者的行囊裏裝好了四天的食糧——白脫油和罐頭食品之類，就在庫璧希夫跳上國際列車。火車中全是蘇聯人，外人乘客只有記者一人。打算回莫斯科去的婦女和小孩很多，呼母喚兒的鬧成一片，簡直找不到一個坐位。上火車的乘客們，差不多手裏都攜着許多食物，孩子或女人的面頰上，不時流露出欣喜之色。火車一離庫璧希夫的站頭，車窗外，展開一望無際的鋪着白雪的平野來。

不過那兒的氣候，已相當和暖，所以地上的雪層，早已在漸漸溶解。這大概是今年春光的來臨較去年早的原故吧。隨着天色的逐漸暗下去，蒼茫的暮靄，悄悄的爬進車廂來。

迨車窗上的窗幕一一給拉沒，別的列車裏瞧不見一絲的燈光，只有我乘着的國際列車上，依然點

着電燈。因此，知道這兒離開戰線雖很遠，但還有實施燈火管制的必要。困難的是，車上的熱水爐壞了，沒有開水喝，因而記者每當吃食物的時候，不得不下車到車站那邊去弄點開水來。

## 村女們來兜售牛奶

可是幾百個乘客一到站頭，就大家蠶擁到站上的熱水配給處，情形太混亂，因此定有依着前後次序軌水的規例，所以要想得些開水，必須順着次序挨過去，費去了相當長久的時間才能到手。記者因為是外國人，頗蒙站上的特別優待，但蘇聯的乘客，却常和站上惹起無謂的紛擾。我想在停車時間短促的站頭，一定將陷入大混亂的狀態，誰知車站上總能够設法把開水給每一個乘客帶上車廂去。

在某一個車站，碰到一列滿裝傷兵的車子，又在某站，瞧見許多割麥機和耕耘機之類在搬運。我想這些農用器械，一定是給運送到德軍占領地域外的農村方面去的。火車停在鄉村附近的站頭時，就有許多村女和孩子們跑到車窗邊來，向乘客兜售牛奶或白脫之類。牛奶的價錢，較之公定價格貴的多，但乘客們莫不紛紛爭購，只見一個個的村女和孩子們，滿載而來，空手而去。

## 婦女們替代了男工

記者想買一份報紙看，但無論那一個車站都買不到。車行過處，使記者喫驚的是，蘇聯婦女埋首勞作的非常多。甚至路上掃着雪的也一概都是年輕的婦女。不但是掃雪，壯健的鐵路女職工，例如滿臉滿衣給油污弄的漆黑的女司機，或低着頭給車軸添油的女路工，也到處可見。依記者推測，戰時蘇聯的鐵路運輸，大致有一半以上由壯健的女子從業員在效勞。還有燃燒木柴以代煤斤的機車也很多。

隨着火車漸漸逼近莫斯科，路上的雪景，也次第的減少起來。因爲氣溫逐步提高，使記者不得不脫去了大衣。莫斯科的春，顯比去年早臨了一個月。

三月十五日下午二時半（莫斯科時間），記者安抵莫斯科的卡薩恩車站了。費去了七十小時，完成了一千一百六十公里悠長的旅程。依記者從卡薩恩車站走向客寓時途中觀察，覺得莫斯科的人口，較前增加了。而且，東線的戰局縱那麼嚴重，這裏的市民們，都個個都好像悠然自得，滿不在乎，這不得不令記者又吃了一驚。

# 英美戰時社會相

朱欲仁譯

英國是此次大戰主角之一，而且是一個人口不滿五千萬的國家，所以對於人的資源的不足，更覺嚴重。現在英國當局爲了彌補這種人口不足的缺陷計，已命全國婦女總動員，儘量的代替男子的工作，這也許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但是，英國徵用婦女的狀況怎樣呢？英國官廳徵發民間婦女，從前一向是用勸募制度的，不採用徵發手段。但因爲勸募制度的效果太薄弱了，於是從本年二月間起，增強義務服役制，公布了一種登記制度。

## 徵發家庭婦女

凡英國勞工部認爲某處某年生的婦女應在徵發之列，那只需一紙通告書，這婦女便必須馬上向勞工部的地方辦事處申報現狀及確實住址，然後勞工部依據此項申報，以定徵用辦法。凡家有十四歲以下的孩子的，就可以暫時免徵。其餘的婦女於接到通知後，必須於限期之前報到，由主管機關調查其工作能力之後，便立刻派到工廠或者機關裏去工作。假如不在限期內報到，或者不願應徵的話，當然有嘗銜窗風味之可能。

大都驕養慣了的，逸樂慣了的英國娘兒們，難怪對於這樣的徵發制度，要嚇得驚魂不定起來。

試思嬌滴滴的女兒們隨時有被強制的派到工廠裏去當勞工，或者到其他機關裏做不願意做的苦工的危險，所以難怪她們要急出眼淚來。

英政府當局爲了緩和婦女們的害怕心理，叫她們服服貼貼應征起見，密命全國各種報章雜誌一律宣傳婦女工作的容易和待遇的優厚，叫婦女們切勿作杞人之憂。現在試把倫敦「每日快報」女記者白琪勒所作的文章引述一段在這裏，這篇文章登載在本年四月廿二日的「每日快報」上，敘述得很是生動而有趣，她這樣寫着：

「……你們大概都是所謂家庭婦女吧。我們一定會說：我們家裏有丈夫有孩子，這些人都少不了我們的服侍或照顧，怎麼可以跑到軍需工廠裏去做工呢？是的，你們也許會這麼問，現在我就在這裏回答你們吧。

我到過許許多多的工廠，碰到過幾千百個家庭婦女。她們都說戰時工作和家庭工作沒有兩樣，不如說戰時工作更有趣。工作單純得比家庭工作更容易，每天只要幾小時至多五小時就夠。

你能够使用打蛋器嗎？我想一定能够的吧。會得使用打蛋器，就可以到工廠裏做鑽孔的工作了。我昨天在工廠裏碰到A女士，她正在喜孜孜的工作，她一面弄着鑽孔機器，笑着對我說：這種工作挺容易，有趣得來，銳利的錐子，簌簌地鑽通堅固的金屬品，好像鐵絲穿過牛乳酪那樣的便當……哈！哈！

假如你能够識別稱小菜分量的磅秤的話，就可以担任軍需工廠裏試驗雷管的工作。已經是六十九歲的婆婆R女士現在正在使彈丸適合鎗口而試驗雷管的直徑哩。只要把雷管向磅秤一樣的板上一放，機器就會清清楚楚告訴你它的直徑是否適合。……」



最後這位女記者還這樣的添上一條尾巴說：假如你們對於應徵到軍需工廠去，有疑問或者爲難的地方，請寫信來問我，我馬上可以給你們一滿意的答覆。

看了上面英國的記者的甜言蜜語，也就可明白眼前英國新聞界對於勸誘英國娘兒們離開家庭的如何努力。間接也就告訴我們目前英國人的資源是怎樣缺乏了。

英國是一個小小的島國，英國本土的物資生產非常薄弱，尤其是食糧，大部份須仰給國外的輸入。可是德國的潛水艦在大西洋委實太活躍了，英國的運輸船舶，常常被沉入海底。造一隻船畢竟沒有擊沉那樣的快，所以英國的船舶便日益減少，同時食糧的恐慌也一天比一天嚴重。眼前差不多一切食物，都已施行計口限買制。據說每人的分配量，和德國的分配量，已經完全相同了。

## 衣料黑市盛行

英國紳士沒有像戰前那樣始終穿着筆挺的西裝，已臨到有錢無處買的關頭了。因爲英國當局對於衣服類也早已公布了計口限買制了。可是英國國內當然也有許多奸商，開闢了黑市的買賣。據說關於衣服類的黑市，更見得非常猖獗。英國的報上，差不多每天可以看到違反計口限買而被罰的事件。

英國當局對於取締這種破壞計口限買制的怪現象，自然也不敢怠慢。英國商務部特派許多男女偵察員，分佈各處，監視商人的行動。於是一批批的奸商，遂被罰的被罰，監禁的監禁，不時的被破獲了。本年一月廿九日的「每日郵報」載着一節新聞，原來又是一個女偵察員破獲黑市場的報道。新聞中說：有一個女偵察員，在聖誕節前夜，巡視到愛賽克斯的羅姆福特街，忽見這條街上，有不少叫賣日用品叫貨攤。她雜在人叢中觀察叫貨攤做生意。只見一個顧客買了許多鞋襪內衣之類，竟不拿出政

府的計口買物證來，付了錢就走。他就悄悄的的偽作顧客買了些綢布，故意說：「啊！我沒有買物證怎麼辦？」她這麼一說，攤主便湊近些輕輕的告訴她，他這裏可不用買物證，供給她所需要的任何東西。她付了錢——當然比有買物證的貴一些——又走到別的叫貨攤，照樣又買了幾件白襯衫。然後帶了就地警察署的警官來把攤主捉將官裏去。經鞫詢結果，才知這條市街上有一個大規模的黑市場。這許多叫貨攤的貨物，都是黑市場所供給。黑市場的主持人員，個個都是所謂「當地有力份子」。他們平日和市政當局有相當聯絡，這回不是商務部的密探光臨，那是斷然不會敗露的。這不過是一個例子，英國其他各處地方，這樣的黑市正多着呢。

英倫三島的物資缺乏狀況，的確非常嚴重。尤其因為羊毛和棉花的來源稀少，所以英國國民的服裝，呈現着不堪回首的窮形極相。普通的西裝領子，差不多都已變成了單層。西裝袖子上的本來多餘的鈕子也不見了。甚至西裝褲子的褲腳管，也省去了反摺上來的一部分。女人的裙，除了儘量減短外，又省去了腰際的折疊。據說這樣節省的结果，真的聚沙可以成塔，總額大有可觀。單是里斯市一處的衣服業，估計全市每週可以節省衣料十萬碼。不過這裏應該說明一下這種節約衣料的行動，決不是英國國民自動的。他們的節約衣料的原動力，就是有關節約衣服得非常詳細的法令。

## 塗藥水充絲襪

上面說的是戰時英國國民生活的現狀之一斑，現在不妨把美國的國民生活現狀，介紹一下。

美國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這是誰都知道的。其實也未必盡然。它缺乏的物資正多着呢。不用說軍需工業必需品的錫，就得專靠中國方面的輸入，就是一向仰給日本及中國等處運去的真絲，和南

洋運去的橡膠，以及菲律賓食糖，都給太平洋上的烽烟所截斷了。但是美國人對於這些日用必需品的缺乏，怎樣敷衍過去呢？且待我一道來。

原來美國對於衣服的節約統制，也早已頒佈法令，強迫民衆遵行。和英國的情形可說是大同小異。譬如你跑進西裝店去做衣服，店員們準會先向你說明政府已有法令禁止西裝褲子腳管的折邊，和上裝的兩重領子。如果是外國人，聽了這樣的煞風景話，自然非常納罕。因此美國國民的困苦和難堪，是不難想像的。

再說美國的真絲的來源斷絕之後，頭一個先受影響的就是美國娘兒們足上必需品的絲襪。眼前美國市上的絲襪市價，貴得準會使人嚇了一跳。至於真絲，據說至今還有存底。自去年七月間美國政府對日本實施凍結資金以後，就沒有日本的商船駛到美國來了。美國政府便預先把日本真絲的存貨統制起來。因爲真絲是軍需品之一，例如傘兵用的降落傘，就是用真絲織的，所以當時美國政府除了儘量徵用之外。同時，又限制絲襪的製造。因此美國市上的絲襪幾已變爲貴族奢侈品，普通婦女，大有「一望襪興嘆」之慨。但美國人畢竟是一個聰明的民族，不知道那一位科學家，居然給娘兒們想出了一種代用品。這種絲襪代用品，說出來確有點「信不信由你」，但是的確是事實。有一位科學家，因爲看不慣買不起和買不到絲襪的婦女的愁顏，費去了不少心血，替她們發明了一種肉色藥水，把這種肉色藥水塗上娘兒們的粉腿，看上去便像穿上了一雙最上等的肉色蟬翼絲襪一樣，美觀而經濟，真是價廉物美。眼前這種已涼天氣未寒時，正是美國娘兒們穿了「科學代用絲襪」，花枝招展的姍姍過市的時候了。

## 汽車國的汽車恐慌

其次，再來說美國橡皮的恐慌情形。誰都知道製造橡皮的橡膠是南洋的產品，美國歷年國內橡皮

消耗，差不多都是南洋方面供給的。南美雖也出產些橡膠，但畢竟是極小的數額。因此在美國，自從南洋的橡膠來源斷絕後，一只新的橡皮車胎固然貴得從前可以買一部汽車，就是要想買隻舊車胎，眼前也貴得可觀。還有汽油的不敷，又是一件煞風景事。因為汽油是戰時的重要軍需品，政府早已把它統制起來。美國本國出產的汽油，原不够美國全國的消耗，所以必須從南美方面獲得大量的來源，眼前德國潛艇始終在美洲沿岸活躍，因此使得南美的油船不敢駛到美國來。這樣便造成了美國的汽油恐慌。

在戰前，坐汽車的在美國，原不算什麼一回事。所以美國娘兒們，從前一個月裏總要伴丈夫坐了汽車作一二次的長途旅行——說得明白些，便是坐了汽車兜大圈子玩兒，而且她們假如要出門去買一點很不要緊的東西，也一定要用汽車代步。可是戰事一起，橡皮和汽油都鬧着恐慌，汽車大都自然地停駛了。於是嬌養慣了的美國娘兒們，不得不親勞玉趾，有「行不得也」之感。

此外凡是橡皮的製造品，也逐漸少起來。在美國買一橡皮皮鞋，要比買雙紋皮鞋還貴。羅斯福對於橡皮恐慌的補救，可說是「不遺餘力」，他一面總動員科學家，研究橡皮代用品，一面提倡全國舊橡皮搜集運動。據說現在美國已有一種橡皮代用品出現，但不十分高明。

美國糖的來源，以菲律賓糖和古巴糖為大宗。自從菲律賓失陷以後，菲糖的來源當然告絕，單是靠古巴的供給，絕難抵過得美國全國的消耗。於是政府不得不下令實行計口授糖制。上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國從未實行糖類配給制，而今美國早已實行了計口授糖，美人愛喫甜食，是世界聞名的，所以難怪國民叫苦連天。

## 電影女明星做官

說到這裏，要把筆鋒轉到羅斯福夫人的身上去，有談一談她的戰時生活。

羅斯福夫人的名字叫愛麗娜。她是非常愛談政治的女人。我們倒也不能小覷她，羅斯福眼前的地位，一部份還是她相幫建立的哩。羅斯福夫人還做過官，那戰後國內防衛局的副局長。這國內防衛局是適應戰時而新設的機關，正局長就是紐約市長的賴加台亞。羅夫人最重情感，既然做了國內防衛局的局長，便把自己平日的好友，都拉到局裏來。於是什麼電影明星和跳舞女子也佔了局內的重要位子。這位電影明星叫梅洛琳陶格拉斯，是一個生長匈牙利的猶太種女子。做了國內防衛局的宣傳部長。還有一位羅夫人幾度婉轉陳詞，羅夫人便把她抱上衛生部長的椅子。這國內防衛局原是羅斯福直接管轄的國立機關，所以局內大權都在羅夫人手中，正局長不過是一個名義而已。當時美官場，當然知道這國內防衛局也者，原不過是羅夫人幹着玩的，誰來管這筆閒賬，可是美國國內的輿論，却不肯放過她，便議論紛紛，冷譏熱罵起來。美國畢竟還是一個民主國家，因此羅氏也不得不拂了夫人的意思，把她捧下了台。

現在又有一個有趣的消息，據說美國正在訓練女兵。訓練女兵的議案，是本年五月由美國議會通過的。原定在相當時期內，訓練十五萬女兵。並規定暫時先訓練一萬二千名以應急需。當女兵的條件，說來也很有趣。年齡從廿一歲起一直要到四十九歲的老婆婆爲止。身長必須在五尺至六尺之間，體重須一百五十磅以上，個個都是身材魁梧的女大漢。據說從本年七月起須在八星期內訓練完畢，計算起，眼前美國已有女兵出現。女兵的薪給也和普通男兵一樣，待遇很不錯。此外又從女兵員額中，選出四百五十名高材生，派到軍官學校去受訓，準備於短期訓練後，叫他們擔任女軍軍官。據說女軍官的官俸每月也有美金一百卅元哩！

# 戰時歐洲見聞錄

徐導之譯

一年多來，因為電訊和讀物來源的減少，對於戰時歐洲各國的動態及其日常生活情形，我們多少有點隔膜了。這裏介紹的是一篇比較最近的歐陸見聞記，原作者是日本的鐵路專家立花次郎氏，原文載在十二月號的「時局月報」，茲將該文敘述歐陸見聞部分，擇要譯出，以饜讀者。——譯者

我於兩年前從日本出發，直到今年四月間，始從土耳其取道南高加索，經由西伯利亞鐵道歸國。其間住在美國者約半年，在歐洲約住了一年之久。因此，自德蘇戰爭爆發後一年來的德國狀況，均有所見聞，更從火車的車窗中，把德蘇戰爭正酣時的蘇聯情狀一一收入眼底。因為我是一個專攻鐵道學的，所以對於以外的事情，未免缺乏自信，現在試把最近目擊的歐洲現狀，尤其德蘇兩國國民的強韌姿態介紹一下。

## 關於赫斯的傳說

德蘇戰爭爆發前，即去年五月間，德國國社黨副元首魯登道夫·赫斯飛英時，我恰在柏林。德國國社黨的副元首會到戰爭對手國的英國去，事情太突兀了，所以當時德國國民之間的確掀起了大波瀾，對於赫斯的飛英目的何在，紛紛推測，不禁懷疑起來。現在德國人之間也發生了一種有趣的傳說：

「當赫斯飛到英國的時候，邱吉爾對於這位不速之客大喫一驚，因向赫斯問道：『赫斯先生，你

不是發瘋了嗎？」於是赫斯昂然挺胸答道：「如果是瘋人，會得駕了梅塞密脫式飛機飛過杜佛海峽嗎？」

說起希特勒總理，諒來大家都很清楚，他既沒有娶妻，也摒除一切肉食，又不食烟酒，爲了國事而貢獻他的一切。這樣，從重視個人生活的白種人看來，是要覺得非常驚異的。

然而這個擁戴希特勒爲總理的德國，結果便踏入以英蘇爲敵的非常艱難的大消耗戰了。就德國言之，德蘇戰爭以前的戰爭，都是閃電戰，絕未有過消耗戰。可以說獲得的要比消耗的多得很。因爲德蘇戰爭完全是一個大消耗戰，所以雙方的軍需和兵力，都損失得可觀。

因此，若說德國人現在對於戰爭抱着怎樣的意見，那末盼望儘量提早導戰爭於勝利，當然是他們所祈求的，如果說是輸給蘇聯的話，那是他們寧死不願的事。

德國國民大致認定蘇聯是一個野蠻人組成的國家，特別是從表面看來，德蘇友好條約是德國方面撕破的，所以這一次戰爭若果竟遭敗北，則德國國民必陷於萬分悽慘的境地。所以德國國民認定這次戰爭祇能勝不能敗，個個都咬緊着牙關戰着。又因爲美國業已參戰，不無受封鎖戰術的影響，企圖不陷上次世界大戰時的覆轍，正在竭盡全力以占據東部蘇聯的資源地帶。

畢竟德國人是科學的，計算的，不十分注重精神的力量，所以把美國的能力估計得相當高。以爲美國既富資金，人口也多，而且面積也大。尤其是工業方面的「大量生產」一點。因此，他們認爲若不能把美國打倒，則這次戰爭將永遠延續下去。

## 法國佔領區與非佔領區

其次，試就正因北非問題而集中世人視線的法蘭西，略為談談，說起這個國家來，可用「可憐」兩字來包括它的一切了。簡單地說來，可說眼前的法蘭西，已經一分為兩：分爲德軍的占領地帶；和維希政府的非占領地帶。占領地帶和非占領地帶間，被劃分得非常嚴格，一切交通和信件，均被截斷。

例如占領地帶的巴黎和維希政府治下的里昂，既不能通電話，也不能通信件。當然，要想旅行非獲得德軍當局的許可不可，然而欲得許可是很困難的。法蘭西完全分爲兩截，在邊境上形成了深不見底的鴻溝。

德國占領下的法蘭西北部，農產和牲畜是很豐富的。不過食料雖然豐富，而配給的數量，却較德國約少二成左右。巴黎依舊很繁榮，和戰前幾乎一樣。所不同的，只是已經瞧不見有錢的美國人大搖大擺的在街上走。到處都是佯裝的德軍，在市上散步。

維希政府治下的法蘭西，則因多係丘陵起伏的山岳地帶，所以食物比較少，人民的生活也自然較苦。那兒的食物常從遙隔地中海的對岸北非方面的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運來。

德軍占領下的法蘭西北部的工廠，多忙着製造德國的軍需品，維希治下的工廠，至今復業的尙少。眼前法蘭西國民的輿論也分裂爲兩派：一派主張更進一步協助德國；另一派則尙未脫英美派的氣息。

## 西班牙土耳其何處去？

再說法蘭西毗鄰的西班牙怎樣呢？說起這個國家的「痼疾」來，不用說就是世界矚目的英屬直布羅陀軍港。譬如說直布羅陀是一柄短刀，而這鋒利的短刀始終擬住在西班牙的胸口，使西班牙寢食不



安，盼望找一個機會把這狹隘的軍港搗毀。如果這個軍港落入西班牙的手中，那末，便可和北非方面的西屬摩洛哥獲得連絡，然而西班牙爲什麼不敢把這個蕞爾小島毀爲平地呢？因爲西班牙的食糧，不得不仰給南美之故。

西班牙這一個國家，大約在四百年前，是非常富強的。國內的優秀份子，差不多都已移住在南美各國，現在就是自己國內的穀物，也不足以養活國民了。所以，每年總得從南美輸入五六十萬噸的小麥，才可維持。可是這條輸送路的制海權還在英美手中，因此軸心方面若不能保證西班牙每年可從別處獲得五六十萬噸的小麥，那末它是永遠無法拋棄英美的。

就是在歐洲有「小中國」之稱的土耳其，也和西班牙同病相憐，一樣的受食糧困難的威脅。如果它的食糧沒有獲得可靠的保證，它也不能輕易投入軸心的懷抱的。此外歐洲小國中，只要有食糧，有資金，它自然會鑽入你的腋下的還很多。

說到歐洲瑞士那樣的小國，德國若果有意攻佔的話，那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攻取的，所以瑞士當局一舉一動，無不竭盡謹慎，恐貽被攻之口實。以前這一個超然物外的瑞士，鬚鬚是各國間諜的匯集所，但眼前，則除外交官以外的外國人絕對不能入國。它現在唯一的工作，大致也是忙着製造德國的軍需品。

丹麥，荷蘭，以及巴爾幹諸國，業已成爲德國的食糧供應地。以前是從德國輸入工業品以爲抵償的，但最近德國已無暇製造照相機或打字機之類的工業品，所以這種抵償，也不容易做到了。這些國家的政府當局，發行紙幣向農民購買農產物，但因這些農產物運給德國後，抵償物資不易完全輸入，因此政府當局爲未雨綢繆計，預防通貨膨脹起見，便率先厲行計口授物制。

## 德國人愛吃香蕉

我們往往有把德國人一律視爲了不得的人物，實際上過去一看，那也未必如是。

例如很上了年紀的老太太，搽脂抹粉，把指甲塗得紅紅的，牽着狗在咖啡店裏喝代用咖啡，這種情形不時可以看到。

我在打聽之下，知道像希特勒總理那樣潑刺的國民，竟都是青年人。二十五歲以上的女人和中年男子，都沒有像青年人那樣的中用。尤其在體驗過上次歐戰後惡性通貨膨脹的四十歲以上的人中間，具有利己或享樂的傾向的也有。關於此點，若一究實情，則歐洲各國大都相同。

只是把包含着這些畸異分子的德國促成一個灼熱如鉄猛向戰爭目的而行的國社黨的力量，委實不得不令我佩服之至。一切都是閃電式的神速，只一眨眼，便已達到了目的，絕無容你說可否的餘暇。靠着這樣確固不移的民衆指導力，二十餘年來，默默地衝過死線而造成今日的局勢者，只有這國社黨辦得到。這實是德國戰力的最大泉源。此外，科學技術的確了不得的發達。

德國人的性情似乎太冷靜，有點兒難以親近，然而科學知識一般很高，工廠的施設也很優秀。

德國約在北緯五十度左右，相當於庫頁島的位置。因爲有大西洋的暖流關係，便沒有像庫頁島那樣寒冷，可是冬天却特別長，大約總須過半年左右的寒冷生活。這個季節裏的太陽晒在身上，很淡漠，不覺得溫暖，德國的太陽不是熱的太陽，只是太陽光而已。他們不得不在短短的春夏之間，趕緊把農地耕作，所以農產物決不能說豐富。所見者，祇是小麥和甜菜之類而已。

幸而德國的產煤非常豐富。此外又出產「貧鉄」和岩鹽。因此使用這些煤和貧鉄，努力促使重化

學工業的發達，把出品輸出海外，輸入美味的熱帶食物，他們便這樣的生活下來。

德國人最喜歡熱帶的農產物，幾至難以令人相信的地步。偶然喫了香蕉之類，便爭相告白，嘆爲美味。還有咖啡也異常愛好。到了聖誕節照例非有真咖啡特別配給不可。但這分配是要從十，十一，十二月的食料分配中把點數扣除的，如果一經脫落，因而領不到咖啡，就會大起交涉的。

## 漠視精神力的歐洲人

德國是一禍數理的科學的國家，有輕視精神力的傾向。

例如在北非的坦克戰中，軸心軍和英軍雙方，進攻或被攻展開三四次之多。但這白熱化作戰是以坦克車的數目多少爲基準的。軸心軍迫近英軍根據地時，英軍方面因爲獲得兵站線的補充上便利，坦克車和軍需品的數目增加起來，檢點數額之後，認爲自己方面占着優勢，對方的數目較爲缺乏，遂安心而展開攻勢了。而對方一知對方的計算，也就不大加以抵抗，退到自己的根據地去。在根據地一把軍需品補充完全，便馬上就反攻過去。這樣大有根據軍火多寡以定進退的傾向。

誰都知道茂曼斯克是英美向蘇聯輸送軍火路線之一。英美軍火運輸到茂曼斯克，必須經由北冰洋，於是德國的潛水艇就在北冰洋上，等候駛往茂曼斯克的運輸船團而加以襲擊。在柏林報上，常常可以看到驚人的戰果。因爲英美的運輸船團規模頗大，不消說是派戰艦或航空母艦及巡洋艦護衛而來的，但是所發表的戰果，大致沒有戰艦或巡洋艦擊沉，只是擊沉一二艘驅逐艦，加上商船十幾艘而已，商船被擊沉，始終特別多。如果是日本海空軍的話，在緊要關頭，恐怕要捨身而向敵方的戰艦或巡洋艦撞上去吧！然而歐洲人的想法是兩樣的。

因爲這種計算性的空氣很濃厚，所以歐洲人對於日本軍隊的敵前登陸作戰，似乎非常驚異。我在三月間到西班牙去的時候，那裏的報紙登載着這樣的笑話。據說有一個教師向學生問：「何謂海島？」那學生答道：「海島麼？海島就是日軍登陸的地方呀！」

德國人一向只關心着英國和美國，對於最近研究日本非常認真而普遍起來。例如德國報紙關於表現日本獨特的犧牲精神的事件——特別潛艇潛入珍珠港，飛機對準敵方戰艦撞去，實行自炸，長崎丸船長引咎切腹等事件，特別寫得詳細而清楚。

## 柏林的空襲之夜

我在德國的時候，一年之間約遭七十四次的空襲。

說起飛機擲彈，其實是不大會中的。只是命運太壞的人會遭殃。空襲警報一鳴，必須馬上奔入地窟中去。我那時是住在一家大旅館的五樓上的，有一天晚上忽聞警報大鳴，但我想炸彈並不是那樣容易擲中的，所以在起初也不放在心上，依舊睡着不動。忽然聽得人聲嘈雜，大家都一窩蜂紛紛下樓，心裏覺得好笑，後來打聽之下，才知道在地窟的入口處備着一本簽名簿，進去的人如先在簽名簿上簽名，則萬一因空襲而自己房屋給燒掉，只要把燒掉的衣物報告上去，政府就會照數補給的，因爲有這樣的便宜，所以總得到入口處排成長蛇陣簽名。

然而近來英國的飛機不大到柏林來了。過了今年之後，英機的空襲恐將絕跡了吧。因爲柏林的防空施設確實非常完備。一看見敵機，各處高射砲立刻拚命發射，像萬雷齊鳴。高射砲的砲彈在漆黑的夜空裏紛紛炸裂，火花四射，可以嘆爲壯觀。

在防空演習的時候，是能够用探照燈穩穩的照着飛機的，可是到了實際時，却沒有那樣容易。所以只得朝天亂放。但因高射砲的數目太多，總有許多給擊中，大致總可以擊落三分之一的敵機。被襲的方面雖不免遭受損害，可是來襲的方面在計算飛機及空軍人員的損失之下，其損害更大，所以現在柏林附近，英國的飛機不大來了。

德國的燈火管制是非常澈底的。柏林等處一到了夜裏，便瞧不見一盞燈火，完全變成了黑暗世界。不大熟悉路徑的人，便不能出外。就是出外也買不到東西，所以大家一到七點鐘，就上床就寢了。如果那時還是在外面躑躅，那末他一定是失眠症發作而無法入睡的人。

### 點綴市容的櫥窗

說起食糧，在前年六月間曾減低了一成左右。到了去年三月，又減低了三成左右。

在減少食糧以前，曾在報紙上刊載英國食糧非常艱苦的新聞，而且用無綫電廣播，人們剛覺得英國可笑，而當局却乘機減了三成的食糧配給。

普通人一天可以配給到三百格蘭姆的麵包。但半斤麵包裏已經有摻雜，而且三分之一是黑色而不好喫的麵包。

叫德國的老頭子喫這樣的麵包，髣髴難以下咽似的，嘴裏總是喃喃不休。但德國值得讚嘆的是，除了這種配給用的麵包之外，絕對不製作其他種類的麵包。無論芬蘭，或者巴爾幹諸國都有白麵包，最可驚異的是，就是蘇聯也製造着白麵包。這種白麵包當然是特權階級享用的。然而德國却絕對不製作這種特權麵包的。

希特勒總理一直度着聖人似的生活，正在以身作則，就是國社黨幹部的私生活也都很節約。所以一般國民對於國社黨幹部莫不信仰。這就是德國強韌之一因。

在德國，就是到外面去吃頓把飯店飯，也是要配給證的。因為他們施行着家內吃和外面吃共通的點數制，到外面去吃了飯，就減少了家內吃的分兒，所以大家對於到外面吃飯勢必很注意。

日用品也相當缺乏，玻璃杯之類幾乎買不到。大概是因為工業用燃料的煤，被挪用到軍用上面去的緣故。所以法國等處，從前年冬天到去年春天為止，全沒有暖爐用的煤斤。據說在各家庭裏，連燒洗浴水的煤也沒有，被配給的只有燒飯燒菜用的煤。法國人一年之中只能入浴兩三次。東西非常缺乏，所有的也只是粗惡不堪的代用品。但施行着一種法則，便是店舖不能隨便打烊，而且必須把陳列商品的櫥窗照常裝飾得整整齊齊，因為若不如是，實在難免有蕭條的景象。

因為新貨缺少，所以大家爭着購半新舊的東西。像用舊了的皮包之類，也喊着很貴的賣價。椅上的墊子也一律不用布做，用紙代替着。

德國對於無線電收音機，仍製造着非常精巧的高等貨色，不過這是為了獲得外貨而造的輸出品，在國內却不把新的收音機出賣的。因為舊的收音機已經漲的很貴，所以當局頒行了這樣的一條條例：「半新舊的貨色，不得超過新貨的價錢。」

## 坐出差汽車的笑話

德國的青年無不踴躍從軍。照現在情形看來，幾可說是年輕的國民都已被徵用了。在柏林街上走着青年，差不多都是國社黨員，軍隊，或其他穿着國家機關制服的人。

最近開始徵用婦女了。凡年在十八至二十五歲的婦女，均在被徵用之列，但是家裏有兩個以上孩子的，可以免徵。這批被徵的婦女大都叫她們去從事農業。此外如工廠裏輕便的工作，或者電車的司機賣票之類，凡婦女能够勝任的，恐將全部採用婦女吧。

香烟也相當缺乏。常可看見一字長蛇陣排列在烟紙店的門前。聽說從二月間起已經施行計口授烟制。規定男的每天吃三枝，女的一枝半。酒類也有相當的限制。在前年十一月間，曾把國內的酒，急送到前綫去，爲兵士禦寒，所以柏林一時幾乎買不到酒。後來恢復了，一回復，當局就趁勢規定了一種限制，無分男女，一個月裏每人只能飲葡萄酒一瓶或珂納克酒一瓶。我想叫女人喝珂納克酒那樣強烈的酒，多少含有有些人人口政策的意味吧。

汽油被統制着，路上的汽車自然減少起來。因爲柏林畢竟是歐洲的代表都市，顏面有關，不能沒有出差汽車點綴點綴市面。所以在柏林照樣還有出差汽車可以看見，然而如給手脚沒有毛病的人乘坐，汽車夫就會遭巡捕斥責。不是患着重病的人或不便行動的人，是沒有乘坐汽車的權利的。

有一天，我有一個朋友忽然醉倒在某酒吧間了。不知道是否近來德國的酒太壞了，一喝就醉倒。這位朋友給醉得東搖西擺，委實不能走路了，沒法子，只得命侍者叫一輛汽車來。於是酒吧間的老板娘，馬上給他打電話到汽車行去，過了一會兒，汽車來了，可是出去一看，汽車當中坐着一個巡捕。我的朋友一眼看見巡捕的面孔，心裏一驚，酒也就醒了，其時很想對汽車夫說車子不要了，不過人已經跑到車門口，而且特別叫了來的，不能平空叫他開回去，所以只得硬着頭皮坐上汽車，把醉漢暫時當做重病人辦理，叫車夫送到醫院裏去。到了醫院之後，立刻被當做重病人看待，裝上病車推到值夜醫生那兒去診治。經醫生一診察，知道單是喝醉了酒，並沒有毛病，被嘲罵了幾句，也就被放出醫

院，可是診費不得不付，好像是故意提高了的，付了一筆嚇得煞人的大診費才脫身。

在眼前的德國，要坐火車去旅行也逐漸困難起來。現在國內的客車，若和戰前比較起來，顯見得減少了。

去年四月，當局出有告示，請國人儘量避免無謂的旅行，把車子供給國用，所以現在德國的客車有這樣的例規，凡有公事的人，有坐車的優先權利，其次輪到休假的兵士，再次應先給假期內的重工業工人乘坐，如果再有空車，才輪到普通旅客。但工人在買車票的時候，一定要拿出公司或工廠的休假證明書給賣票員檢閱。就是到旅館裏去借宿的時候，如能够拿出證明書來，也可以獲得優待。在報上曾經看見過意圖朦混或違反規則的人受當局嚴罰的新聞。

說到德國的貨物運輸，因為民衆的日常生活已經很節約，所以物的動態，當然也減少了。可是這種物的動態減少，正是當局確保物資的方針。現在德國人只要手裏有計口授物證，隨時隨地都可買到規定的東西。從這一點上看，德國貨物運輸的管制，實在是成功的。至於軍需的運輸，自然有最高優先權。運軍需的時候，不論任何車子都得騰出來。所以火車時刻表上雖然明白載着火車什麼時候開和到，但到時候車子是否會給你利用，還是一個問題。非每天到火車站去問旅行社，便不容易確定。德當局管理運輸可謂澈底之至了。

## 把女子當男子的蘇聯

假使說德國對於管理運輸，爲什麼一定要澈底到如是地步呢？這一點，我在歸途中經過蘇聯一看，就清楚起來。蘇聯方面更比德國來得澈底。現在試舉一例以證之，就是蘇聯鐵路當局會堅決宣



稱，一切民需品概不運輸。因為澈底到如此地步，所以站上的事務很簡單。如果不是政府的軍需品，蘇聯火車的車輪是不動的。一般旅客要乘的話，除了公務以外，原則上是不許可的。

至於貨物運輸，只有麵包是可以運送的，此外概不通融。據說如有人攜着其他食物，一定被檢查員拋在窗外，還會告訴你：「副食物之類你們在當地買吧！那裏肉類也有，蔬菜也有，還是在那邊隨意買的好！」

蘇聯還沒有施行衣料限制制，但工廠的管理非常嚴厲，澈底到一切衣料概不製造。試想和這樣國家作戰，德國方面當然也不得不隨之澈底起來。但德國畢竟還不能澈底到一切民需品概不運輸的地步，這一點，不免含有文化國的煩惱。

給俘獲的蘇聯兵中，亞洲人相當的多。在德國報上，時常可以看到滿嘴黑髯蓬鬆可怖的照片。同時宣傳着：「擁有這樣可怖的人類的蘇聯，正在想攫取我整個歐洲！你們趕快把歐洲救出來吧！」眼前全歐各國差不多都在德蘇戰綫上，派遣着志願軍。其中沒有派出志願軍的，只有瑞典和葡萄牙兩國。因為亞洲人種的蘇軍照相，很有些像我們日本人。所以甚至有幾個德國人對我們說笑話：「你們常常這樣給蘇聯去打仗，使我們實在非常困難啊！請儘量少派幾個出去吧！」

關於徵用婦女，不消說也是蘇聯方面比較澈底。像火車站上的賣票，查票，搬行李的，揮旗的，甚至火車頭上燒煤的助手，幾可說完全是女人。資質靈敏的叫她當管車，身軀魁偉的叫她修鐵路，分配得很適當地工作着。假如在夏季熱天的時候，可以看到她們渾身漆黑，宛如野人地坐在火車頭機器間裏。只能從露出的兩隻乳房和長長的頭髮上，去辨別這是女人。

# 沙漠戰爭百態

黎堅白

自利比亞到埃及方面的北非戰爭，可說是德義對英國所開闢的真正「第二戰線」，也就是爲全世界所注目的沙漠戰爭。

若問沙漠戰爭有甚麼特點，那麼就是各種自然條件了，在廣大無垠的「熱砂」之中，展開「血與砂」的惡戰，其戰鬥形式和別的戰爭自然不同，這是不待多言的。

第一是熱，尤其是在夏天，赤日當空，溽暑凌人，真是酷熱不堪。太陽從熱砂上反射出來的光芒，有時簡直使作戰的士兵會瞎掉眼睛，而空氣的乾燥又使人枯渴欲死。

此外，白天還有一種蒼蠅，成羣結隊的直撲你的口腔耳鼻，夜裏有一種「砂蠅」，在你全身露出的部份，刺刺不休。總之，沙漠作戰的苦勞，決非常人所能想像。

像這樣的灼熱天氣，自六月開始一直要到九月。一過九月，就是秋了，那時才感到一些涼快。目前戰爭所在地的北非沙漠地帶，尤其是酷熱地域，從海岸往內地走五六哩，空氣就異常乾燥，氣溫普通在二百度左右，有時甚至升至二百三十度。在這種時候，戰車混身灼熱，幾乎不能觸手，就在戰車裏面，溫度亦在二百度左右。

可是一到晚上，却又寒冷異常，非攜帶禦寒工具不可，這是因爲沙漠不能吸收太陽所發的熱力的緣故。

因此沙漠的氣候，實在是異常複雜的。在海岸或離海岸十五六哩的地方，仲夏天氣的氣溫在八十八度至八十七八度光景。這樣還不算什麼，最惱人的是既熱且溼，使作戰者的士氣大打折扣，這真是惱人的氣候。

## 「沙暴」與雨季

沙漠作戰另一個阻礙，是所謂「沙暴」。

每逢南方起風的季節，空氣中就完全充滿了一粒粒滾熱的小點，打個比喻，倫敦以霧出名，而在沙漠，這時就充滿了熱的霧，此外還有暴風。這種沙漠的熱風，常毫不客氣的鑽進士兵的鼻孔和喉腔中去。

這種沙暴時期是有一定的，那在每年四月中間的幾天，開始時，景風從南方吹來，在此後的五天左右，往往從同樣的方向吹來同樣的風暴。除此季節風以外，有時也會突起沙暴。炮戰有時即能激起沙暴。飛機的疾駛，戰車的馳騁，也會引起同樣的結果。

因為沙漠是一片廣漠，站在較高的地方，就是相隔五哩左右的一輛偵察戰車，你的肉眼也能察看得到。在沙雲迷離的視線中，遠矚車輛的行動，就宛如一條蛇一般。不過對於有訓練的眼睛，就連汽車的大小型式，也能看個清楚。

也許有人一會說，既然那樣，那麼等過了夏季再作戰吧，然而一到冬季利比亞到埃及的戰線，又是雨季陷臨的季節了。

在北非沙漠地帶，雨季自十月開始，一直繼續到翌年的四月。雨季中間最可怕的一個時期，是雷

雨期。像萬馬奔騰一般的雷雨，經常綿延不絕，有時繼續三天不停，在十二月到一月間，甚至會繼續到七日之久。

在仲冬下雨，往往就是南方將起風暴的信號。這新從撒哈拉沙漠吹來的颶風。和「沙暴」差不多，颶風繼續吹三四日之久。接着漆黑如墨的濃雲，遮掩了北方地平線。其間，晚上雷電交作，如果第三日風變了方的而成爲西北風，那麼密雲暴雨，便相繼襲來。在這時期，尤其在靠近海岸地方，濁流汎濫成一片汪洋，行軍動作，受到極大的阻礙。

## 綠洲勝過大砲

不過這裏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在古羅馬時代，在這裏的地下，鑿通堅硬的岩石，築有蓄水池，這不能不說是古代羅馬文化的一種功績，因爲在這種地方建築許多水池，而且還築在具有自然排水功用的地下岩上，使我們不能不佩服羅馬人的設想週到。

在此次戰爭以前，埃及政府曾將此項水池清除修理一過，現在有的地方，當然已隨軍隊的撤退而被破壞了。

但雨季影響於戰爭的，只限於靠近海岸的沙漠地帶，由此向南進入相隔三四十哩的區域，那種劇雨就少見了。譬如在沿海地區降雨量爲兩吋，在南沙漠地帶，驟降驟止的陣雨，不過潤溼一下地面。所以雨季的大雨，雖然妨礙沿海沙漠區域的行軍，惟在較遠的沙漠地區，就鮮受其影響，反而到處感覺到飲水的困難。

說起飲水問題，和沙漠作戰實有密切關係。飲水的來源地點是敵對兩軍費盡一切努力，所爭取的目標。在沙漠戰中獲勝者，必先佔得綠洲地帶，一處綠洲，其功效簡直可敵大炮百門。（綠洲爲沙漠之水源也）

軍隊運水，亦有各色各樣的工具，目前以德軍的運水工具最爲巧妙。至於用石油筒裝水運載，是一般所用的最普通的方法。

沙漠作戰既有如許惡劣的氣候條件，所以是不能一鼓氣作戰的。在今年的酷暑期間，德義軍曾一度猛攻英國軍隊，然而終以天氣太熱，德義軍無法積極活動。英軍方面說，這是德義軍疎忽所致，其實這不過是宣傳而已。

### 冷氣戰車與「駱駝腳」

德國的冷氣戰車，是沙漠戰專用的新奇戰車。過去英軍方面也曾發明過車輪上可以掃却砂粒的戰車，以及採用半缺形的車輪等等。

目前的沙漠戰爭，和上次歐戰時截然不同，今日沙漠中的機械化戰爭，業已發見了二三種可貴的發明。其中之一，就是用冷卻器解決了飲水的問題。在灼熱季節，水的非常消費，實在是一個嚴重問題。現在這個問題有了解決，這裏不妨介紹一下。先用一根長而薄的金屬管子，插入與一隻二加侖汽油罐相結連的冷卻的蓋頭。冷卻器中的水一旦煮熱，其蒸氣就從管子傳到汽油罐中，蒸氣就在這裏冷卻，再被吸收到冷卻器中。換言之，就是水到氣體液體的循環，其分量不致若何減少。因此汽車縱在滾熱的道路上奔走一天，其必要的鮮水，祇需三合一勺光景。

另一種發明叫做「駱駝脚」的車胎。原來在柔輦的沙漠上行走，要算駱駝脚最合理想，新發明即以此爲根據，先將許多駱駝的體重和脚寸測量一過，算出牠對沙地的壓力，然後製造出最適宜於沙地進行的車胎。普通的車胎，在沙地裏跑了三十尺不到，就連車軸都會陷進沙裏去，但汽車上一旦換上此種新胎，速率即可增至四十哩。

不過除了以上所說的以外，如何解決戰車內部的灼熱，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據最近消息傳來，德國已經發明了一種冷氣戰車。

冷氣戰車的真相如何，目前還不很明白，據專家想像，大概是這樣的。即運用電力壓縮空氣的方法。當然，所謂冷氣戰車，決用不到裝置冷藏庫，祇要使戰車內的溫度降至攝氏表二十五度左右，就可以了。這不外乎是逆潛熱的應用。總之，即利用氣體膨脹時吸收周圍熱量的原理，用唧筒壓縮空氣，然後急劇使之膨脹。當然，在唧筒強力運動時，不得不耗去戰車動力的百分之十，從而減低了戰車的速率，不過除去不利條件，就戰車內部防熱一點而言，這是很有效果的。

## 沙漠戰現狀

以上將沙漠戰爭的特點略爲交代過，以下可以一看北非作戰的現狀。

在北非，德義軍現在佔有優勢，自七月初旬以來，在埃及厄爾，阿拉眠一線與英軍形成對峙局面，現正保持着暴風雨前夜的靜態。在打破此種靜態以前，德義軍必須先謀充實給養，然後以相隔百公哩外的亞歷山大港爲目標，再度展開沙漠大戰。從各種情勢觀察，此舉大概將發動在雨季之前。

英國的軍艦，目前已經離開了亞歷山大，該港現在可說是一個「無軍艦的軍港」。不過尙有法艦

數艘滯留，這是一個問題。

亞歷山大港如被佔領，則馬上就會發展爲進攻蘇彝士運河的戰爭，進而打通紅海以入印度洋。所以北非的沙漠戰，是一種迂迴曲折的大包圍戰。利比亞以迄埃及的沙漠，是目今兩軍角逐的所在。一九四〇年六月義大利決定參戰時，義軍即於同年九月突破利比亞——埃及的國境綫，直迫馬塞馬特爾要衝。惟經英軍猛烈反攻後，義軍不得不於去年二月間退至阿凱拉地方。現在任印度軍總司令的英將華維爾，就是那次戰役的功臣。當時因爲他佔領班加齊，曾有將蒙賜沙斑「加齊爵士」的稱號。

但去年三月，義軍得德軍之助，重行反攻而包圍北非著名要鎮的杜白魯克港。一直相持到去年十一月，英軍因獲增援，再度解杜白魯克之圍。今年一月，英軍又自利比亞進展至阿凱拉，這是因爲英國海軍在地中海仍佔優勢，德義後方供給不繼之故。不過自太平洋上戰事爆發以來，英國海軍力大受打擊，復以德義空軍的活躍，英國在地中海的聲勢遂受顛挫。

今年五月底，德方羅美爾將軍復發動猛烈攻勢，於六月二十日佔領杜白魯克，二十九日攻佔馬塞馬特爾，直逼亞歷山大港。但以進展過速，後方補給，不能呼應，不得不利用就近的英軍根據地，拚死從事防守戰，如是勝敗不決，一直維持到目前。

然而在這期間，並非虛擲時間，軸心國軍除以戰車爲主力充實其機械化師團外，更注意各種給養設備，而英國方面的空軍亦已相當增強，尤其是美國製造的最高速度飛機已經運到，所以一待酷暑過去，雨季未臨，將有一場新的沙漠決戰展開。因爲當此秋高氣爽，馬肥糧足，正是戰車決戰的最佳時期。

# 羅斯托夫觀戰記

朱欲仁譯

本年七月下旬有「高加索門戶」之稱的羅斯托夫爲德軍攻陷後，德方便邀駐在柏林的國際新聞記者團前往羅斯托夫城參觀戰跡。本文作者大島氏是前往羅斯托夫參觀戰跡的國際記者團中的一員，本文是他在羅斯托夫時所寫的。——譯者

## 一 從柏林出發

我接到蘇聯要隘羅斯托夫給德軍攻陷的消息後，就參加國際記者團一行，向羅斯托夫出發。我們在柏林德恩貝爾荷夫飛機場坐機起飛的時候，正是七月二十四日午後三點鐘。我們在舊波蘭東南部貝爾格以及卡科夫兩處，各過了一夜。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半，從泰干洛格地方分乘公共汽車出發，汽車在不甚平坦的道路上，顛簸曲折地向前飛駛，下午四時左右，終於把我們送到了目的地羅斯托夫。從泰干洛格到羅斯托夫短短七十公里的道路，是蘇聯著名難行的崎嶇之道。我們的車子走的很快，毫不客氣的追過在路上前進的德軍部隊，向前飛駛，只見連綿不斷的兵士向我們的車後疾退。我們一行偕處車中一天，正和荷鎗疾進的士兵，同樣的油汗滿身。當我們踏進羅斯托夫市街時，早已汗流面赤，頭暈目眩了。羅斯托夫的四周，有四條戰車壕，在這戰車壕附近，據說是地雷敷設地帶。但這裏映入我們眼簾的是，不過到處彈壳彈片，和僵臥着的死馬而已。看不見特別顯著的戰績。因此可以想



像到當時的蘇軍，怎樣無心激戰，而逃進羅斯托夫的市街。

羅斯多夫市街戰，從七月廿三日起展開，直至翌日正午爲止。先由準備充分的德軍中央部隊，以力量異常強大的坦克軍隊，在那天東方初白時，向市街的一角，猛力衝鋒。接着，德軍左翼右翼兩部隊，在與南方牽制部隊取得連絡之下，突向羅斯托夫市的中央開始突擊了。開始突擊以前，德國空軍早向該市作最猛烈的轟炸，片刻不斷，達八天之久。當德空軍猛烈轟炸時，整個羅斯托夫市火舌四飛，宛如一座火燄山，蘇軍便給埋在這火燄山之中，儘你怎樣勇敢的蘇軍，不由得不起恐慌，喪失了戰意。我們可以說兩軍的勝敗其實在德國空軍猛炸時業已決定了。

這羅斯托夫的地獄似的戰場，外圍的陣勢漸漸縮小起來。德軍方面的南方牽制軍，突然破一缺口，向蘇軍猛衝，如潮水一樣，甚勢銳不可當。於是蘇軍不得不於匆忙中渡過頓河，向北高加索那邊開始撤退。

羅斯托夫連絡高加索的大鐵橋，早已在德軍進攻時，爲德空軍所炸毀，但德軍占領羅斯托夫後，第一道命令，就是超速度，趕緊把這座鐵橋修好。

當紅軍敗退的時候，把可以帶走的軍器一概帶了逃走，彷彿從前鄧扣克港英軍的撤退一樣。隨着紅軍像雪崩般潰退，德軍方面肅清殘敵的掃蕩戰，很快的揭幕了。同時德軍主力部隊，又立刻展開高加索攻略戰，繼續進擊。

## 二 在頓河畔觀戰

這高加索的攻略戰，才是德蘇戰爭的決定戰，具有最重大的意義。德國空軍乃把新的轟炸目標，

定在頓河的對岸，開始工作。站在頓河的右岸縱目望去，頓河在那裏的闊度不過是八百公尺左右，但展開在對岸的大約是八公里左右的沼澤地帶，實爲德軍方面的最佳目標。直到昨天爲止，一直向羅斯托夫猛轟的德軍砲兵陣地，也把陣地改築在羅斯托夫之南，和空軍緊密連絡集中砲口向目標怒吼，圖打開一條德軍渡河的血路。據說德軍轟擊羅斯托夫市街的砲彈和掩護頓河渡河作戰所費的砲彈，恰與上次攻陷塞巴斯托波爾港時消耗者相同，德軍進攻的猛烈於此可見。

頓河渡河作戰的地方，大約分爲三處。一處是渡過頓河鐵橋進擊，其餘兩處係向上述沼澤地帶渡河前進。三路同時進行，聲勢之壯，懾人心魄。向隔岸沼澤地帶進擊的德軍渡河部隊，涉水前進，水深幾沒胸，但勇敢的德軍在彈雨之下，仍奮勇在河中進擊，一步步接近敵軍。爲了向上峯報告而折回的右翼部隊的隊長密由雷路孟中尉，攤開着給鎗彈射了一個洞的地圖，向我們微笑地說：「這一次渡河作戰，轉眼間死了兩百個弟兄，輕傷的有四百之多。我們在猛烈血戰的時候，連看一看錶的工夫都沒有，所以什麼時候登岸，也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們趁着淡淡的月光進行，血戰幾個鐘頭，才能渡登彼岸而衝到敵人的面前！」

現在我們站在頓河的岸邊，遠眺隔岸高加索的天空，冒着幾條大黑烟，黑烟繚繞，不斷的向着兩面亞速海那邊吹去，彷彿幾條大黑龍，夭矯在天空。業已渡過頓河的德軍，依然在月光之下，不停的進擊。

隨着我們背後砲兵陣地砲聲的突然加密，對岸的黑烟一條條多起來時，高加索的天空裏，又平添了許多白色的信號燈了。這是德步兵先頭部隊頓河登陸的暗號。記者們在這時候，才開始意識到身在戰火的火網中。我們回頭一看，今天早晨因受蘇方砲擊而起火燃燒的羅斯托夫的一角，至今餘燼尚未

全熄。

當記者在羅斯托夫的市街，作一較為詳細的巡禮時，只覺得人類所有的一切物質，都已犧牲在近代火器的威力之前了。市內各處戰跡依然傷心慘目，實較從前救得薩及基輔等戰役爲甚。在各處碉堡的下面，滿是鎗砲的彈壳，翻倒的運送汽車，或在炸毀的軍用車上，往往發現人的手和腿。一陣陣的屍臭，不知從那裏送到我的鼻子裏來，使我完全浸沉在淒其欲絕的深淵裏了。

羅斯托夫的人口，本有五十二萬。但經過此次戰火，突然銳減至十餘萬，而且這些逃剩的，多是無處投奔的婦孺和老頭子。這批沒法逃避的老百姓，就在這活地獄中挨到今天。頹垣殘壁的角度裏不時會爬出半死不活的市民，向人乞食。

### 三 人屍和馬屍的廢墟

已化爲廢墟的羅斯托夫市街，到處是人或馬的屍骸，傷心慘目，不忍卒視。德軍精銳部隊自占領這市街後，略事休息，復於記者發電這天，渡過頓河，向高加索進擊。

假使說去年冬季德軍的攻略羅斯托夫，是德軍坦克車師團。衝入敵陣，截斷了蘇軍的後路，爲其主要勝因，那末這次德軍攻取羅斯托夫的戰略，又是抄着老文章，先派大批轟炸機瘋狂炸，晝夜不絕，把這人口五十二萬的都市——羅斯托夫，炸成一片瓦礫場。然後趁防守的蘇軍非常恐慌忙亂之際，急派坦克師團及步兵部隊，集中力量，乘虛而入，把羅斯托夫攬入掌握。還有一樁「信不信由你」的事實，當蘇軍死守羅斯托夫時，德國空軍日以繼夕的猛炸，弄得市民們不得不永久躲在地窖中，不敢探首出來。但一聽得蘇軍敗退，這些躲在地窖中的市民便紛紛而出，數達十萬之衆。

頓河渡河作戰，所恃於空軍的力量也很多，先向對岸的軍事施設不停的空襲，直達兩天之久，把蘇軍的防禦工事，炸成一堆廢墟，然後於七月二十六日破曉時，在羅斯多夫南首砲兵陣地猛烈砲轟掩護之下，頓河的渡河登陸，遂告成功。

制空權在現代戰爭中，占着極重要的地位，這是誰都不會否認的吧。這裏的制空權，早已落入德國空軍的手中，所以筆者站在頓河岸邊觀戰時，噙噙然，一批一批飛過頭上的機羣，都是繪着「卍」字徽的德機，蘇聯的飛機一架也沒有瞧見，不但如是，在二十八日這天，距離主要戰場十公里左右的羅斯托夫機場上悠然起飛的，已都是「卍」字標識的德國飛機了。

#### 四 蘇軍掙扎在飢餓線上

德軍方面火器的特優，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點。蘇聯去冬因原料工廠被毀，勞動力缺乏，不得不派莫洛托夫赴英美呼援，但德國適與相反，它能使所有占領地的軍需工業全部總動員。努力於新武器的製造，最新發明的武器被應用於戰場者，已有不少。譬如從羅斯多夫市郊直至市中心區爲止，蘇軍構築的無數碉堡，其堅固真够得上「鋼牆鐵壁」，可是總經不起德軍新武器「坦克車砲」的轟擊，便拉枯摧朽地崩圮。我們單看了這一個新武器的威力，也可以明瞭德國在此悠悠的寒冬期中，怎樣埋首研究了。

我在羅斯托夫的德軍司令部裏，偶然向一個青年俘虜搭訕，這俘虜是十七八歲的高加索青年步兵。他說蘇軍方面軍火很缺乏，他們每天只能領到八十粒子彈的配給。最可怕的是德國的急降轟炸，和蘇聯的恐怖組織——政治委員。這次因爲政治委員已經逃走，所以他才被約同十多個同志，跳出壕溝

來乞降。吃的東西，每天早晚兩次，粗糲而不足，兵士們始終掙扎在飢餓線上。

有一個德軍中尉叫苗路孟的，他對我說：「冬天的陣地戰，最容易使士兵的神經起疲乏作用，而減低其士氣。尤其在冰點的東線冬季戰時，最易消磨士兵的銳氣，這一點精神上的力量，關係非常大。幸而那時候，有日本的南洋作戰，勝利的捷報不斷傳入德軍將士的耳膜，這真是一服有效的興奮劑。七月廿一日那天，我的部隊接到進攻羅斯托夫的命令，心裏非常的高興。兵士們久蟄思動，興奮倍增，一聲命令，便如潮般前擁。奮勇越過戰車壕，忙着掘地雷，儘管敵彈如雨，前仆後繼，絕不畏懼，行軍至速，每天疾進六十公里。我的部隊七月二十四日晚上開到頓河的河邊，到頓河河畔後，隨即會同其他部隊，趁廿六日天色未明的時候，先用渡河專用的舟艇渡過了頓河，敵前登陸，趁着月色朦朧，以疾風迅雷之勢向河邊沼澤地帶猛力挺進。」他又指着手裏的公事皮包說：「現在我正要回去向官長報告渡河的經過哩。」我戲問道：「報告完畢之後幹甚麼？」那知他忽然用了破竹管似的聲音，大聲說：「今天晚上要和你痛飲一宵，明天再回到前線去。」

## 五 「俄皇的晚宴」

他這句話，倒並不是調侃的謔話。這一天晚上，果然有一個盛大的宴會。因其盛大無比，所以當時我外籍從軍記者，便名之爲「俄皇的晚宴」。這「俄皇的晚宴」的東道主，就是這批血戰前線的德國將校們。德國將校們爲我們設盛宴於蘇聯國家政治保安部的舊址，這舊址位在羅斯托夫近郊，房屋已是百孔千瘡，幾乎僅留外部的輪廓了。

我們踏進這過去的蘇聯恐怖機關時，只見很大的長檯上，幾支巨大的蠟燭吐着火舌，彷彿舉行甚

慶慶祝會似的。長檯上居然還有幾束鮮花在向我們擠眉弄眼。杯和盤，刀和叉，雖都殘缺不齊，倒還擺得楚楚可觀。此時此地要想弄得這樣，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筵筵開處，佳餚滿案，達六十九種之多，名之曰「俄皇的晚宴」，可當之無愧。而且我們喝的又是紅的或白的葡萄酒，委實富麗堂皇，窮極奢華。

笑聲震耳，杯盤狼籍，賓主之盡歡可知，其時窗外皓月，射入室內，着地作銀白色。我們觀此美景，益增酒興。又聞室外道上，步哨兵鞋聲鏗鏘，送入我們耳鼓。傾耳細聽，砲火聲隱約可聞，盪漾在南方空際，宛如遠遠的鼓聲。這分明是德軍向高加索方面猛射的砲火。我們席間，有的提起嗓子，高唱起德國的軍歌，我在三年前學過一支「冬和兵隊」的德國歌曲，乃乘興而歌，此唱彼和，幾令人不覺身在鎗林彈雨的前線！

席散後，我悄悄的對苗路孟中尉說：「我明天要回柏林去了，你有寄給你的愛人的信沒有？」他含糊的答道：「今天要睡它一個痛快，明天再說！」第二天早晨，我催他寫信，他說：「信不寫了！假使是去年的冬天，那一定要託你了，但眼前正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信不寫了，請你隨便告訴她，我在薩爾河畔曾受微傷，眼前身體很健，請她勿以爲念。……」

# 開戰後的美國三十小時

朱學誠譯

## 大胆暴露的現地報告

最近紐約出版了一冊萬人矚目的新書，書名是「十二月七日（美國時間）最初的三十小時」，內容是敘述戰火光臨美國後三十小時內美國朝野倉皇失措的實情，對於政府當局諷刺得很厲害。該書的執筆者是當時駐在美國各地的新聞記者，連「紐約時報」和「生活」畫報的駐倫敦特派員也在其內，由各執筆者報告那天三十小時內在當地所見的情形。該書出版後，因為內容的暴露性質，不啻在美國戰時出版界中投一炸彈，引起了各方的注意。最近「讀賣報知」的阿根廷京城特派員已看到原書，將該書最有趣的部分寫入通訊，茲譯如下：

去年十二月七日星期日下午一時三刻的時候（華盛頓時間），「日軍攻擊珍珠港」的第一報，越太平洋而飛抵靜寂的華盛頓美國海軍部。紫臉色的傲慢的海長諾克斯，見了這天外飛來的驚人消息，突然從椅子上霍的跳了起來。諾克斯的臉色紅一陣白一陣楞了一會兒，便把電報使勁的抓在手中向門外飛奔。他氣急敗壞的趕到白宮去報告羅斯福了。

羅斯福正在他的書齋裏，擰起了襯衫的袖子，在吃遲了的午飯。

「總統！」諾克斯連躡帶跳的奔進書齋來對他說：「日軍攻擊我們的珍珠港……」

「別瞎說！」羅斯福不等他說完，就嚷起來，表示完全不能相信的樣子。

其時恰巧號稱羅氏股肱的霍浦金在座，聽了他們兩人的話，不知不覺慢慢的從坐椅上站起來插嘴說：「總統！那未必是不可能的事呀！請你先聽了他的報告再說！」

不用說，羅斯福總統的臉上，照例的又因痙攣而抽動起來。

## 投唯一反對票的女議員

於是美國的議會，很快的召集緊急會議，對於「對日宣戰」一點，表決通過。但在衆院方面，却有一個女議員竟投了一張反對票。這唯一投反對票的女議員，就是從前第一次大戰時也曾反對宣戰的和平主義者——美國蒙泰那州共和黨女議員茹納脫·蘭金女士。

她在議會席上堅持自己的主張，力求主席給予自己辯明反對旨趣的機會，然而主席只是裝聾作啞，不去睬她，議事廳上頓時陷於相當的混亂了。一班議員趕忙跑到她那兒，想設法叫她取消那張反對票，可是這位女議員却一貫主張的不答應，她的回答是：「戰爭嗎？恐不至會有那樣的事吧！也許照例又是羅斯福式的詭計呀！夏威夷，爲什麼會給轟炸的呢？我不相信！」

她跑出議廳之外，馬上給一羣新聞記者包圍了。但她對於潮水般擁來的新聞記者却這樣反問：

「夏威夷已遭空襲一類的消息是宣傳呀！你們說不是宣傳嗎？你們是知道的！」

在去年十二月七日午後，美國俾士麥市的軍人會館裏，反對參戰的急先鋒的「美國第一委員會」正舉行盛大的演說會。一千五六百個聽衆，把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在聽反對參戰的演說。

那時候正是下午三點鐘，忽見一個新聞記者，慌忙奔到坐在講壇後方的參院議員納氏（孤立派領



袖人物）那兒，把政府關於「夏威夷已遭攻擊」的聲明交給他。納氏露着詫異而厭棄的神氣說：

「唔！……這……又鬧什麼玩意兒呢，還是真的戰爭呢？總統並不說明詳細的情形，只是發表些已遭攻擊之類的聲明，可笑哪！首先，能不能够和日本戰爭……」

演講會若無其事的照樣進行下去。五個善辯能言之人，向聽衆訴說反對戰爭的論據，達一小時四十分之久。

接着，納氏從講壇上起立，開始對「華盛頓政府戰爭狂者們」，作猛烈攻擊的演說，關於日軍攻擊夏威夷的消息，竟一字不提。

至此，又有一個新聞記者把政府的聲明手交納氏，並報告「日本現已宣戰了！」納氏便把那聲明在講壇上朗讀，讀後又繼續演說，嘴裏喃喃着「我不相信有那樣的事，從前也有過這種同樣可笑的把戲……」

這時候，聽衆當中有一個後備軍人，終於忍不住憤慨地起立，高呼：

「日軍已經攻擊馬尼刺，攻擊夏威夷了！各位對之作何感想？」

這後備軍人話剛說完，聽衆立刻一齊狂呼着：「這戰爭狂傢伙！快把他攆出去！」  
好容易，會場的騷動又鎮靜下去。接着演說者向聽衆說：「各位別管這誇大狂！這傢伙，不過是想給羅斯福辯護而已！」說畢，又繼續演說下去。

## 第一架出現的美機

夏威夷的海軍司令部，完全沒有預料到日本的攻擊。在最初的炸彈擲下以前，固然沒有發任何警

報，就是空襲已經開始的時候，也不能馬上完成應戰的準備。

當時檀香山（火奴魯魯）的高地和華依基基海岸大街，以及後街爲止的市民們，正以爲那天是星期例假而戀在被窩中捨不得起身。就是阿胡島全島的步哨，也正覺得犧牲了這星期日甜蜜的早晨爲可惜。

日本的空軍已從東南方越過金石剛岬襲來了，但市民們還以爲是自己的飛機。據目擊者談，當時襲來的日機數目，大致在五十架至一百五十架之間。

當時首先遭遇日本飛機的美機，是一架律師的自備飛機。這律師名叫巴德威克，這一天早晨正駕了飛機出行，忽遇日本空軍大隊襲來，趕忙狂逃，但已飽受機關鎗的掃射。

那天日本空軍的猛烈襲擊，就從這時開始，強烈的炸彈聲，震撼了全市。但市民們還以爲是美國空軍的演習。不久，當局雖急發無線電警報，可是市民們還不相信是真的空襲。

### 當作電影明星的噱頭

市民們爲什麼不相信是真的警報呢？其間有一段有趣而且出名的故事。在三年以前，有個叫荷松·威爾斯的電影明星，忽然異想天開，想出一個新穎的廣告噱頭。他在事前並沒有一些消息洩出，突然假無線電廣播一個離奇消息：「火星上的軍隊攻襲美國了！」當時這個電影明星無非是想藉這噱頭以博廣告的效力，可是夏威夷整個市民却信以爲真，會掀起甚大的騷動和恐慌，一時弄得雞犬不寧。這次無線電廣播警報雖然是真的，可是市民們想起了三年前的往事，便以爲這次也是同樣的廣告噱頭。

於是有些孩子問問文，於是丁電話向海軍當局探詢，且因爲那時海軍方面正在極度混亂的當兒，無暇

當天美國NBC廣播公司在紐約孟赫且地方的新聞閱覽室中，有三個廣告員。而WOR廣播公司則正在播送美國波羅格蘭地方的足球比賽消息。

但到了午後二時二十五分左右，忽然收到「攻擊珍珠港」的第一報，接着便由該電台等把驚人消息，接二連三的廣播出去，到了下午三時，美國整個廣播網總動員，廣播那戰爭消息，享樂氣氛便告息影，而充滿了戰火氣味了。但聽到這種消息的人，不相信是真實消息者，還相當多。

那時洛杉磯的廣播電台，曾受一個患歇斯的里症的女人叱罵，她說：「你廣播出這樣的戰爭消息，自己不覺得可恥嗎？」

又在美國某市有一個廣播電台，其時該電台正向各教會播送聖經的時候，忽然改爲日軍攻擊夏威夷的可怕消息。可是其間却惱了一個愛聽福音的信徒，他便怒斥電臺的不是，他說：「戰爭新聞和福音書那個要緊，你想！」

午後四點另六分（紐約時間），美國NBC廣播公司，方從檀香山廣播日軍攻擊赫卡奴飛機場，檀香山，珍珠港之目擊談，當做一種特別的新聞，廣播員先用極興奮極熱烈的口吻說：「這是真的戰爭！決不是兒戲啊！」廣播員這一句慎重警告，原因是希望聽衆勿要像夏威夷市民那樣疑爲廣告的噓頭。

## 林白上校態度突變

又如路易齊那州立大學的學生，曾因夏威夷被攻擊轟擁到校長室去，校長只是說：「你們還是好

好的用功吧！」此外不作任何答辭。

但政治家，機關發言人，新聞記者們，嚷着舉國一致了。孤立派林白上校嚷着：「我們的政府在过去數月間，每天向戰爭進迫，而今戰爭來了。可不管我們過去對政府的政策所採態度如何，但我們既生而爲美國人，便不得不團結起來！」

又當「宣戰案」見諸議程的十二月八日正午，羅斯福會坐了汽車親赴議會。汽車左右的踏板上，各站着一個護衛的警官，車子的兩側又各跟着一輛警衛汽車，每一輛車子裏，都擠着七個全身武裝的警官。市街上，警士，水兵和市民們都顯着活躍，在各處廣場，拿着手提收音機在傾聽消息。護衛森嚴的羅斯福汽車，從人叢中飛馳而過，向議會而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7733B

種一第書叢誌雜

# 處處火烽

編纂者：雜誌社編輯部

出版者：雜誌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電話：九一四六八號

經售處：街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建國書店

南京太平路大行宮口

新國民書店

蘇州護龍街七〇〇號

定價：每冊五元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5.00